

目录

序

序一

二

书玉堂丛语

之一

行谊	文学	言语
----	----	----

之二

政事	铨选	筹策
----	----	----

之三

召对	讲读	宠遇
----	----	----

礼乐

荐举

之四

献替	侃直	纂修
----	----	----

调护

忠节

之五

识鉴	方正	廉介
----	----	----

义概

器量

长厚

退让

慎密

敏悟

之六

出处	师友	品藻
----	----	----

事例

科试

科目

容止

之七

赏誉	企羨	恬适
----	----	----

规讽

豪爽

任达

夙惠

游览

术解

巧艺

伤逝

之八

志异	简傲	谐谑
----	----	----

俭嗇

汰侈

险譎

忿狷 刺毀 紕漏

惑溺 仇隙

附录

附录一 明史焦竑传

附录二 四库全书总目玉堂丛语提要

玉堂丛语序一

玉堂丛语若干卷，太史澹园先生，以其腹笥所贮词林往哲之行实，昉临川世说而记之者也。其官则自阁部元僚，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从。其人则自鼎甲馆选，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。其事则自德行、政事、文学、言语，而微摭于谐谑、排抵之卮言。其书则自金鑕石室、典册高文，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。义例精而权量审，闻见博而取舍严。词林一代得失之林，煌煌乎可考镜矣。起元盖尝揽前辈之为衙门存掌故者，如殿阁词林记、馆阁类录、翰林记诸书，视前代韦苏之志，不啻至明且备，然大都以垂典制、辨职掌、纪恩遇、详事例云尔。至于人品之淑慝，注厝之得失，朝廷之论建，隐居之讲求，顾有未之及者。有先生此书，而使人益知其地重，所以居之者恒不得轻；其名高，所以副之者恒不得易。应违之主，綦迅于玕衡之间；袞钺之权，别严于目睫之外。所以扬前徽而诒后鉴者，岂其微哉。先生洽闻强记，酬对若流，奥篇隐牒，了辨如响。尝试咨以朝家之宪章，人伦之品目，矢口而谭，援笔而写，靡不批析枝条，根极要领。即王俭之闇忆朝典，摯虞之详练谱学，亡以喻之。使其承旃厦之顾问，应廊庙之谏询，所以翊润万微，调训九品，必有度越兹录上者。而以抗节高蹈，未究厥施。然经国大业，出其绪余，流而布之，犹使蓬山之秘史，副在人间，东观之新书，传诸天上。先生所以为玉堂重者，又自有在矣。起元三复斯编，为之舞蹈，私谓后之君子，讽而求之，所以矢谟揆策。抚世长民之道，有不下带而存者。若夫成规未泯，轶典如新，于以折衷是非，网罗文献，又其余事。其它流润麈尾，丐馥笔端，咸号碎金，并失拱璧。第曰与前纪录诸书，存之为词林掌故，犹未敢谓窥其大也。万历戊午秋日同里晚学顾起元书。

玉堂丛语序二

玉堂丛语一书，成于秣陵太史焦先生。先生蔚然为一代儒宗，其铨叙今古，津梁后学，所著述传之通都钜邑者，盖凡几种。是书最晚出，体裁仍之世说，区分准之类林。而中所取裁抽扬，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。嘻，奇矣。夫岩穴之士，何与于东观之盛也，姝媛之儒，何接于长宿之谈也。夏虫井蛙之

见，何能承宏议崇论之绪也。一旦得是书读之，且咀嚼之，若亲聆名硕之譬咳，躬造金马之创业也。以方之稗官琐说，道之所不该，义之所不出者，是徒侈说铃传臆鼎也。其得失悬绝何如。嘻，亦奇矣！

夫国家二百年来，名臣硕老，强半出自玉堂精选。以故得其寸楮只字、一事片语者，信之若蓍蔡，珍之若夜光。笈笈世儒，安所得全帙一庄诵乎？焦先生脑库茹纳万有，邺架珍藏万卷，能裒集，更能衷裁。抽精骑于什伍，拣粹腋于众白。都内好事者，往往祈得而梓行之，俾千古后学，不致慨我明馆阁无成书，因而补苴国史之弗备也。先生之功，于是为大。不佞粗知易者也，闻之易大畜象曰：‘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’夫德惟一耳，不多也。以不多借资于多，究且化，多而还一，则善畜德者乎！以跻于笃实光辉之盛宁远乎！夫学者得先生所集丛语一善畜之，弘裨身心，匪浅鲜者。诂惟国典朝章、前言往行之蠡测已也。余以是窥先生裒集之深心，敢为之弁其首云。

江右庐陵郭一鹗汝荐甫题。

书玉堂丛语

余自束发，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。迨滥竽词林，尤欲综核其行事，以待异日之参考。此为史职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老而已者。顾衙门前辈，体势辽阔，虽隔一资，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。苦无从咨问，每就简册中求之，凡人品之淑慝，注厝之得失，朝廷之论建，隐居之讲求，辄以片纸志之，储之巾箱。顷年垂八十，聪明不及于前时，道德日负其初心，不啻韩子所言者，业一切置之不理矣。相知者惜其尝为心思所及而广之，余不能止也。读者倘与近日翰林记、馆阁类录、殿阁词林记、应制集诸书而并存之，亦余之幸也夫。

万历戊午夏五澹园老人焦竑书。

行谊

赞善大夫龙泉章公溢，始生，其音如钟，及成童，嶷然庄重，不习乡井轻儇态。至正壬辰，蕲、黄妖寇自闽犯龙泉，公从子存仁避乱山中，存仁为贼所得。公心计曰：‘吾兄止有一子，不可使无后。’挺身出，语贼曰：‘儿幼无知，我愿代之。’贼素闻公名，方出重购以求之，得公大喜。贼帅欲问计，公正色拒之曰：‘若等皆有父母妻子，顾为此灭族事耶。’贼怒，系之柱，以刀磨其胁曰：‘不降者死！’公曰：‘贪生恶死，固人常情，然吾终不为不义屈。’贼怒曰：‘汝诚不畏死？’曰：‘死即何畏乎！’贼壮之，不敢加害。公夜给守者，乘间脱归，避地闽中。太祖以束帛召公，遂起为佐命勋臣。

朱善字备万，丰城人。洪武初，以郡邑荐至京，制作称旨，召官翰林。令以家属赴京就禄，值父病，数月不至。上怒，谪居辽阳，不久，放归乡里。买地一区，为终老计。方往经营间，老翁以无依故悲，公闻，惻然悯之，以券还翁，而不索其值。后起为文渊阁大学士。

太祖尝召宋文宪，问廷臣臧否，第言善者。复问否者为谁，对曰：‘其善者与臣交，臣故知之。若否者纵有之，臣不知也。’卒无所毁。

吴琳既家居，高皇尝遣使察之，使潜至琳旁舍，见一农人坐小兀，起。拔稻秧布田，貌甚端谨。使者问曰：‘此有吴尚书家何处，其人尚在否？’农人敛手对曰：‘琳是也。’使者还白，上益重之。

方正学父克勤，洪武初，为济宁州。有诬以擅用仓中炭苇者，被逮。正学上书政府，愿以身从军，赎父罪，不报，竟谪江浦。会空印事起，吏又诬及克勤，正学复草疏，将伏阙诉之，而克勤没于京师。论者谓正学平生，臣子两遂，忠孝并弘。

权谨迎母就养，母疾，禴天祈以身代。母卒，躬负土成坟，庐墓三年。有白兔青蛇，驯扰不去。

杨荣闻父计，告归，赐以钞币，命驰传以往。既襄事，乃料检乡党平日有假贷钱谷弗能偿者，悉焚其券。族人有丧不能举者，悉为葬之。贫弱不能自存，悉收养嫁娶之。有因产业致争者，割己业界之。诏起公，宗戚乡邻送行者咸垂涕。

杨文敏从文庙北征，蚤发凌霄峰，公与学士胡广、金幼孜迷失路，太宗命中官追寻，得之。时昏黑，中官驰去，公等复迷入穷谷中。幼孜坠马，胡学士、金侍郎不顾而去。公下马，为整鞍辔，不数步，幼孜复坠马，鞍尽裂。公即以所乘马让之，自乘驪马，从夜至旦，不胜疲劳。翼日出山，望见左掖，乃趋赴之，至午，方诣中军。上大喜，慰问良久，嘉公之义。公谢曰：‘僚友之分，谊所宜然。’上曰：‘广非僚友耶，何不顾而行也？’

金问兄声，好古嗜学，问事之如严师。尝病热剧，医云必得螺可治。方盛寒，问解衣循河视之，得百枚以进，病良已。

李希颜足迹不涉城市。一日，藩司驺輿访公，途遇一老，枕袋侧卧，前驱蹴之，乃先生也。遂与班荆，倾囊以别。首戴簪笠，身着绯袍，时临盛会，客嘲之，曰：‘戴者本质，著者君赐也。’

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时，尝去驺从入田野间，与村夫野老相语，问疾苦。每坐一处，使聚而言之，惟恐其不得尽也。

刘铉禄赐之余，必分惠宗族，故旧之贫者，恒馆粟之，僚友卒而乏者，为具后事。复教其孤，有至显官者。有病吏，怜而舍之，染其疾及家人，或请遣

之，公弗听，已而皆愈。

宋琰居乡，勇于行义。时疫大作，姑家尤甚，人皆远避，无至门者。公曰：‘若此，噍类绝矣，患难不恤，何以亲为！’遂宿其家，躬治汤药，以全活之。卒者，出地葬之，乡间为之感化。

陈检讨继幼孤，母守节甚坚，训公严笃。郡邑上其事，朝命巡按御史廉之。御史既得状，复微行至其邻家楼上，潜窥之，节妇方率子灌园，节妇前行，检讨抱盎从，步趋整肃，如朝廷然，已而同灌。少顷，节妇入内，久之，手持茶二瓯来，检讨遥望见，遽掷盎趋迎至前跪，两手捧一瓯而起饮之。御史不觉动容称叹。即以上奏，旌表门闾。

宣宗幸史馆，撒金钱于地，命众取之，学士李时勉独立不动。上嘉叹，亲取袖中余钱赐之。

杨鼎乡试首荐，闻南京祭酒陈敬宗学行，乃求入南监卒业。不携一僮，攻苦力学，躬自执爨，恬如也。敬宗试其文，察其行，叹曰：‘闭户端居，甘人所苦，虽箪瓢不是过也。’亟称其贤。有郡守欲妻以女，鼎以不告父母辞。乃托鼎同乡兵部尚书徐琦与敬宗言曰：‘鼎清贫，而彼富裕，父母闻之，于心必安。’敬宗亦劝鼎从之，鼎对曰：‘原宪虽贫，于道则富，猗顿虽富，于道则贫，鼎也敢贪富乎哉！’敬宗益羨其操。

杨鼎居家，冠婚祠祀，遵用古礼，其家法为缙绅所宗。又筑静善书院，延师以教里中子弟。岁饥，悉出所蓄，以赈亲旧。尝语人及诸子曰：‘吾平生无可取者，但识廉耻二字耳。’为左中允，以才堪经理，升户部右侍郎。恐不胜任，书‘十思’于座隅以自省，曰量思宽，犯思忍，劳思先，功思让，坐思下，行思后，名思晦，位思卑，守思终，退思早。

尚书杨公仲举，从军武昌，杨文贞公适以流落相遇，缔为布衣交。庐陵既贵，首被登荐。景皇帝在邸时，为宫僚，以醇谨见重。景泰初，用旧臣为礼部侍郎。方是时，从潜之臣，无踰公者。僉云枢筦可俟，而公独奉身还吴。宦橐清贫，至居无安泊之处，寓栖故人家耳。北虏也先既革心向化，诣阙表贺。景皇帝制衣一袭，面命服之，以观其修短焉。公手疏乞时朝太上皇帝，受尚书以归。寒素自守，不以身被上知少见于颜色。岁时或诣郡县展礼，布袍角带，独立阶下，未尝先通于阍人。及薨，子津方八岁，朝京师，景皇帝亲引入内，赐果饵，遂授吴县主簿。天顺初罢，及朝廷追理一时柄臣，公独以静退得免削夺。或传犹以前奏故也。公忠厚有雅量，时称长者必曰杨尚书。

杨仲举先生翥，尝讲道于胥溪之上，生徒弥众。杨士奇自庐陵来，邂逅求馆事，公叩其中而善之。乃告主人曰：‘吾不足为若师，尚当求我之所师者师之。’遂辞去。主人询其所谓师者，盖指士奇也，竟延之。公初与士奇不相善

，而家且贫，意惟以义相让，而士奇德之。迨入阁首，以公荐入翰林。寻拜礼部侍郎，进尚书。

杨公翥有厚德，为景皇帝宫僚；居京师。乘一驴，邻翁老而得子，闻驴鸣辄惊，公遂鬻驴徒行。天久雨，邻垣穴，漕水公舍，家人欲与竞。公曰：‘雨日少，晴日多，何竞为？’金水河桥成，诏简有德者试涉，廷臣首推公焉。

董璘为翰林编修，有时名，以母老归养。一日母病，思鲋鱼，时无鬻者。即诣镇江，祷于神，命渔者举网，忽得二鲋以归，乡里惊异。升修撰，与修实录。后愤太常典礼乐，不可畀异流，乞以己为其官，遂获谴。

司业吴先生溥，自幼立志不凡，虽嫠，夙夜勤苦淬励，不夺于外物。在国子时，以礼率其属官，不检者不便之。相与求先生之短以沮之，率无所得。又饰诈以谤之，然先生素行孚于外者久，谤卒不行。有以告者，自引咎而已。以是名益高，而谤者益不容于清议。

吴先生与弼，司业溥之子。读书穷理，累辟不就。不教人举业，弟子从游者，讲道而已。父在京时，命还乡毕姻，亲迎后，不行合卺之礼，另舟赴京，拜父母毕，始入室。祭酒胡俨，父执也，自京还，与弼往谒之，至大门，四拜而退。明日又造其宅，方请见，曰：‘昨自行拜礼，今惟长揖。’问其故，曰：‘先生，父执也，若四拜，恐劳尊。’凡行类此。有来从学者，不纳贽，或极其诚敬，始收之。后有过，即以所收者还，辞而不教。非其力不食，一介不以取于人。或亲农事，弟子亦随而助其力，多不能堪。躬行实践，乡人化之。

曹鼐为泰和典史，因捕盗，获一女子，甚美，目之心动。辄以片纸书‘曹鼐不可’四字火之，已复书，火之。如是者数十次，终夕竟不及乱。

商文毅致政归，刘文安见其子孙多贤，乃叹曰：‘某与公同处若干年，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，宜子孙若是。’公应曰：‘实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。’

王尝得杨氏别业，有祖陇在，欲徙之。公叹曰：‘彼以全产售人，而不能守此三尺，吾不忍也。’不听其徙，阙其垣，使四时祭扫焉。

杨文懿凡有赐赉，必奉亲及施与族众。迨亲没，而朝廷恩眷日笃，至给三俸。恒以亲不逮养为歉，乃请以少傅俸于乡邑给受，以供祭祀及周恤亲族故旧之贫者，诏允之。

徐溥入官，即分俸以赡族人。及在内阁，乃买腴田千亩为义庄，又立条约，为永久计。上嘉其义，特命蠲其徭役。

徐文靖公少学时，性甚沉质，言动不苟。尝效古人，以二瓶贮黄黑豆，每举一善念，道一善言，行一善事，投一黄豆，不善者以黑豆投之。始黑多黄少，渐积参半，久之，黄者乃多。云平生如是，虽贵不辍。

河南耿公裕为礼部尚书时，尝曰：‘吾暮自部归，必经过三原之门，见一老苍头，每持秤买油。吾自入仕，未尝买油，故每过辄面城而行。’盖愧之也。后耿公代王公为吏书，尝以此语人，其心服如此。又朝士尝言，公之子自三原来京省公，只如贫士，骑一骡而已，有司驿递何曾承奉之。又公女适宋监生者，只乘市井所雇两人小轿。尝以银二两，托云南张凤仪知印买宝石，丁宁勿使公知之。其刑于之化，非一日矣。（袁谈）

黎大朴世居华容，性耿介寡合，重伦尚节，违禄养，极严庙祀。兄嫂卒，其孤名猷民及女皆幼，育为己子。山东副使董国器妻死，而董适未还。大朴展省至临清，使携其柩以归。太常卿孟士亨卒，家贫不能举，大朴倡诸乡人合赙，俾襄葬事。乡吏邓禄寓银数十两，禄死，藏所寓物十年，俟其子长，乃还之。所居黄洋渡，潦辄病涉，捐资筑堤四十丈，民甚利焉。后官至礼部尚书。（怀麓堂稿）

黎文僖在部，不受私馈，不行请嘱。尤慎形迹，事涉矫诈，辄穷本末，必暴白乃已。闻人有玷行，虽所甚爱，必摧抑，不曲为庇。下至胥隶，亦畏惮不敢犯。素俭朴，患乡俗好侈，躬自裁抑，婚葬饮宴之礼，人多视以为则。

罗一峰先生为人不视恶色，不听恶声，不耻恶衣、恶食。与人子言依于孝，与人臣言依于忠，与居官者言民疾苦。见一善人，爱之如祥麟威凤，见一恶人，恶之如封豕长蛇，见一饥寒冻馁之人，倾家所有以赈之。大率义之所在，毅然必为。人之毁誉欣戚，事之成败利钝，己之死生祸福，皆所不顾也。所交尽一世豪杰之士，其语及先生之为人也，必曰青天白日云。

伦家居，有客晨至，伦令具饭。妻曰：‘瓶粟罄矣。’命其子干之旁舍。比举火，日已午，伦晏如也。

章枫山祖居渡渚，在兰溪城外十五里。后去官家居，过客与上司至兰溪者，必出城访之。至者必留饭，虽鸡黍，枫山不能备，皆族人营办。一月凡数次，族人甚苦之。偶有一废尼寺，上司送与为宅，枫山遂徙居城中，惟旧屋数间而已。寺旧有小楼二间；其卑至于冠，枫山终日宴坐其中。每作文构思，必起坐。绕室中行，纱帨数为所触，枫山亦不知。后年八十六，竟哭于斯，别无营构。

吴文定公忠信弘厚，全德不可胜纪。未第时，家应织，人役征扰百状。公见重于有司，其父不以有公怠事。或当苛甚时，稍谓公：‘盍亦白之上官？’公曰：‘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。’乃潜入金胥徒辈，以宽其事，父不知也。里僮子以私憾，公同夫人出，随詈公于车旁，从人欲一较，公召戒勿应而已。又剗去公所为郡学碑刻名，上官追究，公曰：‘吾文诚不足存。’无已，令校官重刻而已。县官矫激，束缚公家人，固无所可罪，至事公礼仪，亦矫而简

慢，公殊不介意。县官述职，公正佐吏部，冢宰欲黜此令，问公，公曰：‘谓之最，固非公，以黜，则亦未至尔。’冢宰即从之，迁佐别郡。（水东日记）

吴文定笃厚伦谊，吴中有田数百亩，每岁租入，视亲戚故旧之贫者分给之。

吴公少有介行，闻于乡偶。百里外一富家，主方幼，有母在，延公为馆师。其家有女方笄，窥见公，心悦焉，朝夕辄以肉羹遣亲婢通意于公，公即以他故解馆去。人扣之，公终不言。及后其女物故，公晚年始道此，以训示子孙。其厚德如此。

吴公为人静重醇实，自少至老，人不见其过举。不为慷慨激烈之行，而能以正自持。遇有不可，卒未尝碌碌苟随。言词雅淳，文翰清妙，无愧士人。成、弘间，以文章德行负天下之望者三十年。然位虽通显，而迄不得柄用，天下惜之。

刘少傅忠为南京吏部尚书时，因司属王主事韦之父致仕家居，素奢而渐贫，乃以三十金与韦，曰：‘恐汝父奉养不给，汝欲曲意以养，则变节之事有矣。幸勿改节！’

谢文肃先世遗有常稔田若干亩，先生议供祠墓。禄稍赢，即别买田代之，分给弟侄。又置田储租，供家塾，建方石书院，周宗党治丧并患难之不赡者。其处宗族，仁义忠厚之行，多可尚如此。（顾璘撰传）

崔铣云：罗景鸣者，振奇人也。故其言捷于异而啻于典，其见昭于细故而闇于大。然能自铸伟词，不乱于颓习。往西涯公处刘瑾、张永之际，不可言臣节矣，士惠其私，犹曲贷而与之，几亡是非之心。景鸣责引大义，愿削门人之籍。逆濠将叛，遣使赍金馈于山中，景鸣知之，一夕逃去，家人莫知其处。噫，烈矣哉！

吕仲木曰：‘吾未见甘贫者也，居翰林而见何子粹夫焉，一布袍六七年。

王韦字钦佩，南京人，仕至太仆少卿。孝德纯备，丧母，毁瘠卒。父徽，宪宗朝给事中，直谏有声。少卿承志执节，屹有棱范，历仕留署，匪云要枢，确明职司，金石不挠，不曰‘孝思维则’者乎？

陈公甫自京师还，与族弟同舟，至广东阳江，遇寇，乘小艇御之，尽劫舟人财物而去。公甫居舟尾，呼曰：‘我有行李在此，宁取我物耳。’寇曰：‘汝为谁？’答曰：‘我陈献章也。’寇举手作礼曰：‘我小人不知，惊动君子，幸无怪。舟中之人，皆先生友也，忍利其财乎！’悉还于舟，乃去。

正德壬申，湖广调永、保二司土兵，截杀流贼，所经卤掠一空。行至华容，见刘司马大夏，司马谕以善言，各拜曰：‘大人乡里，安敢犯。’遂肃然出

境，鸡犬不惊。

山东许道克为学士，母丧家居。一日，族叔负米一囊，置于路，见学士至，曰：‘汝为我负之。’公忻然肩负随行，送至其家而去。

景昉为人笃于孝义，母目盲，万方疗之不愈，旦夕祷于神。一日，双瞳然，旧疾如失，人称其孝感云。姊早寡，奉与母居，为嫁娶其子女，使得所。与张贡约为婚，贡旋死。昉曰：‘礼聘未行，心已许矣，忍负吾友于地下乎！’召其子妻之。一女以瞽废，其友潘淮曰：‘可使景女不字乎？愿字吾子。’昉乃求娣以从，曰：‘庶吾女有所归，婿亦不至无以为家也。’

文待诏证明，性不喜闻人过，有欲道及者，必巧以他端易之，使不得言。终其身以为常。

杨公廷和，生多宦游，每归，则为乡人建一惠局。初，通水利，灌涸田万顷，乡人德之，号为‘学士堰’。次，捐建坊费，修县城，城成贼至，生命以万计。次，置义田于城西北，以赡族人。盖三归而修创利物业三焉。

文学

申屠衡，长洲人。幼学于杨维桢，明春秋，肆力古文。洪武中，草谕蜀诏称旨，授翰林院修撰。

高启以修元史成，授翰林编修，擢户部侍郎，不拜，致政归。所著有姑苏杂咏、娄江吟稿、史要类抄，及缶鸣、江馆、凤台、吹台、槎轩、扣舷、鳧藻诸集。与杨基、张羽、徐贲齐名，世以拟唐初四子。族弟士敏，亦工缀述。启尝评其文有春容温厚之风，无枯槁险薄之习，所著有辛丑集。

张羽字来仪，乌程人，元末避地吴中。颖敏，读书一览不忘，为诗文俊逸典雅，工绘事。洪武初，举明经，为郡学训导。历官翰林待制、太常寺丞。所著有静居集。羽与高季迪、杨孟载、徐幼文、王止仲、张子宜、方以常、梁用行、钱彦周、浦长源、杜彦正辈结诗社，号‘十才子’。

翰林朱学士允升，歙县人，国初名儒也，一时制诰多出其手。如于李韩公则曰：‘汉廷命相，萧何在曹参之前；唐室纪功，玄龄居李靖之上。’于徐魏公则曰：‘繄自起兵濠上，先存捧日之心，逮兹定鼎江南，遂作擎天之柱。’于常鄂公则曰：‘冯异功不下于邓禹，潘美义无忝于曹彬。’于诚意伯刘公则曰：‘学贯天人，才兼文武。’皆妙得其实。今新编皇明文衡，皆不收入，岂編集时偶未之见邪？（东皋杂记）

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，字志道，闽之古田人。由元侍讲学士入国朝为今官。所著有翠屏稿、淮南稿、南归纪行集、安南纪行集、春秋春王正月考。尝奉诏使安南，教其国人行中国礼，世子服三年丧。太祖赐敕，以陆贾、马援比之

。又赐御制诗八篇，与宋景濂、刘三吾齐名。

高廷礼，少与同郡陈亮、王恭为布衣交，着诗数百篇，号曰啸台集。尝总唐人诗，扬挖上下之，至旁流为十余品，然其宗指，则归于开元。又为品汇百余卷。洪武初，入翰林为待诏，迁典籍，着诗数卷，号曰木天集。为人醇厚，有至性，事亲以孝闻。善与人交，无新故贤愚一也。其为山水画极工，客从廷礼求之，辄自戏曰：‘令我作无声诗耶？’以此称廷礼有二绝云。

宋讷尝同诸儒应制撰敕文，畀僧道录司领教事者十有六通，操笔立成，雅称上意。超授翰林学士。

学士王忠文公祬，字子充，义乌人。文章宏丽沉雄，自成一家。初，太祖征江西，公进平江西颂，上览而喜曰：‘吾固知江东有二儒，卿与宋濂耳。学问之博，卿不如濂，才思之雄，濂不如卿。’除礼部侍郎，礼制多从公所定。除起居注，启沃良多。诏修元史，召宋濂同为总裁，笔削之劳，一无所委。一日，在史局渴甚，谓宋公曰：‘得昨上所赐梨浆，吾渴济矣。’中官窃闻之，言于上，即命赉赐之。洪武壬子，上以云南梁王拒命弗宾，诏公奉命诏谕，竟为梁王所杀，不屈而死。所著华川集、续集、东莱大事记。

太祖之封十王也，亲草册文。适李韩公北征。唐之淳在军中，尝为草露布，上读其文，嘉之，问草者为谁，韩公以之淳对。帝令飞骑召之，使者不喻旨，械之淳。之淳以父肃得罪，悚栗不自保。至京师，过其姑门，告使者止。索其姑出，泣曰：‘善为我敛尸。’姑乃大恸。之淳行次东华门，门已闭，守者曰：‘有旨，令以布裹从屋上递入。’累累易数次，至便殿。膏灯煌耀，帝坐阅书，之淳俯首庭下，帝问曰：‘尔草露布耶？’对曰：‘臣昧死草之。’良久，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，列烛，帝令膝坐，以封王册文一篇授之，曰：‘少为弘润之。’之淳叩头曰：‘臣万死不敢当。’帝曰：‘即不敢，姑旁注之。’之淳如命。帝令中侍续续报，定毕上之，遥望烛影下，帝微微喜。次第下，凡十篇，悉定之。每奏辄嘉悦，奏毕时，夜未央，帝令明日朝谒，复如故出。至姑家，犹守门，见之淳，相庆幸，具酒食沐具。及旦廷谒，帝问曰：‘尔世宦否？’对曰：‘臣父翰林应奉唐肃。’即日命嗣父官。（剪胜旧闻）

王恭字安中，家故贫，则为樵，往来群山中，自称曰‘皆山樵者’。恭善为诗，援笔纚纚千言立就。永乐初，荐修永乐大典，同郡王你为翰林检讨，戏谓恭曰：‘君无以会稽章绶故来耶？’恭从容笑谢曰：‘吾山中斧柯，幸自无恙，君无深诮我。’居三年，大典成。试诗高第，授翰林典籍。居顷之，投牒归。着诗数十卷，号曰白云樵唱。其在金陵，曰凤台清啸，归田，曰草泽狂歌，轶不尽传。庐陵解缙，称其布衣萧然，不慕宠荣，比之朝阳凤鸣。

詹同文淹贯群籍，随叩而鸣，每讲易与春秋，尤独超诣，听者豁然。赋性

爽敏，涵揉浚发。为文操笔立就，水涌山立，可喜可愕。时与上同游，每应制有作，上未尝不称善也。

王褒字中美，博极群书，少有诗名。洪武中，以明经贡入成均。顷之，擢举应天。历瑞州、长沙两郡博士，迁永丰尹。其治永丰，课农桑，兴儒学，县无逋事。永乐初，以文学荐修高庙实录。擢翰林修撰，及修永乐大典，敕充总裁官。

王洪，在永乐间，上方以文学招延天下之士，而四方贡献日寻不绝，如麒麟、白泽、玄兔、驺虞、芝草、醴泉，颂歌赋辞之作，率多先生之笔。文学之臣，苦于考索，求者阖门，而先生应答如注。是时，西江号文献邦，而诸老前辈咸撝逊折节下之。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，犹无作焉。其见推重者如此。

王汝玉尝与学士解缙应制撰神龟赋，汝玉第一，名大振。然忌者众，竟以他事下狱死。洪熙初，追赠太子宾客，谥文靖，遣官祭于其家。汝玉为文，兼古今体制，而赋尤赡丽，诗语隽永，得唐人风格。举笔数千言，顷刻立就。所著有青城山人集。

朝廷修永乐大典，大臣有言陈先生济者，以布衣召至，为都总裁。时合内外词臣暨太学儒生，众数千人，繙阅中秘四库书，浩瀚填委。先生至，则与故少师姚公、尚书郑公、祭酒学士数辈，详定凡例，区别去取，莫不允惬。而六馆执笔之士，凡有疑难，辄从质问，先生随问响答，未尝抵滞。疏抉剖析，咸有源委，非口耳涉猎者可比。故一时之人，无不服其该博。

毗陵陈济先生善记书，其长子道侍侧，问曰：‘外人云翁善记，试探一书请诵之可乎？’曰：‘可。’因探得朱子成书，曰：‘是书固难记，汝可举首句。’如其言，遂朗诵终篇，不误一字。当时文庙尝谓济两脚书厨云。

太宗在北，有白鹄之瑞，行礼部南京庆贺，监国下及五府六部，例各进表。时士奇以病在告，监国表命宫僚具草，皆未惬。命蹇义持示士奇，曰：‘甚寂寥，且不着题，以贺白鹿、白龟皆可。’命士奇改益，士奇改一对云：‘望金门而送喜，驯彤陛以有仪。’后增一对云：‘与凤同类，跼踖于帝舜之廷；如玉有辉，翬翬在文王之囿。’义以进，殿下喜曰：‘此方是帝王家白鹄也。’（三朝圣谕录）

曾襄敏桀，廷对策几二万言，不属草，宏博鲜俚。时文皇初御极，慨然欲兴起斯文，乃选进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为庶吉士，以应列宿。开文渊阁，尽出中秘书使读之，朝暮大官供膳，月给内帑钞为膏火费。桀以翰林修撰，居选首。上时召试二十八人，桀信笔千百言立就，辞理俱到，深见奖重，遂名闻天下。扈从巡北京数，燕间应制赋诗，辄称上意。后有荐文士于上者，必问得如曾桀否。其文如源泉奔放，一泻千里，又如园林得春，群芳组绣，读其文信然。

工书法，草书雄放，独步当世。

景陵一日禁中阅画，见龙有翼而飞者，讶之。遣问之阁中，三杨辈皆不能对，上顾诸史官曰：‘有能知之者否？’陈继时在下列，出对曰：‘龙有翅而飞，曰应龙。’问所出，曰：‘见尔雅。’命取尔雅视之，信然。

吕文懿勤学，至老不倦。居秘阁，图书左右，有得即识之，手录口诵，自晨至昃不辍。暮归，少暇，即为门人诵解书史。退则吾伊声复达于外，盖寝不移时而起。所修宋元通鉴续编，义例精甚，有先儒所未到者。书成，须发殆白。尝考一事不获，不怪者累昕夕，一旦考得之，谓门人曰：‘进我二阶，殊不若得此可喜。’其好学类此。（李贤撰碑铭）

刘文安之学，六经子史，下至小说、杂技、释老之书，无所不窥。终身成诵，非他人之仿佛记忆者比。其为文数百千言，援笔立就，雄浑高古，变化莫测，逼真苏氏父子者居多。初年所著经义及策略，业举子者，家传人诵焉。年十七八，已名动郡邑间，比登进士，遂名动天下。求文者日踵门户，公皆曲为应答，不少厌倦。初，北虏之变，内外章疏无虑千万，惟公之奏，为人所脍炙。（刘宣撰行状）

张学士元桢，于书务博涉，尤好探经传，多所独得。一时谈学者数人，各树门户，而公岸然不为下。作易书春秋语要、四书集要、太极图说要纲目、近思录、家语解，皆未脱稿。为诗文，始务奇崛，勇脱蹊径，晚就平实，若出二手。为人所重，莫能轩轻。

陈白沙自幼颖悟绝人，读书一览辄记。一日读孟子至‘有天民者’，叹曰：‘大丈夫行己当如是也。’弱冠领乡荐，两上春官，不第。闻临川吴与弼讲伊、洛之学，遂从游。既受业，忽悟曰：‘夫学贵自得，苟自得之，则古人之言，我之言也。’遂筑春阳台，日静坐其中。（张诩撰行状）

南城罗公，好为奇古怪险之辞。居金陵时，每有撰造，必栖踞于乔树之巅，霞思天想，或时闭坐一室，客有于隙间窥者，见其容色枯槁，有死人气，皆缓步以出。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，铭成，语之曰：‘吾为此铭，瞑去四五度矣。’今其所传圭峰稿者，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。

罗肆力古文，欲卓然树立，成一家言，同馆类皆推逊。弘治己酉，授编修，名益重，求者户屦相接。然益自重，不苟作。有所酬应，常杜门谢客，终日苦思，必得意，乃始命笔。意苟未惬，稿虽数易，不厌也。每一篇出，酿郁顿挫，多不经人道语。士林传诵，文体为之一新。

丘浚文章雄浑壮丽，四方求者沓至。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，流布远迩。然非其人，虽以厚币请之不与。公环奇石失荡，限韵命题，即席联句，动辄数百言。豪词警句，如壮涛激浪，飞雪走雷，云触山而电迸发。同时文正公西涯

，峰回海立，公直欲相雄长，无畏。

王端毅公群经无不涉猎，尤熟于书诗。尝言：‘我亦垂老始知学耳。’公之才德，老而不衰者以此。时公年九十，犹考论经史，著述为书。一言一动，必揆诸矩度。尝问蔡清：‘今学者满天下，何故异才难得？’清言：‘上之所以养之者，未尽其道，下之人又幸时之升平，而售之急耳。官既到手，或无暇于学，或自以为无用学矣。识见既浅，践履必薄，规为必粗。以此虽有异质，亦不能成。’公曰：‘然。吾儿承裕，今年二十三，已中乡举，吾未欲急于仕，且令静览群书，间阅世务，冀他日得实用耳。’

周公洪谟，繙阅之余，偶有所得，辄为阐明剖析。其间卓然自得者，于圣经贤传，大有裨益。积久得三百四事，粹以成帙，名疑辩录。在礼部时，以献于朝，意欲缀于各经书本注下以梓行也。公恒对人言：‘吾为此录，发经书之蕴，正先儒之失，破千载之惑，虽三公之尊，黄阁之荣，吾不与易也。’

琐缀录言：李西涯问康斋以‘下学上达’之义，康斋曰：‘未论上达之妙，且言下学。’其言引而不发，至言也。西涯乃言：‘先生亦不记传注，可谓谬矣。岂能记朱注者，皆下学上达之人耶？’李之明达，未必至此，但直之忌语耳。

宪宗一日于内得古帖，断烂不可读。命中使持至内馆，适傅瀚在，且即韵为二诗以复。上大悦，有珍饌法酝之赐。

吴文定为文，不事雕琢，体裁具存，外若简淡，而意味隽永。纾徐则有欧之态，老成则有韩之格。为诗用事，浑然天成，不见痕迹，沉着高壮，一洗近世纤新之习。作书，姿润中时出奇崛，虽规模似苏，而多所自得者。（王鏊撰集序）

倪公谦性敏甚，落笔千言，应制赋诗，中人率立候以进。奉使朝鲜，远人一睹丰采，悚然叹服。有所作，即席挥洒，不加点缀，莫不吐舌，惊以为神，至今国中梓行其文。平生著述有玉堂稿百卷，上谷稿八卷，归田稿四十二卷，南宫稿三十卷，辽海编四卷。

杨守阯与守陈自相师友，博极子史，为文谨严，编纂考校极精详。尝对海外使历举其国中事，其人惊服。其文学论议与所履历，略似守陈，而同为解元、学士、吏侍。一时对署两京翰林，时尤羨之。

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弘治中，孝庙御书小帖，以问内阁李文正。公具疏以对，据圭峰罗、芦泉刘绩之言。承上问而不蔽下臣之美，贤相之盛节也。一曰赑屃，形似龟，好负重，今石碑下龟趺是也。二曰螭吻，形似兽，性好望，今屋上兽头是也。三曰蒲牢，形似龙而小，性好叫吼，今钟上纽是也。四曰狴犴，形似虎，有威力，故立于狱门。五曰饕餮，好饮食，故立于鼎

盖。六曰虫八虫夏，性好水，故立于桥柱。七曰睚眦，性好杀，故立于刀环。八曰金猊，形似狮，性好烟火，故立于香炉。九曰椒图，形似螺蚌，性好闭，故立于门铺首。又有金吾，形似美人，首尾似鱼，有两翼，其性通灵，不寐，故用巡警。

方西樵予告南归，刘銑往候之见，命属吏书缴银图书疏，公止之曰：‘大臣不以仕否异心，翁又受恩独隆者，林下有一得之见，非此莫达。前正统间，三杨曾带之回矣。’口诵三疏，遂斟酌用之，图得不缴。及典籍呈原稿，与所诵只字不差。樵翁但遇客，即称公之善记。弘治以来，办事两房，以博知旧典著名者，公为首，而苏州刘棨贰焉，时谓之‘二刘’，若古称孝威、孝绰‘二刘’云。家故多书，至公则又倍力聚之，凡圣作贤述，山经海志，稗官小说，石室灵文，无不藏焉。有时暴于晴日，非三五识字健仆，兼浹旬之久，盘播不能尽也。与公同姓者古今文集，别置一所，共五十余家，他可知矣。

王韦论诗，专尚才情。其言曰：‘唐风既成，诗自为格，不与雅颂同趣。汉、魏变于雅颂，唐体沿于国风，雅言多尽，风辞则微。今以雅文为近诗，未尝不流于宋也。’故其诗婉丽多致，隳味难穷。或者谓为纤弱，岂知所操之殊向哉。（国宝新编）

江晖字景旸，以翰林修撰为按察僉事，有集曰亶爰子。按山海经曰：‘亶爰之山多水，无草木，不可以上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狸，而有发，名曰委页，自为牝牡，食者不妒。’取以名集，别无深义。晖好以奇癖字作文，王稚钦有诗赠之，云：‘江生突兀扬文风，千奇万怪难与穷。博物岂惟精尔雅，识字何止过扬雄。古心已出丘索上，邃旨或与神明通。求深索隐苦不置，一言忌使流俗同。令弟大篆逼钟鼎，绝艺耻作斯、邕等。生也为文遣弟书，一出皆称二难并。纵有楚史不可读，满堂观者徒张目。少年往往致讥评，生也不言但扪腹。君不见好丑从来安可期，豪杰有时翻自疑。伯牙竟为知音惜，卞氏能无抱璞悲。请君宝此无易辙，圣人复起当相知。’

正德丁丑岁，武庙阅文献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张，问钦天监，不知为何星也。内使下问翰林院，同馆相视愕然。杨公慎曰：‘注张，柳星也。周礼以注鸣者，注，注，咮也，鸟喙也，音咒。南方诸鸟七宿，柳为鸟之咮也。史记律书：“西至于注张。”汉书天文志：“柳为鸟喙。”’因取史记、汉书二条示内使以复。同馆戏曰：‘子言诚辩且博矣，不干私习天文之禁乎？’

嘉靖初，给事中张翀疏有‘僞字嵬琐’四字，上令问内阁，不能知也。杨用修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复，梁文康叹曰：‘用修之强记，何必减苏颂乎？’荀子注，僞即譌，诡诈也。字训大，言放荡恢大也。嵬，说文，高不平也。明兴，称博学饶著述者，无如用修。所撰有升庵全集、升庵诗集、升庵玉堂

集、南中集、南中续集、南中集抄、七十行成稿、升庵长短句、长短句续集、陶情乐府、续陶情乐府、洞天玄记、月节词、升庵诗话、诗话补遗、丹铅录、丹铅总录、丹铅续录、丹铅要录、丹铅余录、丹铅摘录、丹铅闰录、丹铅别录、丹铅赘录、墨池琐录、转注古音略、古音丛目、古音猎要、古音复字、古音骈字、古音余录、古音略例、五音拾遗、古音附录、古文音释、韵林原训、奇字韵、杂字韵宝、金石古文、六书索隐、六书练证、六书探赜、六书统摘要、篆韵索隐、古篆要略、隶骈书品、词品、铭心神品、书画神品目、书画名跋、箜篌新咏、檀弓丛训、堦户录、希姓录、清暑录、瀑布泉行、滇程记、滇侯记、滇载记、录异记、异鱼图赞、夏小正录、升庵经说、经书指要、杨子卮言、卮言闰集、敝帚病榻手吹、晞钱却笔、四诗表证、山海经补注、水经补注。所编纂有蜀艺文志、选诗拾遗、选诗外编、皇明诗抄、皇明诗续抄、五言律祖、李诗选、杜诗选、宛陵六一诗选、五言三韵诗选、五言别选、六言绝选、苏黄诗髓、禅藻集、风雅逸编、唐音百绝、唐绝精选、唐绝搜奇、唐绝增奇、绝句演义、绝句辩体、宋诗选、元诗选、千里面谈、交游诗录、交游余录、词林万选、百琲明珠、草堂诗余补遗、填词选格、古今词英、填词玉屑、词选增奇、韵藻、古谚、古隽、诗林振秀、古今风谣、古韵诗略、说文先训、文海钓鳌、禅林钩玄、艺林伐山、群书丽句、哲匠金桴、群公四六节文、赤牋清裁、赤牋拾遗、谢华启秀、经义模范、古文韵语、古文韵语别录、管子叙录、引书晶托、逸古编、寰中秀句、苍珥纪游、谭苑醍醐、素问纠略、群艳传神、唐史要偶语、经子难字、位图说、连夜吟卷、各史要语、晋史精语、庄子阙误、江花品藻、群书琼敷、群公四六丛珠、輿地碑目、春秋地名考、批点瀛奎律髓、批点文心雕龙、古今柳诗、名奏菁英、写韵楼杂录、晴雨历、龙宇杂俎、韵语阳秋、琼屑。

问马集一卷，十五篇，长洲吴子孝纯叔撰。纯叔，嘉靖己丑进士，南冢宰文端公之子。由翰吉谪邯郸马曹，着此书，盖以自托也，语甚雅驯可观。古有相马经、辩马图、良马论，不下十数种。诸葛颖相马经，至六十卷之多，今不甚传。此编可以补圉人太仆之阙。其谓‘相国马者，经岁不一遇，而相弩马者富于一时’。余读而尤悲之。（澹园集）

王子衡着慎言十三篇，俾相确订，闳深洞达，超诣玄幽，上究乾枢，下稽物变。人伦运世，学统政模，参伍詮析，必要圣轨。殆六籍之精英，名理之楷式与！至其原五行则先水火，辩性本则主缘生，语学术则贵经练，品施措则尚神识。自我开先，特标妙义。殆所谓神解之机，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也。

（顾璘序）

蔡羽见诸论著，奥雅宏肆，润而不浮。诗尤隽永，蚤岁微尚纤缚，既而濺

涤曼靡，一归雅驯。晚更沉着而时出奇丽，见者谓虽长吉不过。先生乃大悔恨曰：‘吾辛苦作诗，求出魏晋之上，乃今为李贺耶？吾愧死矣。’其高自标表，不肯屈抑如此。

言语

国初郊祝文有予、我字，上怒，将罪作者。桂彦良进曰：‘汤祀天曰“予小子履武”。祭天曰“我将我飧”。儒生泥古不通，烦上谴呵。’众得释。

国初，朱善为大学士，太祖问：‘卿家丰城，乡里人物何如？’答曰：‘乡有长安、长乐，里有凤舞、鸾歌，人有张华、雷焕，物有龙泉、太阿。’（冶城客论）

施槃在翰林，宣宗问：‘卿家吴下，有何胜地？’答曰：‘有四寺四桥，皆胜地也。’上问：‘何名？’应声曰：‘四寺者，承天、万寿、永定、隆兴。四桥者，凤凰、来苑、吉利、太平。’（冶城客论）

杨守陈语徐少詹曰：‘平昔才无半斗，而喜作文，饮可数合，而喜与宾客燕酣，行不能里许，而喜游陟，今皆不复尔。’入朝班，满前皆少年新贵人，独以白发青衫厕其后，虽未谋引去，宦况已索然矣。

吕仲木家居，有巨臣入都来别。滨行，语仲木曰：‘吾此行得操柄，必大用先生。’仲木对曰：‘张子厚有言，执事苟与人为善，孰不愿在下风？若不然，士有远于千里之外者矣。’其人默然。

弘治中，虏使语馆伴，有一偶语，无能对者，因举曰：‘朝无相，边无将，气数相将。’李公西涯闻之，即口占令应之曰：‘天难度，地难量，乾坤度量。’

世庙登极之日，御龙袍颇长，上俯视不已。大学士杨廷和奏云：‘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。’上悦。

嘉靖初，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，至‘放勋殂落’语，侍臣皆惊顾，徐云：‘尧是时已百有二十岁矣。’众心始安。

陆平泉为祭酒，请告归。时唐荆川以中丞御倭，叹曰：‘公得请，未知余何日归耳。’陆曰：‘某如西宾，病则主人只得放回，公乃良医，病势未愈，如何肯放回来？’

政事

章溢拜御史中丞，兼太子赞善大夫，务存大体，不屑屑细故。或以为言，公曰：‘宪台百司之仪表，居其职者，当先养人以廉耻，使人避而不犯，岂直恃搏击为能哉！’

吉安岁凶，赣帅全与吉安守有隙，禁吉民勿入余，民啼号于道。熊鼎争曰：‘盗之起者，为饥寒所迫也。今使君闭余，将开盗门，脱吉事亟生变，赣能独全乎？’全悟，即弛前令。

熊君鼎为佾事，分部台、温，二郡经方氏窃据后，争讼以数百计，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断之。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，得半直者中分之，两造无验者籍之官。豪胥猾隶六百余户，悉并之别郡。伪官悍将二百人，其暴如虎狼。君出奇计，尽刮种类，迁于江、淮间，民始安。伪万户金甲夺三人妻，其夫讼，则更为娶妇。君至，三夫皆诉，君论金弃市，各以其妇归之。平阳军校掠农妻五年，君摄其妻至，军校恐，抱二儿泣曰：‘妻去儿孰与养？愿公怜我。’君命置儿妻侧，儿避不肯近。君曰：‘此非其子，诈也。’诘之，果邻家子。罪校如律，断其妻还农。于是军中所掠妇数百，皆夜遣去，一营几空。

范敏授户部尚书，上谕敏等曰：‘曩者奸臣聚敛，深为民害，税及天下纤悉之物，朕甚耻焉。自今如军民娶嫁丧祭之物、舟车丝帛之类，皆勿税，户部宜榜示天下，使其周知。’

二十三年，上命杨靖榜谕各处税课司局巡拦，令许所办额课日逐巡办，收于司局，按季交与官攒，出给印信收票。不许官攒侵欺，致令巡拦赔纳，违者重罪。其各处税课司局巡拦，商税俱三十八分税一，不得多收。

京师饥，陈俊奉敕发太仓粟壹百万石，减价余，以利民。权贵有乘时射利，俊请于上。凡余以升斗，满一石者闭不与。其计遂阻，而饥者获济。

富民固山周家豪横，以私债杀人。御史按之以法，周乞请大同纳粟三十万以免死。时大同有事用兵，仓库告乏。司钱谷者请集廷臣议，诏可其奏。会议间，众未发言，王强正色曰：‘祖宗律，杀人者抵命，贪赃者落职。奈何贪富民三十万粮，废祖宗法乎！’众莫敢异，卒坐。

胡若思宰桐城，以爱民为本，民间积年逋负，悉与奏免。邑中虎为害，乃斋沐告于神，虎遂灭迹。尝捕蝗涂中，见卧病者，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，给以医药。是夜大风雨，得免暴露，存活数十万人。议赋役必验丁产，勾摄公事，止遣信牌，行移公文，必于日中决之。暇日辄诣学宫，劝督儒生。故桐城人才独盛，皆公教也。又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数十顷，民至今利之，名曰桐渠。后公卒，邑人思之，配食朱司农祠。

罗汝敬，宣德初为工部侍郎。奉使看详苏郡岁赋二百二十余万，天下无与比，而郡民征运不胜困弊，卒之力不能继。官存其数，实未始足。列请于朝，得赦常赋三分，为数七十万，宿逋为清。久之，户部复举旧负，况太守钟抗言之，有‘失信于民’之语，诏复赐免。自是民力稍纾。

东杨天资明敏，有果断之才。中官有事来阁下议，必问曰：‘东杨先生在

否？’知不在，即回。凡议事未尝不逊，西杨或执古以断，不可行，已而卒就东杨，灼然可行而无碍也。每秋，敕文武大臣赴宪台审录重狱，自英国公而下俱逊避，俟二杨先生决之。西杨讯之未尝决，至不可了，东杨一问即决。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，众皆叹服。

正统间，朝廷敕一边将，本左府之职，误写右府。边将受敕，疏请何府支俸，众归罪武选郑厚。东杨徐曰：‘郑主政岂不解王言如丝，其出如纶乎？敕书既云右府，即合于右府带俸，何误之有？’

汴城流莩聚集，相为蹈籍，守郡者议逐之，俾还诸属以就赈。李公充嗣曰：‘饿殍死在旦夕，力不自支，又安能匍匐至？彼昔人以设粥之事谓非良术，然驱之使僵仆于道路，而吾辈坐视其毙，诚不忍为也。’亟令城中四门置釜爨数十，选勤能有司，日饷粥以食之。旬日之后，择少壮者给道饷，先令就粟于各属，而老弱病疾之民，膳月余而后遣。由是民赖存活者以万计。

李公时勉为祭酒，崇廉耻，抑奔竞，别贤否，示劝惩，新条教，变士习。诸生贫不能婚、病不能医、死不能丧者，节缩餐钱，力为贍给。督诸生读书，兴寝有常，终夜二鼓方听就寝。或时潜行，以察勤惰。恩义浹洽，不啻父子。

南京户部尚书缺，宋琰摄部事。六月，议以盐引羨金代办漕舟料价。盖卫卒余丁，累年重困，奏行集议，持久不决。至公始议疏为令，疲瘵用苏。

王公翱有所当行，寝食弗遑，坐以待旦。每见朝廷行一善政，则喜见颜色，或有未善，攒眉累日。闻天下水旱灾伤，急寻所在官吏来京者，问有无储积，民不得流离饿死否。其爱国爱民如此。指挥孙璟者，因漏关，鞭戍卒至死，其妻女哭之，相继死。他卒被鞭者，诉璟杀一家三人。王公翱判曰：‘卒死以罪，妻女死于夫，非杀也。其令璟偿葬埋费。’璟后为将，有名。

琉球诸国遣子弟来就学，人曰：‘行故事尔，奚庸教？’刘公宣曰：‘夷狄慕中国而来学，不尽心以诲迪之，是遏抑其良心也。’外国生俱感悦，厚贄金以献者再，固却之。外国生以闻，被命宣受毋辞，宣乃受。

徐武功在张秋治水，久未就功，问于王尚书来，王尚书曰：‘分水势，寻水源。’武功于是先开数渠引水，散为各支流水，而时或泛滥，其害终在。再三求源发处不得，乃投以物，使人离数十丈候之，物复浮出，如是者数处。武功曰：‘水流则不受物，源不在是。’再投之一处，不浮，曰：‘此真水源也。’百计塞之，皆莫效，至下土石若无者。闻一僧有道，武功往谒，问术，僧不肯言，强之，但云‘圣人无欲’。武功归，思而不得。数日，忽悟曰：‘此下殆有龙窟耶！龙所欲者珠也，吾能使之去。’于是铸长铁柱，同釜底贯而下焉，水始受塞，不踰时，遂成平陆。盖铁汁能蚀珠，龙爱珠故去也。武功时为

人道之。

徐有贞欲为有用之学，凡军旅、刑狱、水利之类，无不讲求其法，一一欲通之。或曰：‘公职业在文字，事此奚为？’公曰：‘此孰非儒者事？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辈，吾恐学之已无及矣。’闻者以公有远大志。

正统中，彩绘宫殿，拟用牛胶万余斤，敕巡抚尚书周公忱供办。会公以议事之京，遇诸涂，敕使请公还治。公曰：‘第行至京，自有处分。’至京，言京库所贮皮张，岁久朽坏，请出煎胶应用。回治即拨余米买皮，照数输纳，以新易陈，两得其便。时王振欣然从之，益重公才识。

周文襄公阅一死狱，欲活之无路，形于忧叹。使吏抱成案读之，至数万言，背手立听。至一处，忽点首喜曰：‘幸有此可生。’遂出其人。

江南巡抚大臣，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。盖公才识固优于人，其留心公事，亦非人所能及。闻公有一册，自记日行事，纤悉不遗，每日阴晴风雨，亦必详记。如云某日午前晴，午后阴，某日东风，某日西风，某日昼夜雨。人初不知其故，一日，民有告粮船失风者，公诘其失船为何日，午前午后，东风西风。其人不能知，妄对。公一一语其实，其人惊服，诈遂不得行。于是知公之风雨必记，盖亦公事，非漫书也。

周文襄为侍郎巡抚十九年，为尚书巡抚又二年，百姓不知凶荒，朝廷不知缺乏。或问之，曰：‘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，一遇水旱，即据实奏闻，求免岁粮，上无不准，所免之数，即以济农仓米补完。所以民不知凶荒，朝廷不知缺乏也。’问：‘当时何处得此米？’曰：‘此有二项。其一，奏改南京公侯禄米于各府关支，省下运耗十五万；其一，奉例劝分得米又六万，每岁兑军起运毕，令催粮里甲，运此十二万米入济农仓。赈济补灾之外，岁有宽余皆积之，此米所以多也。米积既多，每腊月征粮毕，新正十五以后，即有文移放粮。’曰‘此是百姓纳与朝廷，余剩数今还百姓吃，种朝廷田，秋间又纳朝廷税也。所放米，每户率二石或三石，不曾有放一石者。时文书虽曰抵斗还官，其实多不取。每岁折粮银布，常以正月半开局’。曰‘百姓多间纳了米，留些须与过年，畜养牲口，至二月可卖以纳银，缉纺绵纱，至三月可织以纳布，四月起解于朝廷。事亦不误也’。粮运过江遭风损失者，公皆先知，人以为异。久之，乃知公于金、焦二山各委一僧，使日具风水报，各与数健卒，给其使令，人感其诚，无不尽力。其思虑详而计算密，虽处家者亦恐不能然也。又曰，公巡抚时，往来皆乘小轿，驿站遇村庄僻处，询访民瘼。五保有王槐云者，夏月林下乘凉。公至，与并坐，说田里间事甚悉，俄而从者至，始知为巡抚，叩头谢罪。公笑而抚之，且毕其说而去。其心勤民事如此。然自视歉然，有感怀一首云：‘日宴忘餐夜半兴，簿书烦恼为无能。秉心初拟逢衡鉴，任戆宁知越准绳

。法在恤民民反病，事因除弊弊愈增。前非未悟羞簠瑗，敢叹微躯践薄冰。

’（顾清撰年谱）

平阳王复封晋王，即以故护卫官军田庐为请，章敞受命往勘之，则较其军数，量以田庐归之，余给于民。王不悦，敞启曰：‘国中先三卫，今止一千户，所以三卫田庐而归一所之人，得无过？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，国内军民宜均爱之，庶副皇上至公之意。’王悟曰：‘使方面诸官蚤有此言，吾亦岂敢上烦朝廷哉！’还奏，上嘉之。

孝庙一日召刘大夏，谕曰：‘诸司弊政，虽诏厘革，然闻弊莫甚于内厩（御马监。）及御厨。（光禄寺。）将一清之，如何？’公对曰：‘是干左右，赖圣见定而自主之耳。’先是，勇士及工匠，率中官苍头、京师无赖子弟，一人而冒三四名，大为国储耗。上遂敕佐司马熊绣及给事御史，尽削籍置行伍，计一月顿减冗食十余万金，内外称快。

周经升太常寺少卿兼侍读，识者已知其文学骨鲠，而未尽知其政事。弘治己酉，擢礼部右侍郎。每议政莅事，必傅经义。若却西域贡狮，毁黄村尼寺，为先庙盛德事，皆经与左侍郎倪文毅公赞成之。

诸司以灾异言事，吏部请早视朝，勤听政，节侈费，省游幸，止贡献。而斥乐戏一事尤激，亦出周公经手。后有踪迹为此草者，以问耿公裕。公曰：‘宜以实对。’耿曰：‘吾为尚书，不宜他诿。’时论盖两贤之。

周公经视民病，恫瘝在身。宽逋负，缓征敛，裁冗食，一时善政，多出公建白。四方以灾伤告者，必覆奏蠲之；属吏有务刻以为功者，下其考，人始向慕为惇大宽平之政，掊克聚敛之风为之稍革。每委官监税，必谕以爱节民力，如果入多者，则与下考。

外戚张氏，有河间赐地数百顷，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，且乞亩加税银二分。经言：‘河间地多沮洳，比因久旱，贫民即退滩地耕之，遇潦辄没，即欲加税，将貽无穷之害。且王府赐田，例亩税三分，而此独加税五分，人将谓朝廷待外戚与宗亲异矣。宪宗妃柏氏家，亦有私田与民田比，一切夺之。彼亦无以为业，又将谓朝廷待张氏与他外戚异矣。’疏三四上。后有以雄县退滩地献为东宫庄者，上因经前奏，皆抵之罪。一时近戚贵幸有所陈请，一裁以法，皆敛不得肆。

耿公裕为祭酒时，勋戚子齿幼者，裕恐其难教，取所当习读古今嘉言懿行为韵语，授之。它日有献于上，阅之嘉叹。

韩王内使李穀等，不欲居韩王府。一日，相率作令旨，开城门，挟弓跨骑，越关赴京师。锦衣捕获之，穀等出怀中奏辞，讪王过。所司请勘王，尹直以穀等不安王府，逃还，此拒上命，罪一；诈传令旨，乘骑开门，罪二；越关

，罪三；摭拾王小过，当杀，罪四。彼既负四罪，又听其虚言以勘王，是重一罪者而轻宗室矣，遂押还。

朝堂审囚，中有殴妻死至大辟。直谓：‘人以无子娶妾，遭妻悍，忿殴之，初恐绝嗣。今顾绝其命耶，世之妒妇凌夫以绝人祀者，且长气矣。’众翕然书可矜，得不死。

徐公溥在内阁十余年，以仁厚养国体，以名节励士风。匡救将顺，恒以正君德为先。其所谋议，必欲慎守成法。或劝其有所建白，公曰：‘国家法度，皆我祖宗神谋庙算，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备，患在不能守耳，岂宜更张？’

锦衣卫官校逻得一僧，自言当大贵，众惑之，至妻以女，觊非分。狱具，当坐反。牛玉援近例，请官逻者。岳公正谓：‘事纵得实，不过合妖言律耳。’活其从十数人，逻者准应捕律。朝论黜之。

王端毅鲠亮峭直，好善恶恶，出于诚意，悯时悼俗，有甚护疾。故身虽在外，而其心无日不在朝廷。如公者，古之所谓社稷臣也。昔宋韩魏公虽在外，其心常在社稷，至身老而心益笃。或有时闻更祖宗一法度，坏朝廷一纪纲，则终日不食。富郑公使虏，功甚伟，每不自以为功。至知青州，活饥民四十余万，常自言过于作中书二十四考矣。公自淮扬以至抚南畿，其所全活以亿万计。至其爱君忧国之心，发于至诚，故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婴触忌讳，死生以之，又不但终日不食而已也。世方以阿意顺旨为贤，剥肤椎髓为能。吁，亦可以鉴矣。（袁谈）

王端毅公恕，初知扬州，折狱咸得其情。有一老妇尝诬邻人为盗，公阅其赃，有二裙，一宽而长，一短而窄。老妇谓其子妇之裙，其邻谓其嫂与妻之裙。公诘老妇曰：‘尔一人之裙，讵宜有长短广狭不同耶？’遂明其非盗。有二人争牛，公给之曰：‘一牛而二人争之，吾将焉归？盍以入官？’命左右拽出之，其一人默然，一人喧争不已。公以与争者。曰：‘此己物也，故恠惜如此。’人称公为神明云。（琅琊漫抄）

王公恕劾镇守中官诸不法事，没其部下所得金宝，输之京师。勋臣世帅，亦为敛戢。所役官军士民，皆还部业。使人至夷方，无敢索赂。势家假驿传搬私货者，皆自顾役，于是声震远迩。

威宁伯王越，罢黜居久。弘治间，恃所亲当国，觊觎复用，自陈有功于国，受谗废弃，欲乞复爵，以图报效。疏既入，下吏兵二部会议，众畏缩不出一语，吴文定独曰：‘若论威宁之功，在先皇之时，已尝论革。今乞复爵，当考自后有何功勋，如念先功而复爵，是今改先皇令也，无从奏请。’事遂寝。

（野记）

马公廷用署南京户部，会岁歉，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属。留守诸司议所

以拯救之法，或以为当请于朝，公抗言曰：‘若待奏请而后赈济，数万人将化为鬼物矣。古人固有矫制发仓者，吾请独任其罪。’众是之。赖以全活者甚众。

祠部给度，十年一举，时僧道集京师以万计，权贵多为之请。傅瀚力言此辈蠹耗天下，宜痛加禁革。纵未能如祖宗朝之制，亦当稍赐裁抑。遂改十年一给之例。

济川等卫快船工料，额设江西、湖广、南直隶等处，每负课不完。刘公龙请遣官催督，岁终上计簿。锦衣卫赤黑沙洲及陂池苇荻鱼稻之税，不下数千金，率多掊克。公奏差屯田御史及本部属官查计租额，量给支用，其余解部贮库，并新开之田，通收租课，备买马之用。

腾骧四卫勇士，隶在中涓，多窜市人名籍，几至三万。王公廷相佐本兵，奉命清查，留五千余人，尽裁其滥，禁旅肃然。荆、襄等处流民，屯聚生育，莫可数计，而混无名籍。成化初，区处失宜，几至大变，公深以为忧。每与户部议，思有以处之。后司徒韩公文言于上，命刑部侍郎何公鉴经理其事。谢公迁撰旨，令随宜安集，附籍还乡，各从其愿，附籍者终令得所。编户已三十余万，复有沮其事者，遂中止。识者恨之，未几果叛。（朱希周志）

谢文肃在南监，每严约束，禁诸生班见礼。损皂役钱以沛僚属，籍膳夫钱于官，构东西二书楼，以度镂板。上疏请增杨龟山从祀，而黜草庐吴氏。余若择师儒，慎科贡等，论列尤多。在北，请增号舍，修堂斋。又谓庙门衢斜而狭，买其地而廓之。又买官廨三十余区，居学官以省僦直，皆出夫皂雇役之余。诸生贫困者有给，死者请京府赙给归其丧。凡所建白，皆师古义，持独见，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。

泾野为北国子祭酒时，监规久弛，先生发明揭示，动以身教。一二贵游子弟有不率者，即绳之以法，不少假借。于是咸知所从事，而乞差争拨之敝风顿息。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宽规先生者，先生曰：‘宽非纵弛之谓，乃日刮月磨以要其成，而不责效于旦夕，故谓之宽。然云敬敷，则不可不谓之严也。古称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，其意正谓是也。今人才渐不如古，岂真古今人不相及哉！内则祭酒，外则提学，皆有师道。而以教人为职者，率多姑息假借，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。甘临希悦，违道干誉，且非治民所宜，矧以之教士哉！’规者不以为然，而先生持之愈坚，国子诸生自是知所检束。而弦歌之声，礼让之俗，洋洋于京师首善之地矣。

正德辛巳，嗣君未至，廷和承制专断者二十七日，驾抑奸雄。新诏裁革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余，岁省太仓粟一百五十三万余，怨者汹汹。谣曰：‘终日想，想出一张杀人榜。’于是公出入护以卫士，益岌岌邻死矣。然而不死也者

，才也，亦忠也，有默相也者耳。

世庙初即位，廷和具诏草上之，报可。始草上，而司礼诸中贵以其关内政者数条属廷和削去，廷和曰：‘往者吾侪之不得职，公等谓出上意，今者亦出新天子意耶？不然，吾侪贺登极后，惟有一去。且叩之上，以谁削诏草，必有当之者。’于是蒋冕及毛纪相继发危言，诸中贵语塞。已而诏下，正德中蠹政厘革且尽，中外加额，称新天子圣人。而所革锦衣等诸卫、内监局旗校工役，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，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，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，一切恩幸得官者殆尽。失职之徒，衔廷和切骨，入朝有挟白刃恫喝于輿傍者。事闻，诏以营卒百人为廷和出入卫。

杨石斋当武皇大渐之时，其调度区画，取办俄顷，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，石斋一一口授，动中几宜，略无舛错。此真有宰相之才，虽姚崇何以过之？

霍公韬在南都，禁送丧之设宴饮，绝妇女之入庵院，罪乐户之买良人。毁淫祠，建社学，散僧尼，建祠表岳武穆、何尚宝之忠节。给田表藁谷、王都宪之清贫，甄别应天乡饮之宾介，援恤忠臣花云之弱孙，此皆关系风化之要者也。禁诸司之强买货物，除夫役之守宿私衙，查坊长之供办酒席，省地方之赁倩桌椅，革乐工之日办茶果，核开读之恤老实惠。此皆关系民隐之切者也。（年谱）

徐公阶擢浙江按察僉事，提督学校，益勤于职，岁周行郡邑必遍。大要以正文体、端士习为先。既唱诸生第，人人为语所以甲乙故，即见斥者，得自鸣而折之，不得已施檠楚，示惨然色，诸生人人退自快服。三载进江西按察副使，仍视学政。所操舍一如浙江时，而加详密。

天下盐额，独淮扬重，岁赋六十余万金，应上供司农为五十万金。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，以都御史出经理，肆为蠹盗，乃欲以利孔诡结上心。搜宿逋及积羨得百万金以闻，遂定为岁额。额辄不登，而商渐困，至有雉经者，不则亦鸟兽匿。徐公阶熟知其弊，俾御史发之，拟旨仍旧额，额亦登，流徙悉复。

漕河通，张居正谓岁赋往往迂缓，逾春而后发，即水横溢，非决则涸。乃采漕臣议，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，及岁初而毕发，未少罹水患。其始，司农颇不便之，久而习以为常。太仓粟至支十年。

铨选

诏汰在京诸司冗官，皇太子令两坊长官简贤者留之，庸者汰之。时邹缉为左坊长，执笔畏缩不敢下，遽起称疾不出。次当陈仲完长坊事，即提笔书某当留，某当汰，众皆服其明决，被汰者亦自愧服。仲完奉命授皇孙经，多所辅益。历官二十年不迁，夷然自足。皇太子恒言春坊如陈仲完不易得。

曹公义尽心率职，品量人物，鲜有不当。时泰和王直为尚书，以义精选法，凡黜陟贤否，一以托之。然义事王甚谨，于事可否，非经咨决不辄行，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。尝谓人曰：‘曹公，端人也。’

黎公淳晋吏侍，持法益坚，有请谒者，笑应之，然竟不行。闻人有玷缺，虽所甚爱，必加摧抑，下至胥隶，亦畏惮无敢犯。权贵用事，不通馈问，卒亦无他。凡出内批，故事，翌日部大臣必陛陈补奏。时除授浸广，有讽令勿奏者，曰：‘此祖宗旧典，所以防伪遏奸，淳不敢废。’讽者色沮。久之，竟停陛奏，而淳亦改南吏部矣。

河南耿公裕为太宰，性宽恕，一日除进士六人为王府长史。六人始登第，气傲甚，闻之殊不平，同诣部堂，哗然争辨，不肯就，极言选法不当。耿惟安慰之，众愈侵侮。吴文定公正色曰：‘诸子亦闻董、贾乎？二人亦曾为王傅，名高百世。诸子厌弃斯职，诋毁主司，岂仕可从人自择耶？不思汝辈皆吾所取士，所学何事。’因谓耿公曰：‘诸生恣肆，甚伤政体，当奏处之。’明日疏上，降旨，为首者谪戍边，余皆发充吏。于是纪纲大振。

越闽胥人革役者，货县胥，窜名吏籍中上部，往往冒官去。刘公忠命四主事稽厥籍，年经月纬，究竟接代，凡革罢千人，虽仕者亦追论除名。

刘公忠于庶寮满秩为署考，必当实。御史某恃势骄横，人皆惮屈，忠署下考。郎中某，瑾党张彩私昵者也，乃署考曰：‘守己乖于士论，行事拂乎人情。’自是诸司弗饬者，惴惴焉缩其纵。

洪武、永乐以来，凡百司朝觐，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职者乃黜之，不过数十人。其后吏部患人言，务以多黜为公，方岳以下，少有微瑕，辄黜之，黜者亦不敢诉。丘公浚深知其弊，言于上曰：‘唐虞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。今有居官未半岁而黜者，所黜徒信人言，未必皆实，此非唐虞之法，亦非祖宗旧制也。’上深然之。会吏部上大小庶官当黜者几二千人，乃敕凡历官未三载者，俱复其任，虽经一考，非有贪暴实迹，亦勿黜。

当考察之期，刘公龙奋然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。预奏：考察事重，若被黜官员希图报复，及自知不免媒孽当事者，俱治以重罪。上可其奏，于是裁酌精核，声实必当，评鹭品列，不惑浮议，人咸称其鉴。

朱恭靖为南冢宰，适当考察，南科无一人去者。或以恭靖为私，公曰：‘使一曹皆贤，必去一人以为公，则一曹偶皆不肖，亦将姑去一二以塞责乎？’

许公赞素以用人图治为己任。上惩边患未宁，责在巡抚，大臣专恣，罪在言官，各令公考察。公参稽舆论，择巡抚脂韦骭法及苞苴自私者，拟斥十余人，其科道素乖风纪，并建白无闻，冗牒可厌者，拟黜调二十余人。一时士气复

振。尤念人才当爱惜，有孤特自立为人挤弃及言事伤激遭摈者，荐起十余人。在吏部前后十年，用人不凭臆决，每遇来京官见，各令举所知，其荐同者注录，不拘疏逖推用之。每铨注，必论才高下，与地繁简，兼风土南北而剂量之。核司公而恕，或疵以细故飞语，悉置不行，以是人德之。

凡投选及各项文移，吏辈多假驳查送问为骗局。霍公韬立法，当堂明谕，奸吏无所措手。吏役应拨诸衙门实参者，例俱拈阄，以示不私。惟吏部及锦衣卫吏，则坐名拨缺，盖皆依托势要，行重赂以图厚获者。新旧相代，索顶首银多至千金。公一概阉拨，痛革顶头之弊。文选司有写本承差十二人，皆势家豪户买纳者，日用厚费供司属宴饮，授选日则择地注官，公尽黜革之。

徐公阶佐铨时，年仅四十三，榜戒语于堂自警。故事，吏部大僚鐏车门所，接见庶官，不能得数言，以示严冷。阶曰：‘若尔，何以能尽人才也。’乃痛折节，修词色而下之，见必深坐亹亹，咨访边腹要害、吏治民瘼，错及寒暄可怜语，冀以窥见其人。见者亦自喜，愿为之尽，阶益有缙绅间声。尚书熊浹雅重阶，托以肺腑，而阶亦为之竭力。相与励廉节，奖恬退，振淹滞，抑躁竞，一时翕然归贤。

筹策

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，陶安首先来见。太祖问曰：‘有何道以教之？’安曰：‘即今群雄兵起，不过子女玉帛。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，不杀人，不掳掠，不烧房屋，首取金陵，以图王业，愿以身许之。’后太祖得建康等处，全有江西，安功居多。（本传）

刘公基赴京，道经建德，今严州也，适张氏入寇。时李文忠守建德，欲奋击之，基乃使勿击，曰：‘不出三日，贼当自走，追而击之，可成擒也。’比二日黎明，基登城望之，曰：‘贼走矣。’众见其壁垒旗帜如故，且闻严鼓声，疑莫敢动。基趣其疾进兵，则皆空垒，击鼓者，乃所掠老弱耳。遂穷追至东阳，悉擒之以还。时陈友谅据湖广，张士诚据浙西，皆未下。众以为苏湖沃土，欲先取之，基曰：‘士诚自守虏耳。友谅居上流，且名号不正，宜先之。陈氏既灭，取张氏如囊中物耳。’上遂伐陈氏。已而友谅复攻洪都，上亲征之，大战于鄱阳湖，胜负未决。基密谋移军湖口，以金木相犯日制胜，上皆从之。陈氏平，遂决计伐士诚。暨北定中原，基运筹居多。

高帝剖符功臣，下宋濂议五等爵名，宿大本堂，讨论达旦。濂历据汉、唐以来故典，量其中而奏之，曰此可为法，彼不可法。皆当于理乃已。

宋讷献安边策曰：‘今海内既安，蛮夷奉贡。惟沙漠胡虏，未遵声教，若置之不治，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边圉。若欲穷追远击，又恐六师往还万里，馈运

艰难，士马疲劳。陛下欲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计，要不过谨备边之策耳。备边固在乎屯兵，实兵又在乎屯田，屯田之制，必当法汉。本始年中，匈奴帅十余万骑而南，欲为寇，汉将赵充国乃将四万骑，分屯缘边九郡，而充国统制其间。则当时之筹画区分，概可想见。我朝诸将中，勇智谋略岂无如充国者哉！陛下宜选数人，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，随其高下，立法分屯。所领卫兵，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，率五百里屯一将，布列沿边之地，远近相望，首尾相应。耕作以时，训练有法，遇敌则战，寇去则耕。此长久安边之策也，又何必劳师万里，求侥幸之功，以取无用之地哉！’上嘉纳之，遂令边军皆屯田，且耕且守，着为令。

汉王叛，伪命指挥王斌为太师，知州朱恒为都督，夺民马为战马，放囚徒为卒伍，以金帛结京军为内应，差百户陈刚赍本指斥乘舆，声言犯阙。皇太后忧之，召杨荣使定计，荣请亲征，皇太后及上俱难之。荣曰：‘彼谓陛下新立，必不自行，故敢尔。若出其不意，而以天威临之，事无不济。臣请先行，誓不与贼俱生。’皇太后壮之，劝上从其计。荣即起行，昼夜疾驰。至即合围，督军士筑土山，山成而大驾至，众呼万岁，声振城中。汉王知不敌，遂开门出降。

杨士奇言：‘尧汤之世，不免水旱，而尧汤之民不致甚病者，有备故也。我太祖皇帝笃意养民，备荒皆有定制。天下郡县悉出官钞余谷，各于四乡置仓贮之，时敛散。又相其地宜，开浚陂塘，修筑圩岸，以备水患。天下之民各安其业，此万世之利。历岁既久，奸弊日滋，豪猾侵渔，谷仓尽毁。凡诸水利亦湮废，或被占夺。稍遇旱灾，民无所赖，事虽若缓，关系甚切。请令户部择京官廉干者，往督理粮课，丰稔州县各出库物平糴，储以备荒。陂塘闸埧皆令修复，具实奏闻。若有灾之处，则候稔岁而后行。郡县官考满，以此为殿最。风宪官各务稽考，遇有欺弊怠废者，具奏罪之。’

宣德二年十月，黎利遣人进前安南陈王三世嫡孙暲表，乞立为陈氏后，其辞恳切。上览之，密示英国公张辅，辅对曰：‘此不可从。将士劳苦数年，然后得之，此表出黎利之譎，当益发兵诛此贼耳。’辅退，乃召尚书蹇义、夏元吉示之，二人对曰：‘举以与之，无名，徒示弱于天下。’二人退。遂召杨荣及士奇，出表示之，且谕以三人所对。荣曰：‘永乐中费数万命得此，至今劳者未息，困者未苏，发兵之说，必不可从。不若因其请而与之，旋祸为福。’上顾问士奇：‘云何？’对曰：‘荣言当从。求立陈氏后者，太宗皇帝之初心，求之不得，乃郡县其地。十数年来，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极矣。此皆祖宗之赤子，行祖宗之初心，以保祖宗之赤子，此正陛下之盛德，何谓无名？且汉弃珠崖，前史为荣，何谓示弱？臣侍仁宗皇帝久，圣心数数追憾此事。臣愿陛下

今日明决。’上曰：‘汝两人言正合吾意。皇考言亦闻之屡矣，今吾三人，可谓同心同德。’遂命尚膳赐酒馔。明旦朝罢，表示文武群臣，且谕之曰：‘太祖皇帝初平天下，安南最先朝贡。及黎氏篡弑，毒虐国人，成祖发兵诛之，本求陈氏之后立之，求之不得，始郡县其地。至我皇考，每追念往事，形诸浩叹。比数年来，一方不靖，不得已屡勤王师，岂朕所乐？今陈氏既有后，尔等试观表中所言，其从之便，抑不从之便？’群臣对曰：‘陛下之心，即祖宗之心。且偃兵息民，上合天心，从之便。’上曰：‘论者不达止戈之意，必谓朕不武，但得人安，朕何恤人言？其从之。’（三朝圣论录）

己巳之难，英宗既北狩，达虏将犯京城，声言欲据通州仓，举朝仓皇无措。议者欲遣人举火焚之，恐敌因粮于我也。时周文襄公适在京，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，令其往取，于是肩负踵接于道。不数日，京师顿实，而通仓为之一空。

乌思藏等处入贡，其贡使数踰旧制，一岁中有至三四千人者，赏赐糜费，不可胜计。自长河西诸番，皆冒以图利。周公洪谟上言：‘此特无印符为验耳。宜依海外诸番例，各给与符二十道，入贡，备填贡使物数于上，仍识以旧赐金印，至关验，以防诈伪。’诏从其议，其费顿省。

占城王子古来，为安南所逼，弃国至广求援。部议令守臣送之还国。尹直言：‘远夷为强国所侵，其来愬者，恃我能为之主也。若徒遣之归，而一无所归，是弃之矣。宜令大臣至广审度事宜，且敕责安南，敦睦邻好，庶不失以大字小之体。’因荐都御史屠滂往。由是安南敛戢，古来得领封还国。

弘治丁巳虏入塞，师行乏军兴，刘忠宣以户部侍郎出经画。或曰：‘边粮草半属京贵子弟，此行刚且取祸。’公曰：‘处天下事，以理不以势，定天下事，在近不在远，俟至彼图之。’至边，召问父老，得其要领，揭榜通衢云：某仓缺粮几千石，每石给官价若干。凡境内外官员，各客商家，愿输者，米自十石上，草自百束上，听。即中贵子弟弗禁也。不两月，积蓄有余。盖往日余买法，粮百千石、草千万束方听，以故贵子弟争相为市，转买边人粮草续运，牟利十五。此法立，有粮草家自得告输，贵子弟即欲收余，无所余。边人言，自刘侍郎收市法行，仓场有余积，私家有余财。（邵宝撰传）

流贼犯江上，兵书刘公机谋于同事诸公曰：‘今日之事，惟择主将、立赏格、修营栅、恤军士为急。’时李都督昂自贵州罢镇还南，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。李以未得朝命辞，公曰：‘朝廷敕谕我辈有曰“敕内该载不尽者，尔等从宜区画”。此即朝命也。’亟取瓦屑坝竹木为营栅，使沿江军士免暴露之苦。又欲发官帑银七千余两犒军，诸公皆犹豫，公曰：‘某当独任。’遂草奏行之。防守有备，人心以安。

甘肃副将鲁麟，恃部落要大将，不遂，弃归，愿抚其众。奏至，上问刘忠宣公，公曰：‘第叙其先世归附之劳，从其请，兵权一去，无能为已。’麟果怏怏死。

尚书汪俊云：‘畿甸群盗，势甚张大，王师屯德州，惠安伯张伟不敢出，提督马中锡倡为招抚之议。司礼张永以问李公东阳，公愤然曰：“此贼本朝廷编氓，悖理犯法，非夷狄比。今攻破州县，拒敌官兵，赤子遭其荼毒数千万众。朝廷养兵百五十年，用在今日，无分寸效。且方出师而以招抚为计，有血气者，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。更有何说！”永等皆叹曰：“老先生终是老成人。”议遂定。’

谢铎条上备边事宜，其略曰：河曲近失声援，虏人潜伏，遂为窟穴。夫大河为关、陕之限隔，受降、东胜，乃大河之藩篱，失此则河不可守，况又失河而退守，其何能及？黄甫川西至榆林抵宁夏，二千余里，中间列置城堡二十有三，步军二万三千有奇，不能捍御。往岁寇掠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朝廷久为搜套之策，迟疑未决。及今无事，正宜蓄兵养锐，渐图收复汉、唐故疆与国初东胜之地。据其形势，守其不攻，此计之上也。又言：今之边将，皆晚唐债帅，士卒战没，而名数不闻，士卒克捷，而赏归权势。克减之私，办纳之苦，怨塞胸腹，志义乖离，尚安能驱而使之乎！言甚剴切，皆凿凿可行。

安化王置鐸反，张永奉命征之，会兵以捕，巡抚杨一清与有力焉。然永素贵，视巡抚蔑如也。一清有智数，永至，一清称疾不出。密赂永左右，俱得其欢心。乃晨起直登永床，与语，谈噓自若。永异之，乃渐与狎。永将械置鐸归，过一清辞，一清曰：‘公今不得归矣。’永惊问故，一清曰：‘公试夜思之，明当奉告。’永思之不得，复往叩之，一清曰：‘公与瑾，平时且相忌，况有功乎？此行至涿州，瑾闻之，必宣旨行勘，以稽留公。嫌隙一开，则事危矣。’永乃促席曰：‘为之奈何？’曰：‘此易耳。公至涿州，瑾必驰使从大路止公，若相遇，夫谁敢违？宜至彼，密从他道直入京，与来使相左，彼固无辞以罪也。宜即见上，数瑾专权，诬以谋反诛之，此在公掌握中耳。’永深然之，阴为之备。至涿州，瑾果诏永及所获反者勿入城，听行勘处。永知之，由他道宵进，直入城。见武宗，甚喜，赐酒肴，从问行间事。永因屏人，密奏瑾浊乱天下，阴图不轨，请诛之。武宗迟疑不决，永惧祸及，乃驰见慈寿，具言状，慈寿许之。时永已布壮士自随，是夜三鼓，直至司礼监捕瑾，瑾方调旨进退诸大臣，见永，问曰：‘何为？’永曰：‘奉旨捕公。’瑾大惊，遂就下锦衣狱。

彭泽将西讨流贼鄢本恕等，入问计，杨公廷和曰：‘以君才，贼何忧不平？所戒者班师早耳。’泽后破诛本恕等，奏班师，而余党复猖起，不可制。泽

既发而复留，乃叹曰：‘杨公之先见，吾所不及也。’

国琛集云：杨廷和，新都人。久入阁，漫无所建白，人易之。武皇南巡，天下汹汹，幸臣窃国柄。有狂生上书数其过，公延礼生，泣下曰：‘久当不负良意。’已而武皇崩于豹房，安危俄顷，禁从兵悉属江彬。公密与太监张永谋，启太后请旨敕彬。先传令军士，扈从南巡者就通州给赏，于是边兵尽出。彬觉，顾瞻无人，遂就擒。乃定遣迎今上礼，下诏纪元，厘正国条，裁革传乞升及滥役，月省食粮一十六万余。

杨一清巡边，具疏极陈战守之策，请修浚墙堑以固边防，增设卫所以壮边戍，经理宁夏以安内附，整戢韦州以遏外侵。俱报可。一清往来诸镇，所至急于足兵食，严营阵，选将习射。每按部，旌旗戈甲耀原野，士饱马腾，欢呼动地。虏闻，俱远徙，不敢入寇。

仇鸾时利属国虏朵颜弱，欲掩以为功，谓其实导虏，请大发兵征之。下礼兵二部议，徐公阶曰：‘征之易耳。一征而永彻我百八十年之藩篱，且侯鸾所云导俺答者，即得之俺答所言，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，而假手我也？我得其地不能戍，将无为虏外囿何！’乃弗果。公因颇及京营积弱状，上嘉公忠怀，而询京营之所以弱，今振之何由。公谓：‘营兵皆市人子，口食不给，仍匿迹为舆台，以其羨共妻孥。日练之，则劳而生计薄，劳则苦，薄则怨，怨且苦，则生谣诼，故其帅务为姑息，以相保食寝而已。今欲大振之，必明赏罚，欲明罚，必先赏，赏则财告匮矣。臣以为宜汰去老弱者万人或数千人，仍核其虚冒，而取其饷以充赏费，然后罚可行，兵可渐振也。’上嘉纳之。

史公道在云中，行边出塞，斩将擒王，先后首功数千，殍获马驼牛羊数万。风声赫播，虏贼远遁。大边之三百里内外，绝无一营帐敢住牧者。每遇会兵南抢，虏酋之妻哭以止之，令勿犯大同边界。公之威慑夷虏，有如是者。

宁夏介在河曲，三隅逼虏境，烽火四时不绝。王邦瑞督边，既内治严，又能招携夷党，刺虏中事甚悉，每事先备。虏尝乘冰一入，辄失利，遗其酋而去，不敢复近塞者终邦瑞之任。西人语保障功者，皆归之。

王邦瑞请罢中贵人监军疏，略曰：今国家之所患者惟虏，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。臣以为斯二患者，非深患也，所谓深患者，唯在中贵人典兵权耳。夫今之团营，即汉之北军、唐之府兵、宋之禁旅，所以卫京都，备不虞，至重矣。其令勋臣掌之者，谓其明武略，其令文臣共之者，谓其督怠弛，其令中贵人监之者，谓其防壅蔽，总之以厉兵振威焉耳。乃者胡马来，臣调团营兵，令出城击胡。而十二营半空，见卒又罢弱，不任旗鼓。夫卒至罢弱，罪属之文武二臣，不得解矣。至空无人者，则乃中贵人所为耳。外语藉藉，咸以有为输钱脱更之弊，是本用监军，反用蠹军矣。陛下若不即赫然立罢之，则岁月既积，消耗

益甚。假令虏踵前智，复射一矢于阙下，谁与驱逐？此可为寒心者也。夫刑余之人，典在传公车之命，供扫除之役耳。令其参列坛场，固已亏体，而况于作蠹邪？臣闻久服之裘必敝，常用之器必缺，请罢中贵人勿使更滥戎机，亦保躯善后之图也。

倭事起，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，而阶又晓畅军事，以故数数询问。时抚按亟告急请兵，而职方郎谓兵发则倭已去，谁任其费？尚书惑之，阶持不可，乃以嬴卒三千人往。阶上疏争之曰：‘江南，腹心地也，捐以共贼久矣。今据抚按奏报，或云来者未已，或云意不在抢而在扰，势不欲去而欲留，彼皆真有以验之。而部臣于千里外，乃能踰度贼之必去，又踰度其去而必不来，而阻援兵不发，置此腹心地于度外，臣所不能解也。夫用兵之道，计当发与不当发耳，不当发，则毋论精弱皆不发，以省费；当发，则必发精者以取胜。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，置此三千嬴卒与数万金之费而委贼，臣又所不能解也。’尚书乃惧，请发精卒六千人，俾偏将军许国、李逢时将焉。国已老，逢时敢深入而疏，骤击倭，胜之，前遇伏溃。当事者方以发兵为阶咎，冀因而摇阶。而阶复上疏，谓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。将校一不利，辄坐死，而守令偃然自如。及城溃矣，将校复坐死，而守令复仅左降，此何以劝惩也。夫能使民者，守令也，今为兵者一，而民者百，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。夫守令勤则储饷必不乏，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，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，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，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。报可。

庚戌之事，赵大洲力排和议，抗论于朝，言朝廷养士二百年，今一旦有事，遂言无人，岂祖宗立国之意哉！且何代无才？苟以朝命命之，激以忠义，谁敢不尽力效命？况虏人用兵，气之盛衰，视月盈缩，今十八日矣，更一二日则月渐亏，虏必退，宜不动以观其衅。城下之盟，春秋耻之，一与之盟，则要劫君相，求索金帛，何所不至？于是和议遂息，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。苟当时果与之和，则岁遣重使，输以岁币，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，而召戎启衅，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。大洲既论列于朝，继上疏陈三事。其一，开损军之令。盖祖宗之制，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，即谓之失机，百姓虽尽为掳去，亦所不论。故虏人一入内地，则兵将皆入保城堡，纵其剽略，而百姓遂为鱼肉，此最为失策者。开损军之令，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，稍为百姓之卫。其二，录周尚文之功。周尚文，边将之有功而乃论罪者。其三，释放杨爵、杨继盛。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，遂以此忤权贵。大洲时为国子司业，即命带御史职衔，赍银数万两，出城赏军，又不给以敕印，实陷之也。大洲至西城，请敕印，元宰恨，不许，论辩既久，不能夺，遂给敕印以行。既出城，至仇咸宁营，咸宁希中旨，不肯收银，令大洲遍历各营，唱名给散，大洲窘迫无计。是夜

宿咸宁营中，至明旦，虏人退去，果如大洲所料，幸免于难，不然则立为虀粉矣。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。

徐公阶念虏移庭牧，宣大与虏杂居，士卒不得耕种，米麦每石直至中金三两，而所给月粮仅七锺，半菽且不继。时畿内二麦熟，石止直四锺，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。石费五锺，可出居庸，抵宣府；费八锺，可出紫荆，抵大同。大约合计之，费中金一两，而士卒可饱一月食，其地米麦当亦渐平。具疏上，上大悦，令密撰谕行之。

召对

圣祖时，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，必召翰林儒臣质之，虽有知书内侍、能文宫人，不得近，盖不特絀绎义理而已。洪武末，侍讲方希直有诗云：‘风暖彤庭尚薄寒，御炉香绕玉阑干。黄门忽报文渊阁，天子看书召讲官。’即其事也。成祖宝训云：上亲朝之暇，辄御便殿阅书史，或召翰林儒臣讲论，永乐以后，盖莫不然。（殿阁词林记）

孝庙尝问司礼监，祖宗时召见大臣，其礼如何，当在何处，萧敬对云：‘英宗多在文华殿。尝见吏部尚书王公翱，问对毕，王公辞去，顾见其衣后破损，再呼还。问衣破何不令家人补之，王公答曰：“今日偶服此到部，适闻命，不及更衣。”英庙抚掌笑，命赐一绮。’孝庙闻之曰：‘朕不能如祖宗简易若此。’数日间，遂召见兵部尚书刘公大夏，见后称‘好好’。邃庵杨公一清亦谈一事，云时甘肃缺总兵官，会推恭顺侯吴瑾，英庙以为得人。召问王公如何，王以为不可。英庙遽曰：‘老王执拗，外庭皆道此人好，独尔以为不好，何也？’王叩头曰：‘吴瑾是色目人，甘肃地近西域，多回回杂处，岂不笑我国乏人？’英庙抚掌曰：‘还是老王有见识。’即命另推。祖宗时，君臣之间契会如此。

徐溥云，弘治十年三月，韦太监急走阁下，言上坐文华殿，宣四先生。溥及刘、李、谢三公仓皇至殿，叩首。上曰：‘近前。’诸司礼皆环跪御案旁。上曰：‘看文书。’诸司礼取诸司题奏与溥及刘，以片纸数幅与李、谢，每一疏，上必曰：‘与先生辈议。’溥等拟批答，上览或更定二三字，或删除一二句，应手疾书，略无疑滞。溥等惧不称上意，顿首请曰：‘疏中事多者，臣等请将下看详。’上稍不说，曰：‘文书尚多，欲尽阅，阁中亦闲，盍就此面议？’诸辅臣又顿首曰：‘唯。’自裕陵召见南阳等后四十年，茂陵及泰陵初，岁不过一二见，道二三语。是日溥等得见上天资明睿，圣心仁厚，大喜。顾应对不能副上意，又自惭也。

刘健云，上方励精，凡国家大事，召见辅臣。宜兴去，召健及李、谢二公

至文华殿平台暖阁，面议大政。如吴一贯、张天祥狱，睿皇后陵寝殿礼，进退五府、四营公侯伯，灾异去留大臣，皆上前相可否。健确直，见事稍迟，李才敏达，谢方赞，三人同心。时人语曰：‘李谋刘断，谢尤侃侃。’

孝皇一日召刘大夏、戴珊，谕曰：‘闻今军民多不得所，安得天下太平，如古昔帝王之时？’大夏对曰：‘求治亦难太急，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议，必求其当而行之，久自太平。’上曰：‘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，亦尽可与计事。但他门下人太杂，他曾独荐一人，甚不合朕意。’上不言其姓名，大夏等亦不敢问。明日，与司礼太监陈宽相会，询之，宽亦不知。既而曰：‘刘先生曾说刘宇才可大用，上不答，先生疑上听之不真，重举其人言之，上竟未之答。或者是此人未可知。’噫，宇之奸恶，圣明已知之矣。正德初，宇果大坏，荐人之难如此。一日，上又召刘、戴二公议论人物。大夏言，某一时人物，上曰：‘内阁学士刘健屡举此人，朕已熟察之矣。其人作威福，好虚名，无诚心为国。在陕西巡抚时，与镇守内臣同游秦王内苑，厮打坠水，遗国人之笑。及任户部侍郎，令他参赞北征官军，惟以参奏总兵官为事，不能画一策以裨军旅。因其误事，所以退他。这等何以称为人物？’大夏等叩头，不敢复言。

弘治癸亥以往，孝宗时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，咨访时事，慨然欲复祖宗之旧。时大学士刘公健、李公东阳、谢公迁在内阁，学士吴公宽司制诰，倪公岳、戴公珊、杨公守随皆召自南都，岳为吏部尚书，珊为右都御史，守随为大理寺卿。时户部周公经、礼部傅公瀚、兵部马公文升、刑部闵公圭、祭酒谢公铎，既而尚书许公进、刘公大夏、韩公文，都御史史公琳、张公敷华，侍郎王公鏊，相继代任。一时得人甚盛，政事多所兴革，而士之沉抑者举用殆尽。

孝皇召见刘忠宣公，谕曰：‘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商量，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。今后当罢行者，卿可写揭帖，密封进来。’对曰：‘不敢。’上曰：‘何？’曰：‘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。’上曰：‘卿与我论国事，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？’曰：‘臣下以揭帖显行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。陛下宜远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事有可否，外付之府部，内咨之内阁可也。如有揭帖，日久上下俱有弊，且非后世法，臣不敢效顺。’上称善久之。（今言）

弘治十八年八月，上召见内阁徐、刘、李、谢四公于平台，议政事。时太监李广以烧炼斋醮横被宠赉，阁疏力谏，上嘉纳，以疏示广。武冈知州刘逊，为岷府所奏，逮逊至京，科道疏救逊，下诏狱者六十余人，内阁疏救得释。十一年五月，上坐平台，召见内阁刘、李、谢三公，议罢成山伯王鏊、遂安伯陈韶、宁晋伯刘福总兵。越二日，又召见，议以保国公朱晖、镇远侯顾溥、惠安伯张伟为总兵，代鏊等，而以溥同英国公张懋管团营。盖五军、神机、三千

，所谓三大营、六提督也。六人中择二人提督团营，皆名总兵官。

讲读

太祖召钱唐讲虞书，陛立而讲。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礼，唐正色曰：‘以古圣王之言陈于陛下，不跪不为倨。’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，忤旨，待罪午门外终日，上悟，赐饭，即命撤图。唐之正色立朝如此。（双槐岁抄）

李希颜性行峻茂，贯酣群籍。高帝用荐，手书征之南畿，择为诸王子师，今分建十王者是已。教法严毅，虽诸王子，有弗若教者，或击额以管。帝抚而怒，高皇后问故，曰：‘恶有以尧、舜训尔子，顾怒之邪？’帝威用霁。

仁庙在东宫，一日，传上命，召吏部翰林院官，令举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孙讲读。明日，东宫特召蹇义、杨士奇问之，对曰：‘臣两人共举礼部侍郎仪智，然众鲜知之。’东宫曰：‘往昔吾举李继鼎，大误，后悔无及。智甚端正，但觉老矣。’士奇对曰：‘虽老，然起家学官，道理明，执守正，精神不衰。廷臣中老成正大，未见其比。’是日午朝，上顾问东宫曰：‘太孙处侍讲读已得人否？’对曰：‘已举礼部侍郎仪智，然议尚未决。’上喜曰：‘此得人矣。虽老，识朝廷大体，能直言不阿。向之元旦日食，吕震等皆欲行贺礼，惟此老与杨士奇言宜免贺，朕从之。仪智可用。’遂令日侍太孙讲读。盖文庙于臣下，有片言之善，皆记忆不忘如此。

文皇帝特简王让侍皇太孙读书，谓侍臣曰：‘孝者百行之源也，君子之所当则也。故诗曰“有孝有德”。朕闻让孝于其亲，故擢用之。’让在讲筵，首陈尧、舜之道惟在孝弟，人主躬行孝弟，则天下感化，不劳而治。每谈经，必端凝拱立，敷宣明畅，皇太孙敬而爱之。时同事之臣张山、陈瑛，以顺旨被宠，戴纶、林长懋则强谏，不少谄随。惟让谦卑自牧，简默寡言。每进规讽，亦委曲切中事情，皇太孙敛容听之，益加礼重。

宣宗尝召王英便殿，谓曰：‘洪武中，学士有宋濂、吴沈、朱善、刘三吾，永乐初，则解缙、胡广有重名。今汝当讲经史，陈道义，启沃朕心，罔俾前人独专其美。’赐内酝及钞千缗，命入内阁。

景泰中，选内侍秀异者四五人，进学文华殿之侧室，倪谦、吕原寔教之。上时自临视，命二人讲论，倪讲国风，吕讲尧典，称旨。问二人何官，倪时以左中允兼侍读，吕以中允兼侍讲。又问几品，曰：‘皆正六。’上曰：‘品同安得相兼？’令取官制视之，乃命二人以侍讲学士兼中允。他日，上再至，二人已迁坐于旁，上讶之，二人对：‘君父所坐，臣子不敢当。’上曰：‘如是不乎？’其后至馆中，惟立谈，或东西行，不复坐云。

杨守陈于经筵，一日讲武成篇，曰：‘鲁论无为而治，周书称武王垂拱而

天下治。然后世人主，有深拱禁中，委政内侍者，召阎乐之祸。有高居无为，惟嬖宠艳者，启禄山之变。何也？盖舜、武之所以无为者，由其举相、去凶、惇信明义，无一不尽其道。皆忧劳而有为，乃始佚乐而无为也。后人主，则孟子所谓“安其危而利其灾，乐其所以亡者”耳。’左右听者竦然。

上游后苑，左右谏，不听。王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，上为罢游。讲罢，尝召所幸李广，戒之曰：‘今日讲官所指，殆为若等，好为之。’

张学士元桢，南昌人。为日讲官，上命设低几，就而听之。盖张短小不及四尺，貌寝而声音朗彻，闻者竦然，上亦起敬，故设此几以便之。张自七岁能属文，称为奇童。尝请上读太极图、西铭诸书，上亟索之，内阁以图本进。上览而叹曰：‘天生斯人以开朕也。’

孝宗时尤重经筵，多有匪颁之赉。学士程敏政记其事云，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，初开经筵，赐宴及白金、宝镪。十三日，文华后殿早进读尚书、孟子，及午乃进讲大学衍义，以为常。读毕赐宴，讲毕赐茶，上皆呼先生而不名。四月二十八日以后，屡赐桃、杏、郁李、莲房，筍上黄封，鲜笋、青梅、枇杷、杨梅、雪梨、鲜藕，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屡赐，或题‘上林苑监进干清宫’八字，或题‘上林苑海子进干清宫’九字，或题‘司马苑局进干清宫茶房上用’十一字，敏政等具表称谢。且记之以诗，有曰：‘黄封进带干清字，朱实平分上苑香。’七月二十日，文华殿后讲，上顾中官，赐讲官冠、带、靴、袍。敏政预赐织金云雁绯袍一，有副金带一及乌纱帽、皂靴，面谢讫，上顾谓曰：‘先生辛苦。’共对曰：‘此皆职分当为。’顿首而退。有诗记之：‘日上罍罍晓色深，湛恩稠叠驾亲临。对衣红濯天机锦，束带黄分内帑金。久幸清班容宦履，渐惭华发点朝簪。经生启沃寻常事，消得君王念苦辛。’

孝宗好亲儒臣，一日经筵，刘学士机进讲‘责难于君谓之恭’二句，上注听久之，俯赐清问，因辨析‘陈’字之义，刘仓卒进讲，语不逮意。上谓之曰：‘此即敷陈王道之陈也。’群臣叩首谢。又问：‘何以不讲末句？’答以‘不敢。’上又曰：‘何害？善者可感善心，恶者可惩逸志，自今不必忌讳。’（历代小史）

经筵面奏，近世无闻。惟嘉靖甲申夏，吕修撰楠言，五月十二日献陵忌辰，是日讲筵，君臣不宜华服。己丑夏，陆祭酒深言，讲官讲章，不宜辅臣改窜，使得自尽其愚，因以观学术邪正。吕未几以论礼谪解州判官，陆竟以是谪延平同知。程正叔词严义正，范尧夫色润气和，皆贤讲官也，今难其人矣。（今言）

高帝建国初，遣使者樊观以束帛召青田刘基、丽水叶琛、龙泉章溢、金华宋濂至建康，入见，上喜甚，赐坐。从容问劳曰：‘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。然四海纷纷，何时定乎？’章溢对曰：‘天道无常，惟德是辅，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。’上曰：‘卿等其留辅予矣。’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，创礼贤馆处之。

高帝欲俾宋濂参大政，濂曰：‘臣少无他长，惟文墨是攻，今幸待罪禁林，陛下之恩大矣，臣诚不愿居职任也。’上厚之，每燕见，必命茶赐坐，每旦，令侍膳，询访旧章，讲求治道，或至夜分乃退。濂在朝久，若郊社、宗庙、山川百神之祀典，朝享、宴庆、礼乐、律历、衣冠之制，四夷朝贡赏赉之仪，及勋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，承上旨意，论次纪述，咸可传于后也。

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，上览川流之不息，陋尹程秋水赋言不契道，乃亲更为之，赋成，召禁林群臣观之，且曰：‘卿等亦各撰赋以进。’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，铺叙成章，诣东阁，次第投献。上皆亲览焉，复置品评于其间。已而赐坐，敕大官进天厨奇珍，内官行觞，觞已，上顾濂曰：‘卿何不尽饮？’濂跪奏曰：‘臣年迈，恐不胜杯酌，或愆于礼度，无以上承宠光尔。’上曰：‘卿姑试之。’濂即席而饮。将彻，上复顾曰：‘卿更宜嚼一觞。’濂再起固辞，上曰：‘一觞岂解醉人乎？卒饮之。’濂举觞至口端，又复瑟缩者三，上笑曰：‘男子何不慷慨为？’对曰：‘天威咫尺间，不敢重有所渎。’勉强一吸至尽，上大悦。濂颜面变赭，顿觉精神遐漂，若行浮云中。上复笑曰：‘卿宜自述一诗，朕亦为卿赋醉歌。’二奉御捧黄绫案进，上挥翰如飞，须臾成楚辞一章，曰：‘西风飒飒兮金张，会儒臣兮举觞。目苍柳兮袅娜，阅澄江兮水洋洋。为斯悦而再酌，弄清波兮永光。玉海盈而馨透，浮琼斝兮银浆。宋生微饮兮早醉，忽周旋兮步骤踉跄。美秋景兮共乐，但有益于彼兮何伤。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时书。’濂既醉，下笔字不成行列，甫缀五韵，上遽召濂至，命编修官朱右重书以遗濂。遂谕濂曰：‘卿藏之以示子孙，非惟见朕宠爱卿，亦见一时君臣道合，共乐太平也。’濂叩首以谢。上更敕侍臣应制赋醉学士歌者四人，考功监丞华克勤、给事中宋善、方征、通闻；而续赋者五人，秦府长史林温、太子正字桂彦良、翰林编修王琯、张唯、典籍孙蕢。

洪武五年甘露降，太祖召宋濂，赐坐。上躬执金杓，炼汤于鼎，取甘露投之，手注于卮以赐濂，曰：‘此和气所凝也，能愈疾延年，故与卿共之耳。’

濂奏事久，称倦，上命璲、慎共扶下殿。祖子孙三世皆官内廷，当世以为盛。复以先生艰于行步，特选良马以赐。上亲作歌，复诏群臣咸作之，以宠耀焉。

宋潜溪太史乞归时，御制诗二句饯之云：‘白下开樽话别离，知君此后迹

应稀。’太史续之云：‘臣身愿作衡阳雁，一度秋风一度归。’上悦，赐白金锦币文绮，曰：‘与汝作百岁衣也。’自是岁一来朝。后子璲被诛，乃讳迹焉。

太祖尊礼刘基，尝称老先生而不名。又曰：‘吾子房也。’

洪武十二年，太祖召四辅官吴源、杜敦、赵民望、李祐游东苑，命联句作柏梁体一章，云：‘踞盘龙虎肇豪英，（太祖。）五色卿云炫月明。（臣敦。）王气莹然垂景象，（臣源。）民风乐尔见升平。（臣敦。）山河百二金陵最，（臣民望。）宇宙千秋帝业成。（臣祐。）暗忆六朝兴替事，（太祖。）祯祥未尽又加祯。（臣敦。）’详观诸臣之作，虽远不及圣制之尽善尽美，然君臣之间，情礼蔼然，与明良、喜起之歌同一揆也。

状元任亨泰，圣祖宠遇特隆，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。圣旨建坊自此始。亨泰，襄阳人，为修撰。每召建议，即赐手诏，书襄阳任而不名。寻与黄子澄并拜詹事府少詹事，仍兼修撰，而擢礼部尚书。

洪武年，择解额内隗异者俾肄业，其中张唯等凡十有七人寔与选。正月甲寅，命题赋诗，诗成称旨，唯等皆擢翰林国史院编修，以赞善大夫宋濂、太子正字桂彦良分教之。上谓曰：‘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辅，卿其勉之。’听政之暇，辄幸堂中，取其文亲评优劣。命光禄日给酒馔，每食，皇太子、亲王迭为之主，唯等待食左右。冬夏赐衣及弓矢鞍马，恩礼甚厚。

建文君即位，眷念旧学，屡问董伦，左右多言伦可用。召拜礼部侍郎兼学士，与方孝孺入内阁侍经筵。是年秋，御书‘怡老堂’三大字及髹几、玉鸠杖各一以赐。

永乐四年八月，集翰林儒臣及修书秀才十数人于丹墀内，同赋白象诗。擢右庶子胡广为第一，王涯为第二，余赏赉有差。

王文靖公弟汝嘉，洪武中以事充五开卫军。成祖一日问文靖公曰：‘闻汝有弟，今安在，其才何如？’文靖叩首言：‘臣弟进，见充军五开卫，其学与臣相似。’上即命取回，试天马歌并经义二道，除大庾县学训导。大庾自开科无举人，汝嘉至，择其天资明敏者，昼夜督教，自是登进士者二人。汝嘉遂入翰林为五经博士，升侍讲，卒。

昆山夏太卿，年少登科，丰姿甚美。一日与中书廿余人在文渊阁写某书，成祖见其字，甚爱之。语诸人曰：‘今后俱效此小中书写。’因问姓名，以其名昶，移‘日’于‘永’字之上，今人遂皆从此体。（寓圃杂记）

王翰林洪以总角登第，成祖喜甚，命礼部与行三加礼毕，赴琼林宴，入官翰林，与王直、王英齐名，称三王。后有忌之者，出为刑部主事，人皆惜之。平生诗文甚多，不能俯仰于人，故终不显云。

孔谔，山东曲阜人。永乐中举乡试，上以圣裔，欲宠异之，特赐进士。官左春坊中允，赐宅一区，命教太子。谔师道严正不阿，上亦惮之。

杨荣进言十事，皆指斥五府、六部、三法司积弊。成祖览而喜之，密与荣曰：‘实切时病，但汝为心腹之臣，若进此言，恐群臣益相猜疑，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。’于是得监察御史邓真，俾入奏。众皆股栗，免冠请罪。诏诸司即日浚改，怙终者不赦。

仁宗皇帝每朝会罢，有机务计议，必亲御翰墨。坐杨文敏姓名，识御宝，或用御押封出，付公规画。公感知遇，益竭诚体国。侍讲王璉，每休沐，会公与语，退谓人曰：‘公志在朝廷，不少间于燕私之时，真可谓为社稷臣也。’（年谱）

仁庙于宫僚邹济、徐善述、王汝玉以及杨士奇、梁潜、蒋御医用文等，皆被诗文、宝翰之赐甚多。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，永乐十六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书一通，冬至赐诗一首，永乐十五年、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问古诗各一首，十月二十七日呈试王业古诗一首，录之令旨、书、诗各一，以见昭皇帝崇文礼贤之盛德云。其文曰：‘令旨说与好古，尔将选诗内取易入手解意的诗，分类赋比兴三字，每字要十六句八首，十二句八首，八句八首，明日早要进来看。又闻卿染疾，可稍安不？乃冬寒，善加汤药，顺时将息。旨不多及。’‘皇太子致书赞善好古先生：余今欲学作表，卿可一如诗题，立例意思，余为构文请益。’好古具诗题与表题，间日封进，以广琢磨。‘今晨览卿为余所改之诗，甚是丰采清雅，真有益于日新。但卿疾不痊，未及存问，日见扰烦，岂尚古优待高年才望之事乎？然优待之心，岂忘朝夕也。但卿今年迈，恐余为学有日，似卿朴直苦口者百无一二，面谀顺颜者比有之，故特相为覩缕者，为卿才德直谏。趁卿康健，笃于其事，卿无惮劳，弼余成业。惟望药石之言，日甚一日，毋犯鳞触讳之虑。若余成学，报答之礼，岂得忘之？春暖犹寒，当善为汤药，顺时将息，以慰余怀。旨不多及。永乐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至。’赐赞善徐好古：‘清朝盛文治，辅德资儒耆。念彼筋力倦，趣朝谅非宜。赋诗有佳致，纳诲多良规。起予得深趣，欢怀浩无涯。新阳届初复，况此承平时。酬劳见尊酒，庶以劳期颐。’‘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，致祭于故赞善徐好古之灵曰：卿伟量渊宏，博览古今，正宜佑余文学，匡余政治。岂期一疾，遽然而逝。兹者黄钟应侯，天道伊周，顾诸寮吏，不见于卿，哀哉痛哉！不复闻卿赞益之言矣。今特遣庶子邹济，奠于灵筵，卿其不寐，庶克享之。’‘皇帝遣天台县某官谕祭于故赞善赠太子少保谥文肃善述曰：卿昔从朕于储宫，有启沃匡辅之益，嘉念不忘。兹惟仲春秋特致常奠，用伸怀旧之情，尚其飨之。’（水东日记）

仁宗为皇太子，命蹇义兼詹事。时师傅皆勋臣兼之，而辅导责任文臣，詹事盖元僚也。上欲有谕皇太子，率谕詹事往导意，义亦委曲周悉。皇太子尤爱重义，所言靡不信用。满三载，升资政大夫。

蹇忠定，赐第大明门内。上累命中人进式，皆不称，上亲画图，命工戒十日落成。公官冢宰者三十年，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，故永、宣之间，士风吏治，庞厚可观。秦誓所谓‘断断兮无他技’者，公庶几矣。

郭玘代蹇忠定为吏部尚书，上谓曰：‘卿为朕择才，古人当斯任者，必勤于咨访，有得即录，故官不乏人，吕蒙正夹袋虞允文材馆录是也。慎留意。’公秉衡十四年，务采实行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。虽为内阁所侵，能坚忍持正，自行其志。选中书舍人二十八人，专习羲、献书，以黄文简公淮领之。一日，上谓文简公曰：‘诸生习书如何？’公对曰：‘日惟致勤耳。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陈宗渊者，一同习书，然不敢侪诸人之列，但跪阶下，临榻颇逼真。’因问：‘卿尝持所书来否？’公因出诸袖中，乃览之，喜甚。目公曰：‘此何乡人？’对曰：‘越陈刚中之后也。’上素闻刚中名，改容久之，曰：‘自今当令此人与二十八人同习书。’公曰：‘然尚在匠籍，又须如例与饮食给笔劄。’俱从之。且令有司落其籍，宗渊遂得入士流云。

礼部侍郎金公问，在仁庙时，尝赐欧阳居士集二十册，宝藏之。既而所居不戒于火，失去八册。后宣庙在文华殿，公被顾问，因从容言赐书事，宣庙令内侍为补之。踰数日，得赐，虽纸色不同，而两朝恩赐复归于完，真殊遇也。

宣德二年春，太皇太后御便殿，召王振欲诛之，三杨申救得免。太后因询诸大臣名，及杨溥，乃叹曰：‘先皇帝尝称卿忠，不谓今日得相见也。’溥叩首感泣，人拟苏轼奇才之对。

宣德中，驾幸杨士奇第，夜已二鼓，士奇惊起，朝服而迎。但见仪从塞屋，香气氤氲，不知上所在，惟向北拜不已。上方倚东阑看月，笑而呼曰：‘士奇，朕在此。’所赐已充庭矣。

宣宗御制诗一章，赐荣及蹇忠定、杨文贞、文敏三公，且曰：‘朕茂膺天眷，惟尔四人赞翼之功。’因赐宴，尽醉而罢。

杨文贞公在内阁时，夫人已早世，惟一婢侍巾栉而已。一日，中宫有喜庆，大臣命妇朝贺，太后闻公无命妇，令左右召其婢至，则诸命妇已退矣。太后见其貌既不扬，衣复俭陋，命妃嫔重为梳整，易内制首饰衣服而遣之，且笑云：‘此回杨先生不能认矣。’翼日，命所司如制封之，不为例，其眷遇之隆如此。闻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导之母也。导字叔简，能诗文，善谈论，以尚宝卿升是官。（征明云：文贞薨时，夫人犹在，且不闻有封婢之说，或他日以导推恩，容或有之。按，文贞元配严夫人，继郭夫人，即此婢也。朝廷特降制封之

，其制词载在文贞续集附录内，安得云无？衡山一时未之考耳。）

王翱被赏资金玉束带、锦绣衣服、银币玩器等物，岁无虚月。屡召与近臣同游西苑、南城。及扈从猎近郊，燕赐优渥。一时擢用廷臣，惟公言是听，有出他人荐者，亦必待公而决。每召见便殿，访问从容，呼以‘老王’而不名，其见敬礼如此。

张益故庐被灾，手疏于朝，称‘老母守志，孤臣违养，弱弟相依，以供朝夕。而不戒于火，以毁先人之遗，以伤母氏之心，皆臣不孝所致。愿赐休终养’。奏闻，英庙惻然，谕工部查官房赐之。得故太仆少卿邓浩房若干间，在聚宝门镇淮桥东，遂降敕给与。

正统己巳，大驾北狩，边警日严。选使虏者，得中书舍人赵荣，升大理寺少卿以行。高文义公谷时在内阁，嘉荣之奋忠，解所束金带与之。

天顺改元，薛瑄入内阁。一日，上方小帽短衣，闻先生奏事，为更长衣。世拟之不冠不见黜。

胡忠安公，天顺元年八十二，辞免师傅，以礼部尚书致仕。时公三弟皆年七十余，康强无恙，苍颜皓发，燕乐一堂之上，名堂曰‘寿岂’，自为之记。年八十九薨。盖公自建文庚辰登第，立朝几六十年，为尚书三十一年，知贡举者十，天下学士多其门生。及乎名成身退，而犹有天伦之乐，福寿如公，世之一人而已。

天顺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，上御南薰殿，召王翱、李贤、马昂、彭时、吕原五人入侍。命内侍鼓琴，鼓者凡三人，皆年十五六者。上曰：‘琴音和平，足以养性情。曩在南宫，自抚一二曲，今不暇矣。所传曲调，得于太监李永昌，永昌经事先帝，最精于琴，是三人者皆不及也。’贤等对曰：‘由此不辍，亦可精。’因皆叩头曰：‘愿皇上歌南风之词，以解民愠，幸甚。’上起，人赐箱鹤顶博带一条，皆亲举授，五人者叩头而出。

刘翊在经筵久，称讲官第一。宪庙雅重之，呼为‘东刘先生’，以别刘吉也。特赐图书曰‘嘉猷赞翊’。

刘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书，戴庄简公珊任左都御史，时有大政事，上每召二公面议。弘治乙丑春，二公对毕，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赐，且面谕曰：‘卿等将去买茶果用，朕闻朝覲日，文官避嫌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。如卿等，虽开门延客，谁复有以贿赂通也？朕知卿等，故有是赐。’且命不必朝谢，恐公卿知之，未免各怀愧耻也。（延休堂漫录）

每朝罢，百官侍侧，独宣刘大夏循御陛旁以上，讲论移时，诸僚咸啧啧称赏，而大臣多不悦之。二学士或于阁门伺公出，问上所言。尝有朝士赋诗曰：‘当时密语人不知，左右惟闻至尊羡。’盖纪实也。

刘文靖位极人臣，寿至九十四，功成身退，完名以归其乡二十余年有奇。嘉靖初年已九十，降诏存问，又遣抚臣即其家，赐束帛、饩羊、上尊酒。又官其子为中书舍人，加太师，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孙为尚宝司丞。（传）

毛澄，弘治甲子为谕德，侍皇太子于东宫，充讲读官，敷奏明畅。孝宗闻之甚喜，彻御前中秋宴以赐之。

文皇嗜沈度书法，尝镂其名氏于笏，涂金以赐。及孝宗尤嗜之，官其孙世隆为中书舍人。（历代小史）

武宗自南都还，驾过镇江，幸阁老杨公一清第，达夜畅饮，制数诗刻于堂。又爱其假山之胜，取数石去。幸阁老靳公贵第，抚其柩，选番僧善咒者忏之。

礼乐

吴元年七月乙亥，先是，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，至是始集。上御戟门，召学士朱升领之入见，设杂乐阅试之，上亲击石磬，命升辨别五音，升以宫音为徵音，上曰：‘何乃以宫作征邪？’起居注熊鼎对曰：‘八音之中，石最难和，故书曰“于予击石，百兽率舞。”’上曰：‘石声固难和，然乐以人声为主，人声和则八音和矣。’因命乐生登歌一曲，上复叹曰：‘古者作乐，以和民声，格禅人，而与天地同其和。近世儒者，鲜知音律之学，欲乐和，顾不难耶？’升对曰：‘乐音不在外求，实在人君一心。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。’上深然之。其后命升等撰圜丘、方丘乐章，而朝享太庙诸乐章，则诸翰林儒臣梁寅等分为之。

陶安与省臣李善长等进郊社宗庙议，请分祭天地于南北郊，冬至祀上帝于圜丘，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。夏至祀地祇于方丘，以岳镇海渎从祀。宗庙则四代各为一庙，皆南向，以四孟及岁除凡五享。孟春特祭于太庙，孟夏、孟秋、冬岁除，则合祭于高祖庙。社稷宜祭以仲春、仲秋上戊日。皆从之。安复奏：古者天子大社，必受霜露风雨，以达天地之气。若亡国之社，则屋之不受天阳也。今创屋非礼，若祭而遇风雨，则于斋宫望祭。上是之。复奏议冕服之制。凡国家制度礼文，多安所拟。上尝制对赐安，曰‘国朝谋略无双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’。

陶凯以翰林应奉升礼部尚书，请建奉先殿于清宁宫左，上日焚香，朔望荐新。及节序、生辰祭用常饌，行家人礼。上从之。凯与藁城崔亮相可否，亮亦善论奏，一切礼仪，皆其所定制。燕飧九奏乐章，克协音律，有和平广大之意。元时淫词艳曲，悉屏去之。

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鸿胪寺奏习正旦贺仪。上召礼部翰林院官问

曰：‘正旦日食，百官贺礼可行乎？’尚书吕震对曰：‘日食与朝贺之时先后，不相妨。’侍郎仪智曰：‘纵然，同日免贺为当。’上顾问翰林诸臣：‘古有日食，行贺礼否？’杨士奇对曰：‘日食，天变之大者，前代元旦日食，多不受朝。宋仁宗时，元旦日食，富弼请罢宴彻乐，宰相吕夷简不从，弼曰：“万一契丹行之，为中国羞。”后有自契丹回者，言虏是日罢宴，仁宗深悔。今免贺诚当。’上曰：‘君子爱人以德，不以姑息，其免贺及宴，仍赐节钞。’

永乐中，礼部郎中周讷请封禅泰山，胡文穆公力以为不可。上虽黜讷言，而观望者犹不已。公因撰郤封禅颂以上，自后遂无更言者。（杨士奇撰碑）

景泰元年八月，太上皇帝车驾自北狩还，方议奉迎礼，众涉疑未定。千户龚遂荣寓书于大学士高谷，言奉迎当从厚。谷即袖其书以进，且曰：‘武夫尚知此礼，况儒臣乎！’已而朝廷以遂荣非分，下锦衣狱。会车驾至，百官郊迎，谷复上章以伸前议，闻者赅之，而遂荣亦释。

诏集议祧庙，礼部侍郎倪岳请祧懿祖，而以德祖比宋僖祖，百世不迁。杨守陈抗言：‘礼，天子七庙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乃孔子之言。故凡号太祖即始祖，必事之以配天，若商周之契稷，皆以功而非论其本统也。宋之僖祖及我德祖，可比商报乙、周亚圉，非契稷比。议者徒议大儒尝有取于王安石之说，而不从孔子，遂使七庙之间，既有始祖，又有太祖，太祖既以配天，而不正南向之位，名与实乖，岂先王之礼哉！若谓降而合食为非礼，则王者既立始祖之庙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，固无嫌也。宪宗升祔，请并祧德、懿、熙三祖，自仁宗以下为七庙。异时祧尽，则以太祖拟商周契稷，而祧主藏于后寝，祫礼行于前庙，时享则尊太祖，祫祭则尊德祖，各不失尊，庶无悖礼。’议者竟不能从。宪宗山陵礼毕，神主将升祔，于制当祧庙，下礼部集廷臣议。或以德祖以下四庙，以次当祧至太祖，为百世不迁之祖。倪岳力辩：‘此说固所以尊太祖，然岂太祖崇本尊亲之意哉？故周既追王太王，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，其意盖出于此。国家自德祖以上，莫推其世，则德祖乃周之后稷也，不可祧。僖、懿、仁三祖，以次当祧。至太祖、太宗，为周之文、武，百世不迁。今宪宗新祔，当祧懿祖一庙，宜于太庙寝殿后别建藏祧主之所，如古夹室之制。每岁暮则奉祧主合享，亦应古祫祭之制。’

倪文毅公岳为礼部尚书，值遣祭金阙真人，奏曰：‘徐知证、知详，唐叛臣之裔也，祀典不敢议，但岁时典祀。一寺官之职耳，宗伯何与焉。’遂为令。

弘治癸亥春，大风伐祖陵松柏，上遣礼侍王公华往凤阳祭告。公陛辞，俯伏三叩头，上命赐酒饭，公起，顿而俯伏三叩头，时朝行叹其知礼。盖前此二

事叩头，总一俯伏，若作一事也。

初，往迎世宗皇帝入继大统，毛澄与使焉，既得命，兼程以进。比至，有议行五拜三叩首礼以见者，公曰：‘今遂如此，后当何以加之？且将来劝进辞让之礼行乎？废乎？’上闻而是之，赐彩段十表里，白金千两，下及仆从皆有赉。

世庙成，章圣皇太后欲行庙见之礼，议礼者引唐开元初婚庙见仪，欲太后中宫追谒太庙，次谒世庙，以为礼。刘龙以为祖宗家法，远过汉、唐，百余年来，无母后入庙之礼。会典所载，奉先殿盖为内庭告谒而设，今观德殿既准奉先殿，则世庙不当入矣。陛下盛德中兴，比隆尧、舜，成宪所在，岂容变更。上曰：‘圣母有命，朕不敢违，其令礼官再议。’公复执奏，言：‘妇人无遂事三从之义，春秋不废。陛下以守祖宗之家法为孝，不宜顺圣母之心，臣昧死不敢奉诏。’上震怒久之，竟曲从其议。

庄敬皇太子冠，徐公阶受命赞冠，甫成礼而暴疾薨。公当议丧礼，以上及百官皆为期之服，百官仍诣门哭。上不恠，谓天子绝期不制服，其百官服可无诣门哭临礼，着诣停柩所。辅臣读至服可无而句之曰：‘以青衣角带往可也。’公曰：‘不然。绝期者天子也，非百官也。’曰：‘可无诣门而已，非可无服也。且未有哭临而不衰服者。’定议以齐衰服临。上使中涓诤而是之，令宫中仍皆服衰。

天子方中兴，制礼乐，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称，其尊为先师。而言者遂上书，言阙里庙器物如王者，非当。陈公襄持不可，曰：‘陛下尊孔子先师，以抑之耶，将尊之也？即尊之，阙里制当益，亡所裁。言者不自惟，而谬推测圣意，宜置罚。’上报如公。

上好更定礼制，欲绌孔子王号，去像为木主，于笾豆礼乐，皆有所抑损，而首揆张孚敬缘上指而发之。下儒臣议，相顾偃蹇，亡异同者。徐阶独条其三不必、五不可，状甚辩，疏上，报闻。孚敬坐朝堂，召阶，盛气诘之。阶徐理前说，且曰：‘高帝尽革岳渎号，而独不革孔子者何也？’孚敬遁曰：‘高帝少时作耳，安可据？’阶曰：‘高帝定天下而后议礼，宁少耶？果尔，明公之议四郊，何以力据高帝少作？’孚敬颊尽赤，曰：‘尔谓塑像应古礼不？’阶曰：‘塑非古，然既已肖而师事之，何忍毁也？’孚敬曰：‘程氏不云乎，“一毫发不似吾亲，可以亲名之乎？”’阶曰：‘有一毫发而似吾亲，毁诸可乎？且明公能尽必列圣之御容无毫发不似乎哉？即何以处之？’孚敬语塞。

修撰姚涞请黜元世祖，以正祀典。下礼部覆议，以为胡元受命九世，世祖最贤，其一代之治，有足称者，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，亦春秋与善之法。

且自古帝王常优崇胜国，以昭忠厚，太祖神谋睿断，必有所见，故载在祀典。百余年于兹矣，宜遵旧制，庙祀如故，此千古不易之论也。上竟从部议。其后以岁有边患，而主事傅伯栋建言，遂撤去塑像，革其祀。

嘉靖时，杨文襄再入内阁，上以张锦奏迁显陵事谕公，对曰：‘地道尚静，体魄宜安，山陵既定，其静已久。大事既襄，体魄已安，无故举迁，恐有他虞。况献皇帝穴葬之后，陛下自藩邸升为天子，不谓之吉壤可乎？’竟不果迁。世庙成，章献皇太后欲谒庙，公奏以为今制无母后谒庙之文，累朝亦无其事，遂止。（行略）

荐举

东里杨先生，尝见昆山屈昉送行诗有佳句，默识其名。一日，知昆山县罗永年以事至京，投谒，东里问：‘昆山有屈昉，何如人？’永年茫然无以对。东里曰：‘士人尚不知邪？’永年惭而退。及还任，乃求昉识之。未几，有诏举经明行修之士，永年乃以昉应，诏除南海县丞，卒官。前辈留心人物如此。

杨文定公溥在内阁时，其子来自石首，备言所过州县官迎送馈遗之勤。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时知江陵县，不为礼，公闻而异之。后廉知其贤，即荐知德安府，其为县才八月而已。

正统间，杨文贞公自江西还朝，所过馈送，一切不受。耿清惠公时为淮扬盐运使，馈鸡四翼，茄一盘，杨公受之，且携手而行。其激扬之意，默寓于交际如此。

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，有手折子书知府以上姓名，怀之袖中，暇即展阅。尝闻宋吕申公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，事件当行已行条目，谓之掌记，与公政同。（陆俨山外集）

杨文贞公荐达士类，多践清华，如苏之一郡盖有三人，则天下从可知也。三人为尚书杨仲举、都御史吴讷、五经博士陈嗣初。仲举与文贞在武昌，因患难之交，讷黑窑匠以一文，嗣初教书儒生以一诗，皆入启事，悉登台阁。今人虽曰诗文百篇，谁复闻有荐一人者。

宣德中，鲁穆为福建佥事，持宪甚严，不避强御。杨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，鲁置之于法，略不少贷。文敏知，即荐为佥都御史。

河东薛文清公瑄为御史，巡按山东，建言内外宪臣缄默不言，顾都宪佐恶之。后公考满，顾署下下，不称职，公未尝介意。景泰辛未秋七月，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。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江公渊言于上曰：‘薛瑄历官，罢而复起，始终不易其操。昨者奉命督四川、云南粮饷，以给贵州之师，日夜劳心，思竭筋力，以底有功。今年才六十，耳目聪明，未觉衰耗。臣愚以为瑄之学之才

，宜置之馆阁，以资其助，不宜俯徇其情，听之去也。’于是诏留复职，寻升南大理卿，未几果入内阁。顾公在都察院，清刚有重望，为先朝名臣，然以江公爱惜人材之心较之，其优劣何如也。

李文达公初荐布政陆瑜为刑部尚书，石亨以私譖之，久不召对，众为公危。及瑜当拟旨到任，同事者谓宜拟侍郎，公曰：‘吾以尚书荐，而改拟侍郎，则自嫌不信矣。’竟拟尚书，从之。后瑜颇称旨，乃复召对如旧。（琐缀录）

黄仲昭历文选郎中十五年，持选法最慎，汲汲以人才为虑。尝曰：‘国朝用人才，犹农家之积粟，粟积于丰年，乃可以济饥，才储于平时，乃可以济事。自顷人矫激沽名，以闭门谢客为高，天下人才何由知之？’故公退，客至辄延见，询访有所得，必书于册，而一参之舆论，荐于天官卿，用之必当其才，虽小官亦不敢忽。或因势家干请，辄力言不可。又谓：‘用人莫要于提学，得人，则能培养天下之才，斯足取用。’每欲推荐周时可、周良石、陈士贤、张时敏、胡希仁诸公次第用之，虽不及尽举，亦可谓知务矣。侍郎谢铎尝称之曰：‘在文选，每见其喜，则知贤者之得进，见其忧，则知小人之不得退。十有五年，始终一节不少变。’（吴宽撰传）

王端毅于弘治之初柄政铨府，如钜鹿耿公、华亭张公、襄城李公、莆田彭公、盱眙何公、钱塘倪公，才猷风节，维国之桢，皆丰芑数世之培植，海内所慕望者。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，宣谋猷，输忠赤，同寅协恭，以毗弘治之治。君明臣良，至今天下追思遐咏而不能已。忠谏久废如王徽、黄仲昭、贺钦，迂直如周瑛、祁顺，并皆荐用。裁抑侥幸，褒崇名节，无敢以私干者。（神道碑）

杨一清于时政最称为通练，而性阔大，不甚饰边幅，爱乐贤士大夫，与共功名，朝有所知，夕即登荐，以是桃李遍天下。

徐谦斋作相，终始孝庙一朝，当时治教熙洽，可以比隆三代。盖一时正人如王端毅、马端肃、刘忠宣、倪文毅、张东白、杨文懿、张庄简、韩贯道诸人，布列六曹，戴简肃掌都察院事，章枫山、谢方石为两京祭酒。百僚师师，真可谓朝无幸位，野无遗贤，虽则主上明圣，而谦斋之休休有容，诚有所谓‘若己有之，中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’者，故能佐成孝庙十八年太平之治。至武宗初，谦斋去位，中更逆竖乱政，其所以镇压而扑灭之者，犹先朝之旧臣也。

林见素，嘉靖初再起为刑部尚书，方到京，适文征明应贡而至，见素首造其馆，遍称之为台省诸公。时乔白岩为太宰，素重见素，乃力为主张，授翰林待诏。见素曰：‘吾此行为征仲了此一事，庶不为徒行矣。’

霍韬自以进贤为己职任，故秉公论荐，不避亲仇。推升霍赐，奏录梁次挹，俱内举之人也。荐丰熙、杨慎、徐文华、唐枢等，皆大礼大狱得罪，陆粲则攻击公与张桂者也，举动光明，人咸钦服。疏荐王守仁平宸濠、平田州思恩八寨军功，及荐王琼之政事优长，王九思、康海、李梦阳之文章古雅，其推贤让能有如此。

嘉靖末，徐文贞公在政府，时典铨为严文靖公，并加意人才，故郎署如李公世达、陆公光祖、曾公同亨、余公敬中，一时承其意，揄扬殆尽。偶诸郎燕饮，当举令，余公曰：‘今日之会，不必投琼射覆，但各举林居名士一二人，不当，以大白浮之。’余即举关内傅应诏、山东崔孔昕，众谓得人。傅方以郡守终养，崔以推官诖误，久居里中。因同白徐公，徐曰：‘吾闻此两人久矣。’遂起用之。

吏部尚书严讷等言：‘今年朝覲考察之后，臣等已将存留官资望相应者，量才推用，然犹惧杂流冗职，尚有遗良也。乃创立访单，发来朝官，令各举所属府佐以下治行卓异者，送部议处。夫朝廷悬爵以励臣工，即待之以优，犹有自处于薄者。若夫位卑禄薄之臣，或自弃于进步之有限，或自懈于作兴之无由，则其苟且随堕，无足过责。而乃有卓然志向，克自树立，非豪杰不能也。夫非常之士，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，故国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冯坚，以直厅而历布政使如王兴宗者。臣今亦欲稍仿此意，将考荐皦然无疵、历历可证者，间请超擢一二，不为常例。如此，则皇上之斥幽也，覲典之外，又施于不测，而人人既怀兢业之心。其陟明也，循资之外，又加于非常，而在在咸奋廉勤之志，于清时盛治，裨益不小。’从之。

献替

章公溢子存道，部乡兵万五千，从李公入闽，闽平，诏以兵从海道北征，公执不可，曰：‘乡兵农人耳，始令征闽，许以事平归农，今复调之，是爽信也。’上不恚而罢，公继奏曰：‘兵已入闽，俾还州里，昔尝叛逆之民，宜籍为军，使北征，一举而恩威着矣。’上喜曰：‘孰谓儒者果迂阔哉！’太祖与宋濂谈神仙，对曰：‘汉武好神仙而方士至，梁武好佛而异僧集，使移此心求贤，则天下治矣。’

舍人耿忠奉使回，奏广信郡县官多违法，前所陈茶税失实，时新行赦。上怒，趣中书遣御史往廉状，丞相李韩公善长谏，不听，御史已受诏，丞相复谏，不从。乃与给事中尹正谏曰：‘朝廷新立，将布大信于四方，今肆赦之后，复以细故而烦御史按问，既失信，且褻国威。’上良久乃曰：‘止，其追御史毋往。’

上初以叶琛为洪都府知府，至是陈氏入寇，琛死之。上以刘基为太史令，值荧惑守心，群臣震惧，基密奏上，宜罪己以回天意。次日上临朝，即基语谕群臣，众心始安。后大旱，上命基谕滞狱，凡平反出若干人，天应时雨，上大喜。基因奏请立法定制，遂从之。

胡文穆母丧还朝，上问民间疾苦，公对曰：‘百姓颇安给，惟有司穷治建文时党与，枝附扳坐，诬害善良甚苦。’上立命罢追诘者。（行状）

杨文定为司经洗马，一日，东宫问汉廷尉张释之之贤，溥对曰：‘世岂无释之，但无文帝宽厚仁恕之君用之尔。释之固难得，文帝尤难得也。’退采文帝关治道者编为事类以进，皇太子嘉纳之。（古穰杂录）

永乐中，礼部郎中周讷建言请封禅，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，上皆不听，时惟学士胡广之言与上意合。既退，作却封禅颂奏之。

谢琰尝举政要一十五事，名曰直言治平策。反覆万余言，皆裨实用。

英宗问迎复事，贤曰：‘当时亦有要臣者，臣不敢从。’上怪，问：‘何也？’贤曰：‘天位乃陛下所固有，若景泰不起，群臣表请复位，名正言顺，何至以夺门为功？夺之一字，何以示后？此辈实贪富贵，非为社稷计，倘景泰先觉，亨等无足惜，不审陛下何以自解？然天下人心所归向陛下者，以正统十数年间，凡事节省，与民休息故耳。’上竦然大悟。四年春，诏以迎驾夺门冒功升者凡四千人，悉褫职。

李公贤上疏言：‘帝王之道，在赤子黎民，禽兽夷狄，虽圣人一视同仁，其施也必由亲及疏，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养禽兽者。今狮象鞅官，不下万余，以俸言之，指挥使俸三十五石而实支一石，鞅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，是鞅官一员，当京官十七员半矣。传曰“朝无幸位，则食之者寡”。此岂幸位之比？况夷狄人面兽心，一旦有警，其势必不自安，前代五胡之乱，可不鉴哉！乞断自宸衷，为万世计，敕兵部渐次出之于外，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，又可以消未萌之患。盖公筮仕即有志当世如此。虽议者难之，而已巳之变，畿内鞅官群起扇乱以应虏，公言始验。

天顺癸未，空中有声。大学士李贤密疏曰：‘传言“无形有声，谓之鼓妖”。上不恤民，则有此异。’因条不便于民者十事，上皆从之，即诏天下。贤又请罢江南所造段疋、磁器，清锦衣卫囚，止各边守臣进贡，下番所遣使臣，停中外买办采办。上不从。贤执之数四，止取前十条行之。左右见贤力争，皆寒心，同列亦为贤惧。贤曰：‘古之大臣，知无不言，今虽不能尽然，至于利害系国家安危者，岂可默默以苟禄位？’然上圣明，亦不以为忤也。

天顺二年，郊礼成，上太后徽号，因褒崇外家，以元舅会昌侯总营兵，其弟复乞升，上曰：‘足矣，复希恩泽，太后必见怒。’李文达贤曰：‘祖宗以

来，外戚不与政，今会昌侯若此，不识太后知之乎？’上曰：‘太后正不乐此。’贤曰：‘此见太后盛德，但后不可为例耳。’英皇以景帝薨，欲令汪妃殉葬，公奏曰：‘汪妃虽立为后，即遭幽废，若令随之，情所不堪，况幼女可悯。’上恻然曰：‘卿言是。朕以为弟妇且少，不宜存内，初不计其母子之命。’遂遣居旧府。

天顺初，石亨与太监曹吉祥怙宠擅权，有投匿名书指黜时政者，缉捕甚急，举朝惶骇。亨劝上出榜，募能告捕者，赏以三品职，上令撰榜格。岳季方与吕文懿入见上曰：‘为政自有体式，盗贼责兵部，奸宄责法司，岂有天子自出榜构募之理？纵欲穷治其事，缓则人情怠忽，事自觉露，急则人情危惧，愈求韬晦，不如弗究。’吉祥从傍请究甚力，上徐谓曰：‘正言是也。’

林俊之劾继晓也，下之狱，上怒甚，事且不测。司礼太监怀恩叩首诤曰：‘不可，自古未闻有杀谏官者。我太祖、太宗时大开言路，故底盛治。今欲杀谏臣，将失百官心，将失天下心，臣不敢奉诏。’上大怒曰：‘汝与俊合谋讪我，不然，安知宫中事？’举所御砚掷之，恩以首承砚，不中，复怒仆其几，恩脱帽解带，伏地号泣曰：‘不能复事陛下矣。’上命左右扶出东华门，恩使谓镇抚司典诏狱者曰：‘若等谄梁方，合谋倾俊，俊死，若等不得独生。’乃径归卧家，曰中风矣，不复起视事。上无如之何，命医治疾，使者劳问旁午于道，俊得不死。时以星变黜传奉官，御马监张敏请于上，凡马坊传奉皆如故。敏持疏谒恩，跪于廷，恩徐曰：‘起，起，病足不能为礼。’问何为，曰：‘得旨，马坊传奉不必动。’恩大言曰：‘今日星变，专为我辈坏国也，外臣何能为？今甫欲正法，汝又坏之，他日天雷击汝首矣。’指其坐曰：‘吾不能居此，汝来居之，汝兄弟一家遍居权要，又欲居我位乎？’敏素骄贵，又老辈也，闻其言，不敢吐气，归家愤恨死。章瑾以宝石进，谋为锦衣卫镇抚，命恩传旨，恩曰：‘镇抚掌天下之狱，武臣之极选也，奈何以货得之？’上曰：‘汝违我命乎？’恩曰：‘非敢违命，恐违法也。’乃命覃昌传之，恩曰：‘傥外廷有谏者，吾言尚可行也。’时俞子俊为兵部尚书，恩讽曰：‘第执奏，吾从中赞之。’俞谢不敢，恩叹曰：‘吾固知外廷无人也。’时都御史王恕屡上疏论事，言甚切直，恩叹曰：‘天下忠义，斯人而已。’力左右之，卒免于祸。及弘治初，言路大开，进者过为激切，或指内人为刀锯之余。覃昌大怒，恩曰：‘彼言是也。吾侪本刑余之人，又何怒焉？’

刘公翊善谈论，遇人无矫饰。景泰初，议迎銮，成化初，议睿皇后丧礼，末年论李孜省左道乱政，动摇国本，密疏昌言，卒定储位，有大臣之节。林俊尝曰：‘余以妖僧孽寺，售术贡邪，不揆狂躁，上干宸怒，缚下诏狱。刘公立为上解，乃得薄谪。’

杨守陈尝言，谓：‘国可灭，史不可灭。我太祖既混一，即命儒臣修元史。太宗靖难后，史官不纪建文君事，遂使当时朝政与忠于所事者皆阙略无传，及今犹可补辑。景帝已复位号，而英宗实录标目犹书郕戾王，是宜改正。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，例不得书，乞宣付史馆。’

谢铎被旨校通鉴、纲目，乃具疏论宋神宗好通鉴，理宗好纲目。徒知留意其书，不能推之于治，因劝上亲贤讲学，见诸行事，不可为二君之徒好。帝嘉纳之。

陈音保治疏，一曰养君德，‘臣闻养德之要，莫先于学问，大舜之圣，犹好问好察，仲虺称成汤好问则裕。陛下虽日御经筵，勤圣学，然势分尊严，上下情隔。上虽有所疑，而未尝问，下欲有所陈，而不得尽。臣愿陛下退朝之隙，早膳之后，择一二儒臣有学行者，日引对便殿，或赐座，或傍立，经典有疑辄问。务使圣心涣然，如天开日皎，则以之正心，以之正百官，正万民，而亿万年太平之业基于此矣。’二曰进人才，‘臣闻人才难得，自古为然，国家养士百年于兹，求其可用者，亦不多得，而一二可用者，又未尝用之，是可为长太息也。姑举臣所知者，如致仕吏部尚书李秉，侃侃公忠，忘身殉国，虽小过不能无，而大节则可许。养病修撰罗伦、编修张元祯，皆抱经济之学，郁不得施，故托疾引退，以免素餐之耻。如新会县举人陈献章，所学醇正，所养充大。臣愿陛下起李秉复为吏部尚书，起罗伦、张元祯为侍从，征陈献章，寄之台谏，则贤才用而治效臻矣。’三曰开贤路，‘臣闻明目达聪，从谏弗拂，自古记之。今朝廷虽置言官，多缄口不言者，以尝言者有摈黜之辱也。臣愿取回判官王徽等、评事章懋等，复其旧职，以彰陛下天地之量。仍敕自今台谏，凡政事得失，生民利病，一切直言无隐，则事无壅蔽，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。’四曰辟异端，‘臣闻异端者，正道之反，害道之大者也。当今号佛子法王者，无寸善可述，称真人者，无片长可取，名位尊隆，赏赉滥溢。臣愿陛下降其位号，杜其恩赏，自今有请建造寺观者，悉置诸法，则妖妄可绝，正道复明，而民兴行矣。’（疏议辑略）

郑纪为国子祭酒，会万寿节修斋醮，礼部预取监生供事。纪以为不可，上疏谏。上在东宫行冠礼，纪采自文王以来嘉言善行凡百条，各绘图作赞，名曰圣功图以进。

王端毅巡抚苏松，以灾异，上疏曰：‘臣奉命巡抚节，据抚属申呈，各部勘合派买各项物料，未免取办于民，里甲多致逃移。臣惟凡此之类，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，亦有可减省者，亦有可缺者，粮饷军需不可缺者也，花样段疋可减省者也，珍奇玩好可缺者也。今当军民凋弊之际，凡百冗费，俱宜樽节，一应不急之务，俱宜停止，俾军民息肩，寔为社稷之福。又两京一应收受钱

粮，内外官员，请敕戒谕，各公乃心，悯念民艰，毋刁蹬留难，毋巧取财物，毋多收斛面，务爱惜民力，培养元气。如或不悛，令科道官指实，参奏拿问，则东南困苦，庶其少苏矣。’上命查理禁约。（传）

弘治中，内府仓库诸司宦官每多索贿，民不胜害。谢文正乘间言于上，上令撰旨禁约，公曰：‘虚言设禁，无益也，须令曹司搜剔弊端，明白开奏，而后严立条禁，有犯必诛，庶民困可苏。’上悦，即如其言行之。由是诸司宿弊，一切革去。（朱希周撰志）

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，上召阁臣刘健等至暖阁，健等因奏曰：‘今国帑不充，府县无蓄，边储空乏，行价不偿，正公私困竭之时，铸钱事最为紧要。其余若屯田、茶、马，皆理财之事，不可不讲也。’臣东阳因奏曰：‘盐法尤重，今已坏尽，各边开中，徒有其名，商人无利，皆不肯上纳。’健等因极论奏讨之弊，上曰：‘奏讨亦只是几家。’东阳曰：‘奏讨之中有夹带，奏一分则夹带十分，商人无利，正坐此等弊耳。’上曰：‘夹带之弊，亦诚有之。’健等又言：‘王府奏讨，亦坏盐法。每府禄米，自有万石，又奏讨庄田税课，朝廷每念亲亲，辄从所请。常额有限，不可不节。’上曰：‘王府所奏，近多不与。’皆对曰：‘诚如圣谕，但乞今后更不轻与，则不敢奏矣。’健因奏曰：‘臣闻国初茶马法初行，有欧阳驸马者贩茶数百斤，高皇帝曰：“我才行一法，乃首坏之。”遂置极典。高皇后亦不敢劝。此等故事，人皆不敢言。’上曰：‘非不敢言，乃不肯言耳。’因言盐法须整理，迁等赞曰：‘请下户部查议。’上曰：‘然。’明日降旨云：‘祖宗设立盐法，以济紧急，边储系国家要务，近来废弛殆尽，商贾不行，各边开中虽多，全无实用。户部通查旧制及今各项弊端，明白计议停当来说。’于是中外称庆，知上思治励精如此。（治世余闻）

孝宗忧劳思治，益明习机务，眷念民瘼。欲尽革诸烦苛弊蠹，召刘文靖公，屏左右，人罕得闻，大惧，窃从隙中观，但闻上数数称善。上仁慈敬慎，尤欲守成法，公等亦见太子未壮，上体清癯，恐一旦祸起不可测，务却谋远顾，省机密发，天下隐受其福。至上语及宫中事，毅然欲创抑尽刷洗近侍权，复高皇帝旧，亦未敢轻动也。（哀谈）

光禄寺之设，供奉内府御膳，备办使臣外夷宴享而已。近成化、弘治以来，添有坐家长随七八十员，又传添汤饭内臣百五十余员。天下常贡已不足用，内责京师铺户买办，官中不给，负累市井賒借。至是，大夏因应天、凤阳、淮扬、苏松等处民饥盗起，因以前事执奏曰：‘光禄日办桌面，不胜查算，日杀牲无虑数百，既非节财之道，亏爱物之仁。’疏入，上为之惻然，即下令裁减，官民乃苏。后光禄卿艾璞曰：‘刘东山此奏，岁省光禄银钱八十余万，古

称“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。”此之谓也。’

上锐意兴革，一日，召刘尚书大夏至幄中，谕曰：‘各衙门应诏查出弊政，虽俱准行，然未有及内府事者。’大夏对曰：‘凡干系内府，必须皇上见定而自主之。’异日，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员，奉敕往清其事，既而二处减去浪费，每月以白金计之，各不下十余万两。上复虑天下有司多不得人，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，同至幄中，谕曰：‘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，虽都准行去了，然使天下府、州、县亲民官非人，未必不为文具，百姓安得被其恩泽？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，然天下官多，难得停当。细思之，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御史，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，得其人，人受其福，庶几行去的说话，不为文具也。’二人退，因与同列共叹曰：‘尧舜知人安民之德，不过如此。’

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结纳嬖近，每于上前誉其才能。一日，上谕大夏曰：‘闻某极有才调。’大夏未敢对，上疑大夏听之未真，复大声曰：‘工部尚书李某，尔知之否？’仍未敢对。上喻其意，遽笑曰：‘朕惟闻其人能干办耳，未暇知其为人也。’大夏叩头曰：‘诚如圣谕。’

刘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对，所谋虽辅臣不与闻。一日，上张缀衣于内宫之隙，屏左右，召公问曰：‘朕守祖训，不敢踰分渔民，然各省岁奏民穷而亡者何？’大夏叩头曰：‘臣在广东久，请言广东事。市舶一阉，岁所敛，与省天下官俸廩埒，稍纵又倍蓰，皆出于民。’上曰：‘此弊久病之，但朕在内势孤，如陈宽、李荣，庸劣不足虑。惟萧敬悉故事，朕所须问，然不假以权，此事卒难大更。但老者死，或以罪罢，不令嗣代可也。’缀衣后一童阉伏地窃听。未几，孝皇弃天下，忠宣竟戍甘州。

内府各库及诸仓场、马坊莅事内臣，多作奸索赂，民不胜其害。而御马监军士，自以禁旅，不隶本兵，虚名冗食，莫敢谁何，其弊尤甚。一日忽召对，命通行禁约，且令所司搜剔弊端，严立条科，有犯者必惩不贷。皆从谢公迂之请也。

关西都御史员缺，冢宰三原王公荐某官萧祜及某官某人堪之，内批不允，而命别选二人。公执奏曰：‘陛下不以臣为不才，任臣铨选，则臣之所举不效，臣之罪也。且陛下安知萧祜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，是必左右近臣别有所主而图以与之也。承顺风旨，以固此位，臣诚不能。所举祜与某，陛下既以为不可用，是臣不可用也，愿乞骸骨归老。’上优诏慰之，竟用萧祜，果称其任。说者谓公是举有过于赵普补读之勇矣。

顺德知府黎永明，以殴公使人获谴，浙江布政使刘福等，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。二罪已会赦而不原，端毅公具疏言：‘诏者国之号令，示信于天下者

也。当黎永明犯罪之时，为法司者能如释之之执奏，陛下宽仁，未有不赐俞允，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，天下后世未有不称陛下如文帝、称执法之臣如释之者，而乃阿顺至此！比闻镇守内臣有许问四品官及受民词之命，公又具疏言：‘国家律令有云，凡按察司及有司见问公事，但有干连军官及承告官军不公不法等事，须密切实封奏闻，不许擅自勾问。又有例不许镇守总兵等官接受民词。此祖宗之成宪，所宜遵守而不易也。今某者欲专大权，假以各官怠政为词，朦胧奏请，提问四品以下职官，朝廷一时不察，允其所奏。又许接军民词讼，不思祖训条章，自有本等执掌，糾劾提刑，非其所司。今不分四品、五品，不问文职、军职，并听提问，是祖宗累世之宪章，由斯人而变革，朝廷百年之纪纲，由斯人而废坏，臣窃痛心。’（袁谈）

上召左都御史戴珊与刘大夏至榻前，谕曰：‘尔等各衙门，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，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？’珊顾大夏，未敢对，大夏进曰：‘无他，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，无久交，不掣肘，故事多责成之。’上曰：‘责之固是，但权之所在，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。不然则恃权，好承奉，任喜怒，将或以是为非，以贤为不肖，使民不被其泽尔。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，务拣老成有识量者，毋用轻躁新进之人。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。’珊承命叩头谢退，与刘公俱叹曰：‘圣谕谆谆，俱切中时病，明见万里之外，惜我辈犹不能悉记其详耳。’戴即通行，以警各处巡按云。（治世余闻）

康陵好佛，自称大庆法王，外庭闻之，无征以谏。俄内批礼部，番僧请腴田千，为大庆法王下院。乃书大庆法王，与圣旨并传。尚书圭侔不知，执奏：‘孰为大庆法王者？敢与至尊并书？褻天子，坏祖宗法，大不敬！’上弗问，田亦竟止。

陕西亲藩有请良田为庄地，钱宁、江彬及宦官张忠辈受重贿，请上许之。兵部及科道交章执奏，谓高皇帝有禁，兹田不得畀藩封。上曰：‘朕念亲亲与之，勿为间言。’大学士杨廷和、蒋冕皆引疾不出。梁储曰：‘如皆引疾，如国事何？’是时上震怒，令内臣督促草制，储承命上制草曰：‘昔太祖皇帝著令，藩封不当益以土地，土地既广，将多畜士马，奸人诱为不轨，不利宗社。今王请求恳笃，朕念亲亲，畀地于王，王得地宜益谨侯度，毋收聚奸人，毋多养士马，毋听强人诱为不轨，危我社稷。是时虽欲念保亲亲，不可得已。王其慎之毋忽。’上览制，骇曰：‘若是可虞，其勿与。’事遂寝。众谓储一草制间，有回天之力。（梁储）

石公所上封事，士林多录之。其要语则劝上清心省事，法尧舜之恭己无为，用汉文之与民休息而已。其愿上力行王道，辨别忠邪，中才皆可用之人，不必求备，平易有近民之实，不必务奇。治有端绪，不必责效于旦夕之间。事可

包荒，不必刻意于渊鱼之察。人谓其为救时之药石。

世庙时，有上变言张延龄沮魔怨望，大逆杀人，事颇有状。昭圣恐，乃因上后宫有嗣息者屈节为延龄请。上益怒，至欲坐延龄反，族其家。孚敬固以为延龄杀人抵偿当，而坐之反、族不可。夫延龄守财虏耳，何以能反？凡数诘问，其对如初。论延龄杀人罪，属秋尽当论。孚敬复上疏，谓：‘昭圣皇太后春秋高，卒闻延龄死，能不重伤痛乎？万一不食，有它故，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灵？’上恚，责孚敬：‘自古强臣令君非一，若今爱死囚令我矣，当悔不从廷和事敬皇帝耶？’上故为重语，欲以喝止，孚敬意不已，与少保方献夫复持之，献夫至谓：‘陛下居法宫，谁导以悖伦忍心之事若此者？’上虽不悦，然难二大臣，诏以‘秋报，悉缓诸论死刑’。而终太后及孚敬世，延龄得长系矣。

上幸九龙池，有民妇号而诉其邑令者，上震怒，欲逮令抵法。李时争曰：‘此风不可长也。’令付所司核治，而当民妇犯蹕罪，上许之。

大学士杨一清条陈修省疏，内一款言：‘年来文武二途，轩轻太甚，二司与总兵抗礼，县郡与总备平交。不才将官，专事卑谄，以求免祸，一或不至，则文吏以法绳之。或以寸牒不明，而罗织骁勇之将，或搜远年旧事，而摧伤统驭之才，本兵一不之察。则老成惯战者，置散投闲，而新进未试者，超登将领。他日边事之坏，实由于此。’文襄惕历中外已久，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压武弁之弊。某兵备襄阳，有府佐不愿与卫指挥同班参谒上司者，浼守为之言，某曰：‘天道有阴有阳，朝廷有文有武，安得以此凌彼？祖宗设府卫官，俱进文班一阶，盖循汉唐故事，政恐承平后文臣恃势束湿之耳。今掌印指挥让知府，已非典制，而佐贰又欲压众指挥，则五府何以割付六部？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后布按也？’守语塞，遂参谒如初礼。近年四川抚按劾总兵，提问者某语执政曰：‘都督官罪状未明，便可以提问乎？则他时劾巡抚者亦当提问乎？’于是被旨得听勘。顷福建总兵以按院论之，即提问矣，而知县七品官，即知府可以提问之，乃其被劾，顾得听勘。文武轩轻，一至于此。主持世道者亦尝闻文襄之论否也？

礼部尚书方献夫遇灾陈言，欲多取进士至五六百名，以补知县之缺。上曰：‘朕惟多取进士以为所缺县令之补，此为途亦狭耳。夫举人、监生非自待之不远，实以概轻之故也，岂无过于进士者，每为所轻，而亦岂不枉人材乎？又如进士之保职守身者固有，而恃纵肆为恶者不无，如今以各处地方灾重，令牧用人，则进士、举人、监生并用，其果廉洁为我爱民者，一体擢用奖劝，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，庶几可多获人材。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。’大哉王言，其洞悉进士、举、监之得失，即献夫闻之，当自愧矣。

张孚敬为人刚狠，故所行多从苛刻，如沙汰生员之举，是何意义？孚敬既

去位，御史杨宜上疏曰：‘迺者沙汰生员之令一下，而督学使者奉行过刻，略无爱惜之意。其年少者以文词不工见黜，长者以齿貌近迈不容，甚则浪据毁誉，辄加摈弃。沮父兄教子弟之念，驱衣冠为田野之佣。自史册所载，有增广生员，有增置学舍者矣，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，未闻有沙汰生员之名也。宜下所司，加意作养，毋徒以黜退为功。’时夏言在礼部，尽反孚敬之政，议覆如宜言。万历间，每县入学以十五名为限，亦祖孚敬之意，然指岁岁考校而言也。乃奉行者虚岁不补，唯以少为贵，而当事者负怨愈深。谟在礼部，尝为调停，业已量增其数。而后来矫枉过直，又溢取无度，务以多为贵，不知其即以少为贵者之心也。而贩夫俗子皆滥列章缝，士风日流于薄恶矣。

阶对：‘臣言将官无权，非谓令将官执权也。今各镇将官，职务动有掣肘，如把总等官，兵部题奉钦依，许各将自行推用，而今则仍听于兵备。既已择将，凡选练便宜，即宜付之，而今则以书生之谈，尽成圈套，强之必行，兵马策应，急于星火，而关支钱粮不时，常至饥馁。且总兵于地方为行事之官，而府、州、县官至与抗礼，参、游为领敕之官，而巡抚至加鞭笞。其他跪拜称呼，咸卑屈太甚。今之将材，诚莫逃于圣鉴，无多出类，然使不大辱挫，以作其气，当不至萎蕤若此，尚可责于用力也。夫人心公则一，私则万殊，自文武不肯协力之私意一生，渐至于总督、巡抚、兵备亦内相矛盾。边事如此，何能整理？仰惟圣谕“不辱不挫，公同为国”八字，固已尽处之之法。乞天语叮咛，令各官一意遵行，而惩其不率者，则边疆之幸也。’ [一]

（校记 [一] 初印本此下尚有如下一段文字：‘按阶是言，盖深病文臣意气太盛，武臣见陵，率萎蕤不肯出力，故对上有重将权之说。老成谋国，自是有超世俗之见。顷年总兵带都督衔者，一不悦于巡抚，则动劾以提问，而当事者辄轩巡抚而轻总兵，若总兵不听勘而可径行提问，则他时巡抚有论及之者，则亦当囚首对簿耶？乃进士知县犯赃，此一知府可以提问之。万历以来，顾间有拟旨听勘者，伤国体甚矣。’重印本删，补下文‘张铎’一条。）

张铎，金陵人。嘉靖辛丑，以翰林庶吉士授监察御史，按辽，锐意经略，规度要害。请于辽阳东边建江沿台、险山、孤山、一堵墙、散羊峪五堡，开原建彭家堡、李屯堡。又积粟几六万余斛，贮辽阳预备仓，为将来兵荒之需。后十年，辽阳果遭大水，疫疠继作，至人相食，虏患频仍，赖此以济。思患预防之功，人咸讴思之，至今祀于广宁名宦祠。（四镇三关志）

侃直

李时勉言事忤旨系狱，学士杨荣荐复职。洪熙改元，复以言触讳忌，仁庙大怒，命武士以金瓜扑十数下，胁断，曳出，大学士杨士奇灌以烧酒，得不死

，乃下锦衣卫狱。先是，折肋内向，不相着。及用挺扭，断骨忽自接，人皆异之。

内阁大学士李公贤遭丧去官，朝廷起复之，台谏皆不敢论列。罗伦诣其私第，告以不可者三。复俟数日，上疏历陈古今起复之非是，且谓如其不然，必准富弼故事终丧，刘珙故事言事。反复数千言，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。疏奏落职，提举泉州市舶司，然士论益荣之，而缄默之风，为之一变。终先生之世，台省不复有起复者矣。

成化丁亥，上以元宵张灯，命阁臣分题，令侍从诸臣赋诗。时编修章懋、庄曰永，检讨黄仲昭，上培养圣德疏，言过直，上怒，杖之阙下，皆摘补外，时称三君子。先是，修撰罗伦论执政起复被谪，直声震朝野，而章等继之，号翰林四谏。

成化中，太监汪直新坐西厂，立威拟至尊，内外官卧不帖席。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闻，且云：‘用此人实系天下安危。’上恚曰：‘用一内臣，焉得系天下安危？’太监怀恩传旨，诘责甚厉。文毅正色曰：‘朝臣无大小，有罪皆请旨收问，渠敢抄劄三品以上京官。大同、宣府，北门锁钥，一日不可缺人守者，渠一日擒械数人；南京，祖宗根本重地，留守大臣，渠敢擅自收捕；诸近侍，渠敢擅自换易。此人不黜，国家安乎危乎？’怀恩闻之，咋舌而退，即日撤去西厂。

自罗伦、王徽等贬斥，中外结舌，以言为讳。陈名为编修，上疏曰：‘窃见近年灾异屡见，雨暘愆期，翰林论思之地，臣敢不竭其愚？臣观春秋二时，陛下虽间御经筵，以讲圣学，然势分尊严，上有所疑未尝问，下有所见不敢陈。愿于退朝之暇，择一二儒臣有学行者，引对便殿，少霁天威，有疑辄问，务使圣心涣然而止。方今人才日降，言路日塞，异端日炽，宜召还致仕吏部尚书李秉、修撰罗伦、编修张元祯、评事章懋、给事中王徽、举人陈献章，置之台谏。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号，禁止创建寺观。则正人用，言路开，妖妄息。’不报。

王公云凤为祠部郎时，上疏请斩李广，广恨之，会驾还自泰坛，嗾校尉诬王驾后乘马，下诏狱。群瑯议助广，为上言，重其罚。徐文靖公争之曰：‘余闻天子驾后，从千乘万骑，未闻罪乘马者，尔辈欲借此快忿，外廷宁无抗辨者邪？’王由是得从末减，出知陕州。

弘治新政，万安、尹直以次罢去，刘吉独不动。尤虑科道言之，乃曲身阿结，昏夜款门，蘄免弹劾。建言欲超迁科道，待以不次之位。会诏书举用废滞，吉特为奏升原任给事中贺钦、御史杨珍、部属员外郎林俊。此时吏部已次第拟用，而吉为此以媚众，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。弘治改元，风雹发自天寿山

，毀瓦伤物，震惊陵寢。上戒群臣修省，遣官祭告。于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张升疏言：‘应天之实，当以辅导之臣为先，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，以奸邪尚在枢机之地故也。’因数吉十罪，且谓：‘李林甫之蜜口剑腹，贾似道之牢笼言路，合开为一。伏望陛下奋发乾刚，消此阴慝，拿送法司，明正其罪，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。’科道交章劾升，指为轻薄小人。上命谪升南京工部员外郎。同乡何乔新赠以诗曰：‘乡邦交谊最相亲，忍向离筵劝酒频。抗疏但求裨圣治，论思端不忝儒臣。自怜石介非狂士，任诋西山是小人。暂别銮坡非远谪，莫将辞赋吊灵均。’

邹吉士智，四川合州人。秀伟聪悟，弱冠领解首，丁未连第，入翰林。其年十月丙子五鼓，有大星飞流，起西北，亘东南，光芒烛地，蜿蜒如龙。朝宁之间，人马辟易，盖阳不能制阴之象也。适诏‘天下大小衙门政务，如有利所当兴，弊所当革者，所在官员人等，指实条具以闻’。汝愚疏言：‘正天下之衙门，当自内阁始，以利弊言之，莫利于君子，莫弊于小人。少师万安，恃权怙宠，殊无厌足；少师刘吉，附下罔上，漫无可否；太子少保尹直，挟诈怀奸，恬无廉耻。皆小人也。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，素志忠贞，可任大事；兵部尚书致仕王竑，秉节刚劲，可寢大奸；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，学识醇正，可决大疑。皆君子也。然君子所以不进，小人所以不退，岂无自哉，宦官阴主之也。’累累千余言，不报。未几，谪石城所吏目。在所有诗云：‘人到白头终是尽，事垂青史竟谁真。梦中不识身犹系，又逐东风入紫宸。’忠爱之心，溢于言表。

上倦于政，皆近侍诱引为驰骋荒淫等事。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曰：‘近日视朝太迟，免朝太多，奏事渐晚，嬉游渐广。夫奢靡玩戏，非所以崇俭，弹射钓猎，非所以养仁，鹰犬狐兔，田野之物，不可育于朝廷，弓矢甲冑，战斗之象，不可施于宫禁。使正人不亲，直言不闻，而此数者交杂于前，臣窃忧之。矧六月中，忽风雨飘荡，雷霆震怒正殿鸱吻、太庙脊兽，天坛树木，禁门房柱，摧折烧毁，灾异尤甚。惕然省悟，侧身励精，庶可以回天慰人，国家之福也。’不听。

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曰：‘先帝顾命惓惓，以陛下为托，臣痛心刻骨，誓以死报。迺者地震天鸣，五星凌犯，星斗昼见，白虹贯日，群灾叠异，并在一时。历观古今，未有如此而不乱者。且诏令废格，变易殆尽，忧在于民生国计，若罔闻知。事涉于近幸贵戚，牢不可破，或旨从中出，略不预闻，或有所议拟，径行改易。臣若诿顾命之名，不尽辅导之责，天下后世，其谓臣何？’不报。

故事，非由翰林，不得入阁，本朝虽有数人，然皆出自特简，遂庵杨公其

一也。公归田，年七十余，嘉靖初，特起公于家，改兵部尚书兼宪职，总制三边。道经洛阳，谒刘文靖公，文靖出见，辞色甚倨，阳问曰：‘我记汝亦曾为阁老耶？’公随问而对，文靖曰：‘既为阁老，复出作总制，内阁体统，为汝一人坏尽矣。’公云：‘朝廷简命，不得不赴。’文靖仍曰：‘进止由汝，何得乃尔？我老不能对客矣。’遂命二孙陪茶，杨大惭而出。

翰林院编修杨名以星变陈言，欲上省察其喜怒失中者。上令明言之，名乃再疏，其略云：‘汪鉉心行反覆，举动乖张，不当用掌吏部；郭勋邪回险诈，不当用典戎务；陈道瀛、金仁辈，庸恶道流，不当用司享祀。此圣心之偏于喜也。皇上践祚以来，诸臣建言，触冒天威，自取罪戾。今惩创已久，虽有以爱惜人才为请者，皇上终未释然，此圣心之偏于怒也。又如真人邵元节，猥以末术，过蒙采听，常命于内府修建醮事，此虽皇上祈天永命之心，但自古祷祠无验，乃不惜糜费，使之频举。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，遂致不肖之臣妄为依托，且闻有昏夜乞哀出其门下者，恐为市恩播威，夤缘僨事之渐也。此皆圣心之少有所偏者。伏望圣明，察臣愚直，宥臣狂戆，将汪鉉等早赐罢斥，而远却祷祠’云云。是时，上始向意斋醮，在廷诸臣无言之者，乃名首倡批鳞之论，已触上忌。逮汪上辨疏，指名四川人，与杨廷和同里，廷和与张孚敬议礼不合，顷孚敬去位，廷和之党，私为报复，遂攻及臣。故上益怒名，处名编戍。上素优容翰职，而名被祸独深，一斥不复，为可惜也。

春坊赞善罗洪先、司谏唐顺之、司经局校书赵时春，以上不御朝，各疏请来岁元旦朝贺，礼成，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，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贺。礼部覆洪先等所言谬妄，不达大体。上曰：‘东宫目上视未愈，且朕疾未平复，遂欲储贰临朝，是必君父不能起者。罗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，姑从宽，俱黜为民。’由是三人名重天下。时东宫尚在童髻，即无疾，亦非朝百官之日，矧上方不预，岂欲闻此不祥语，三人之名固不当倚此为重。而独怪夫希声附影之徒，恒以事之不足重者为可重也。其后，时春、顺之相继以兵事起而不效干用，独洪先名在疏首，为上所记忆，卒不及用，故得全其名云。

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，比老，有司以其孙为严氏客，默有所授，为之奏请旌典。事下礼部，时仪曹郎与靳有连，力为之地。礼书吴山曰：‘妇以节旌，制也，第今令甲所载义夫节妇、孝子顺孙诸旌典，疑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。若士大夫之家，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乎？文僖公身为鼎臣，夫人已生受殊封矣，奈何与匹夫匹妇争宠灵乎？文僖公在地下，恐非所乐闻也。’执寝之。而仪曹郎以故事持山，山曰：‘往年都督孙堪，护母丧还浙，道卒，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，奏旌为孝子。而其犹子为之请，予谓：“礼毁不灭性，汝伯宜为母死，则汝父不宜独存，何忍轩伯以轻父

也？且已都督，荣矣，又欲专孝子名乎？矧灭性非孝也。”后主篆者昧礼而自行之。乃今何以渎靳夫人也？’会当赴直入西苑，与大学士徐阶遇，阶亦以为言，山正色曰：‘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？’阶语塞。自是觐公懣，不复与言。又金坛曹编修以病痿其一足，彳亍于行。会有册封，差曹请之于山，山曰：‘先生病矣，恐不任使事。’曹阴有挟，遽曰：‘三阁下业许之矣。’山曰：‘此职掌在礼部，吾知而使之，是不忠也，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即三阁下，能强予以笃疾人为王国持节乎？先生止矣。’曹大惭，遂拂衣出。会稽诸修撰乃自诣山请行，而不及次，山曰：‘得无陵乎？’诸以省母对，山阻之曰：‘既以母故，人莫大焉，何不请捐半年俸以假归为有名乎？又无损于后日叙迁也。’诸曰：‘诺。’遂辞不行。时分宜之子阴执朝权，尚书唯唯听命，第不敢犯山。有求嘱者，姑应之曰：‘俟他日老父自言之。’其见惮如此。

吏部侍郎郭朴，以三品六年考满，吏部引奏，上谕严嵩：‘郭朴淹矣，得非以撰直之故迟之乎？旧时有四阁臣否？’意将用礼书吴山入阁，以郭代之也。山子闻之，诣西直告其父曰：‘今上意虽如此，亦须赴严公所一揖，以示干之意，令恩自彼出也。’山斥之曰：‘儿不解事，岂有阁老可以揖求之者乎？’卒不赴。嵩遂密沮之。比上封景王之国安陆，盖激于郭布颜之疏，以尝人心耳。谕下礼部具仪，嵩使人风山，仪注虽具，似当另疏留行。山曰：‘国本久未定，今幸承上指，复当留行耶？’册封之日，更请上御殿，目送景王出大明门。上曰：‘此成化间以兄封弟故事，今以父封子，亦当如是耶？’竟不升殿，而山自是寢失上意矣。当是时，山生一女，而嵩子世蕃欲求为媳，因设酒享山，而以大学士李本为之介。酒未行，山与本奕，本以手掩局，语山：‘今日之酒，为何而设？’山对：‘不知。’本乃以世蕃之情告，山曰：‘某老矣，何从得生女乎？’世蕃闻之，蹙然不安，遂罢酒，而山于是与严失欢。后严氏败，而其姻家无不得祸者，人始服山之先见。

张文肃治虚怀高朗，临事果断，秉直不挠。时严相用事，一时脂韦洪涩，不敢与伉。公庚戌主会试，发策问，乃以权臣重臣立题，辞峻峭弗之讳。是秋，虏犯京师，力疾抗疏，乞决白河御之，不报，遂怏怏而终。（国雅）

中外怨嵩父子刺骨，而刑部郎中徐学诗历指其误国无状凡数十事，且谓：‘其威权足以假手下石，机械足以先发制人，财势足以广交自固，乘机构隙足以示威劫众，文词辨给足以饰非强辩，精神警敏，揣摩精巧，足以趋避利害而弥缝阙失，私交密惠，令色脂言，足以结纳权路而杜塞人口。故诸凡论嵩者，即不能显祸于正言直指之顷，亦必托事假人，阴中之于迁除考察之际，臣不能悉记。即如先任给事中王烨、陈垣，御史谢瑜、董汉臣等，于时幸蒙宽宥，而今安在哉！故天下之人，视嵩父子如鬼如蜮，不可测识。宁是痍心疾首

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何者？诚畏其阴中之也。’上乃捕学诗，下诏狱，斥为民，而温旨慰留嵩。嵩不自安，请遣世蕃归田里，不许，令给假，随任侍亲而已。学诗疏虽不见用，然天下传诵，以为名言。

余公继登在位，执法守政，夙夜勤恪。遇天地大灾，时政阙失，抗事力谏，无少规随。戊戌岁终，举奏四方所报地震雷火，及西宁钟自鸣，绍兴地出血，二气舛错，古所未有。今郡国元元，苦征调、酷榷、织造、开采，抑郁无聊，易动难安。幸上思惟天心，图谢过之实。疏入，报旨惕然。

纂修

吴元年，初置翰林院，首召陶安为学士，时方召四方宿儒集阙下议礼，命安总之，诏修律令，安为议律官。十二月甲辰，律令成，命刊布中外。洪武元年正月，大明令刊修，分吏、户、礼、兵刑、工，大明律亦如之。儒臣奉二书以进，上曰：‘律令者，治天下之法也，令以教之于先，律以齐之于后。今所定律令，芟繁就简，使之归一，直言其事，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。’八月己卯，上念律令尚有轻重失宜，有乖大典，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，日写二十条取进，上择其可者从之。其或轻重失宜，则亲为损益，务求至当。六年十月，复命刑部与本院审定大明律，七年二月律成，学士宋濂撰表以进。二十二年八月，更定大明律，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将比年律条参考折衷，以类编附，曰名例律，附于断狱下。至是特载诸篇首，颁行之。

元危素再入翰林仅一日而天兵入燕，素曰：‘国家遇我至矣，国亡，吾敢不死！’趣所居报恩寺，俯身入井，将就溺，寺僧大梓与番阳徐彦礼力挽起之，且谓曰：‘公毋死，公不禄食四年矣，非居任者比。且国史非公莫知，公死，是死国之史也。’已而兵入府藏，垂及史册，公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。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，素之力也。

高帝以宋濂为翰林学士，令总修元史。时编摩之士，皆山林布衣，发凡举例，一仰于濂。濂通练故事，笔其纲领及传记之大者，同列敛手而已。逾年书成，濂之功居多。

詹同自翰林待制迁直学士升侍读学士，上尝谕曰：‘古人文章明道德，通世务，如典谟，皆明白简易，无深险怪僻之语。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，而诚意溢出，至今使人诵之，忠义感激。近世辞虽艰深，意实浅近，即使过于相如、扬雄，何裨实用？自今翰林为文，但取通道术、达时务者，无事浮藻。’

刘三吾博览善记，应对详敏。上尝命公编集历代帝王祭祀、祥异、感应可为鉴戒者萃为一书，名曰存心录。录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，别为一书名

曰省躬录。

陶凯言：‘汉、唐、宋皆有会要，纪载时政，以资稽考。今起居注纪言纪事，藏之金匱，已呈为实录。凡诸司领录圣旨及奏事簿籍，纪载时政，可以垂法后世者，宜依会要，编类为书，使后之议事者有所考焉。其台、省、府，宜加置铜匱，藏领录簿，以备稽考。’俱从之。

王备官翰林检讨，进讲经筵，以文字供职。时钱塘王洪擅词垣，与同官，一见过相推重。敕修大典，萃内外儒臣及四方韦布士，毋虑数千人，以总裁属之。

高帝御制集有授翰林编修马沙亦黑、哈麻敕，谓：‘大将入胡都，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，乃乾方先圣之书，我中国无解其文者。闻尔道学本宗，深通其理。’命译之。今数月，测天之道甚是精详。时洪武壬戌十二月也。二人在翰林凡十余年，岂所译者即此历书与？

洪武十五年，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，上以前元素无文字，发号施令，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，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，凡天文、地理、人事、物类、服食、器用，靡不具载。复令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，谐其声音。既成，诏刊布。自是使臣往来朔漠，皆能得其情。（今言）

永乐甲午十一月，上谕行在学士广，侍讲荣、幼孜曰：‘五经四书，皆圣贤精义要道，其传注之外，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，尔等采其切当之言，增附于下，其周、程、张、朱诸君子性理之言，如太极、通书、西铭、正蒙之类，皆六经羽翼，然各自为书，未有统会，尔等亦类聚成编，务极精备，庶几垂后。’广等总其事，举朝臣及教官有文学者同修，开馆东华门外。明年九月书成，上御殿受之，群臣表贺。时文贞辅献陵南京监国，故不预。

成化初，谢文肃被旨入校先帝实录，见章公景泰中论复储下狱事，辄叹息泣下，曰：‘公疏动万言，而一不载，何以示天下后世？’亟以告总裁官刘文安公。公曰：‘诸臣奏疏，凡留中者例不得书。’谢曰：‘天下事宁复有大于此者？此而不书，将奚书？公盍上其事增入之？’刘公恍然曰：‘业已成，无益也。’迄今以为恨。（本传）

丘琼山谓朱子家礼最得崇本敦实之意，然仪节略焉，为考诸儒所言，作家礼仪节，使好礼者可举而行。通鉴纲目以正统为主，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夺，汉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，乃作世史正纲，着世变之升降，明正统之偏全。又谓西山真氏大学衍义有资治道，而治国平天下之事缺焉，乃采经传子史有系于治国平天下者，附以己见，作大学衍义补。

吴希贤拜检讨，预修英庙实录。有贵家子寇姓者，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

其父。希贤拒之，曰：‘苟为此，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？’

顾清与修孝庙实录，书妖人李孜省事。焦芳与彭华有隙，诬其附以得进，欲清以风闻书。清云：‘据实直书，史职也，他不敢与闻。’焦不能斂，中官蒋琮诬逐台谏，涉历既久，章疏杂沓。时逆瑾方炽，金畏触其党，莫敢涉笔。清潜披精核，尽载其实，有嫌而欲节略者，不为动。

孝宗实录，焦芳多以意毁誉其间，而武宗朝大奸相继乱政，其事纷杂，诸史官相顾不能书。董公于纪载详而不冗，简而能尽，又因以正前录之讹谬，归之至公，其有功于国史甚大。少师费公每举以语人。

毅皇帝实录方修，检讨陈寰言：‘迺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，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，何关人主大计？即翰林臣，胪列具员耳。今以为宜复左右史记，言动秘燕之间，备列彤管，亡令他日（幸多）皿爽国是。又文皇帝下金陵，诸缘故主骈僇父老，一二志焉，上幸人赐一传，瑕瑾不掩，庶有以风示永永。’不报。

嘉靖初，董文玉同修武宗实录，因言：‘昔武宗即位，纂修孝宗实录，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，变乱国是，报复恩怨。又肆其不逞之心，以欺后世，其于叙传，即意所比，必曲为掩护，夙所嫉，辄过为丑诋。又时自称述，甚至矫诬敬皇而不顾。凡此类，皆用其私人暗写，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见。伏望将孝宗实录一并发出，逐一校勘，出芳一人之私者，悉改正之，庶敬皇知人之哲，不为所诬，而诸臣难明之节，得以自雪，传之无穷，可据以为信矣。不然，后世安知此为芳之私笔也哉？’疏上，士论愜然。其诸经筵陈奏议礼，亦多类此。

调护

解学士缙应制题虎顾众彪图曰：‘虎为百兽尊，谁敢触其怒？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顾。’文皇素不喜仁宗，感此诗，甚思之。时仁宗留守南京，颇怀忧虞。因命所亲信者莫如夏原吉，即日往迎之。

解缙之才，有类东方朔，然远见卓识，朔不及也。方汉庶人夺嫡，淇国公丘福力成之。成祖惑之，遂欲易储。召帷幄重臣决之，诸臣莫对，缙独曰：‘好皇孙。’由是成祖释然，仁庙之位固矣。缙以三语而决此大事，古未有也。后丘福泄其语于汉庶人，庶人衔缙次骨，以至屡贬，逮赴诏狱，庾死雪中，皆庶人之譖也。自今观之，列圣及圣子神孙享万世无穷之业，缙不为无助。百余年来，褒赠之典不及，而诸臣亦未有为白之者，诚缺事也。

文皇晏驾于榆木川，杨文敏公荣、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泄，尽军中锡器，镕为殓具，覆以龙衣，日进膳如故。锡工尽除，以灭其迹。至京师，人未之知也

。（畜德录）

仁宗在东宫时监国，为汉庶人所谮。盖太宗初有易储之意，而庶人实觊觎之故也。于是使给事中胡滢往伺察之，令书其不法事以闻。时梁潜、黄淮、杨士奇等皆东宫官，善于保护，教太子守礼法，而滢亦不敢曲意上承。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亲诸实行以对，上意顿解。

彭文宪在朝，凡大臣为新进所媒孽者，必反覆辨析，且以爱惜人才之意上达。言官以言语微过被谴，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，赖以全者甚众，人称得宰相体。（琬琰录）

天顺末，谗者谓：宪皇，景帝尝废之，当别立嗣。英皇意颇疑之，独李贤不从。一日，上病卧便殿，召贤谕曰：‘今庶事颇宁，顾大者反摇，奈何？’贤曰：‘此国本也。’力陈不可动。上曰：‘然则此位竟传太子乎？’贤叩头贺曰：‘宗社幸甚。’遂传旨召太子，须臾至，贤曰：‘殿下事定，趋出谢。’太子抱上足对泣，谗遂不行。成化初，贤遭丧夺情，实宪皇固眷云。

（后渠杂识）

天顺中，李文达公独见宠任。时冢宰王翱、大司马马昂，皆为英庙眷遇，而尤赖公所维持。凡公有所荐举，必先谕意二公，至御前畴咨时，于文则谕诸王公，武则谕诸马公。或既自举其人，亦必曰：‘臣所知如此，还须召某等再审。’二公亦如公言。以是上不致疑，下皆信服。

中官李广死，言者劾文武大臣尝以贿交者，欲据广所籍记，大行斥逐。罗谓：‘具瞻攸在，不必指其名而暴其恶也。宜谕令自陈，或黜以他事，庶不貽朝廷羞。’识者韪之。

广东布政徐奇朝京师，载岭南土簟诸物，将以馈廷臣。或得其单目以进，上阅视，无士奇名，独召士奇问故，将以私交罪之。士奇曰：‘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，众皆作诗文赠之，故有此馈。臣不与名者，以当时病，未有作，不然亦不免。今众名虽具，而受否未可知。且物微甚，当无他意。’上意解，命中官毁其目，一无所问。

刘瑾威权日盛，狎视公卿，惟见东阳则改容起敬。时焦芳与东阳同官，又助瑾煽虐，东阳随事弥缝，去其太甚，或疏论廷辩，无所避忌。所以解纾调剂、潜消默夺之功居多，否则衣冠之祸，不知何所止也。或者乃以其依违隐忍不决去非之，过矣。

籍瑾书籍，得秦府永寿王为瑾庆寿诗序，中间称谓过于卑谄，上怒甚，欲降敕切责。东阳上疏曰：‘自古治乱贼者，正名定罪，诛止其身。昔汉光武平叛贼王郎，得吏民交通文书数千章，不一省视，会诸将烧之，曰：“令反侧子自安。”当刘瑾专权乱政之时，假托朝廷威福，以劫天下，生杀予夺，惟其所

欲，中外臣民，谁不屈意待之？往来书信礼意，虽于律法有，但因畏罪避恶，多不得已，情有可原。况王府懿亲，尤宜优待，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，其细故小过，亦须曲赐包容。若指为罪，降敕切责，则凡有书信馈送者不知其几，传闻惊骇，各不自安，或愧惧终身，或遂致失所，不可不为之虑。今刘瑾罪状明白，已正典刑，伏乞圣明洞察，广大涵容，将此寿词置之不问，并一应文书涉叛逆事情者，并行烧毁，以灭其迹，使人心安帖，事体稳当。’上以为然。于是悉焚其往返文字，无延及者。

温公仁和，举止端重，有大臣体，沉深善谋，数抗论国事。大同之卒拥兵阻城，公谓当以慰问，代藩遣官，因视卒罪状，可抚则抚之便。又宁夏抚臣以庆王不轨事闻，请徙之高墙，因兴兵案诛从反者。公言：‘事未彰白，未可即禁锢。请敕戒谕王，不悛而后治之，以明朝廷议亲之仁。’既而遣官薄问，王果得赦。而夏人免于兵，家图像以祀，曰：‘活夏城者，温公也。’

翟奎颇以温厚回上意，上尝怒言官奏事不实，奎徐对曰：‘彼岂恃许风闻故耶？’为之解。又尝从容语边将，奎曰：‘边将骁勇者多所见，无踰于周尚文，小过严耳。’上曰：‘卿言之善，严固当以宽济也。’尚文果为名将。

有小瑯以事干巡城御史，不应，则踵门而詈，御史怒，执而笞之。群瑯趣之司礼中贵所，欲奏讦御史，阶业为解得免。而御史乃劾论瑯。瑯恨甚，结党百余人，要御史午门，殴辱之。都御史王廷拟疏群瑯，以问徐阶，阶念疏即行，彼瑯争自匿，欲得其主名，则且展转不可究诘，万一彼先之以诬我，祸且叵测，先朝事可监也。乃使人致司礼之上佐曰尚文者，语之曰：‘诸贵人群殴御史，业何处？’文倨谓：‘内外各有体，相公毋但为御史惜。’阶曰：‘吾非为御史惜，为国家大体惜，且为司礼诸公惜耳。’文怪，问：‘何谓？’阶曰：‘毋论御史王臣，即天子临御之所，而群殴人，能保上之不怒乎？诸公何不以时诤得其人，而速奏治之，即外廷有继者，其轻重在诸公手，而上必不怒，诸公体故在也。’文悦，以告其长滕祥，悉得其主名参之。王廷疏继上，群瑯窘不能自匿，又无可以宛转道地者，悉就逮。杖其首恶三人百，发边戍，余九人各六十，为南京净军。

先帝朝言事诸臣得罪者，多自田间起暴贵，而既以阶胜拱，则恃而益强。事毋论大小辄争，上久而不能堪，谕阶等责其欺肆，令详处。阶言：‘言官遭际昌时，思欲报答，非敢为欺，第性气粗率，则言或过当，事出风闻，则语有失实，不谙事体诚有之。谨录圣谕转示，使各省改。’而同列尼之者云：‘奈何不拟薄谴？’阶曰：‘即上遽有谴，我曹且力争而乃导之谴乎？’则曰：‘如上谕详处何？’曰：‘令省改，即处也。’及疏上，上亦竟弗罪。

忠节

方孝孺，洪武中以学士吴沉、揭枢荐，召见，高皇谓枢曰：‘孝孺孰与汝？’枢曰：‘十倍于臣。’使见皇太子，赐宴，故欹其几以试之，孝孺必正之乃坐。高皇使人覘之，喜谓皇太子：‘此庄士也，当老其才以辅汝耳。’丙子征入，典应天试。太祖大渐，遗令先召孝孺。建文即位，驰驿召还，为翰林博士，进侍讲学士，日侍经筵，备顾问。凡将相大政议辄咨孝孺，读书每有疑，即召使讲解。临朝奏事，臣僚面议可否，必命孝孺就宸前批答。比定官制，改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，即以授孝孺。靖难兵起，日召谋议，诏檄皆出孝孺手。兵既渡淮，画策坚守，誓死社稷。知事不可为，乃作绝命辞，未几，不屈而死。

陈迪，洪武初为训导，尝代郡草万寿表，高皇览而异之。近臣以通经荐，召为编修，升侍讲，转山东参政，晋云南布政。建文初改官制，定六部一品，征迪为礼部尚书。属时更修制度，诏群臣集议，条奏沿革损益，迪议居多。靖难兵起，与齐泰、黄子澄上疏陈大计，极论李景隆奸邪不可任军权，恐损国威。时受命督军储于外，过家不入，闻变，即赴京师。文皇即位，召迪责问之，迪抗声指斥，并收其子凤山、丹山等六人，同磔于市。于迪衣带中得诗，云：‘三受天王顾命新，山河带砺此丝纶。千秋公论明于日，照彻区区不二心。’又有五噫歌。

黄观字澜伯，洪武二十三年发解京府，明年会试第一。廷试对御戎策，以天道福善祸淫之机、人事练兵讲武之法为言，高皇嘉之，擢状元，授修撰，复黄姓，历尚宝卿。建文初，迁礼部右侍郎，定官制，增左右侍中员次尚书，改观为礼部侍中，与孝孺等日见亲用。文皇索齐、黄时，观草制，极陈大义，辞多指斥。北师渡淮，观奉诏征兵上游，率诸郡入援。至安庆，闻金川门变，痛哭谓人曰：‘吾妻翁素有志节，必不辱。’遂招魂葬之江上。文皇命收观妻翁氏并二女，给配象奴。翁持钗钏，佯使入市酒肴，遂携二女投通济门桥下死。观至东阳河，知事不可为，会有朝使召观，观给使者曰：‘入贺新朝，礼当预习。’乃朝服东向再拜，遂自投罗刹矶湍急处，舟人急钩之，仅得珠丝棕帽以献。命束刍象观，帽之，而刲于市，籍其家。初，翁夫人及二女尸，顺流至赛工桥侧，土人藁葬之。万历癸卯，青阳施益臣立墓祠，请于京兆春秋祭祀不绝。

胡子昭为荣县训导，建文初，升检讨，历刑部左侍郎。文皇即位，被逮，死之。临刑，有诗曰：‘两间正气归泉壤，一点丹心在帝乡。’

练子宁名安，以字行。洪武乙丑，廷试第二，授编修。建文初，为吏侍，改御史大夫，时见信用。北师起，子宁与卓敬等画策防御，极论李景隆奸邪

怀异志，卖国丧师。及召还，子宁执景隆于朝，数其奸邪不忠，请速诛之，不听，愤激大呼曰：‘卖陛下者，必此贼！臣备员执法，不能摧奸，请先伏诛。’不恚，遂罢朝。靖难兵至，李景隆以前憾请诛之，及责问，子宁语不逊，断其舌，曰：‘吾欲效周公辅成王。’子宁手探舌血，大书地上：‘成王安在？’遂族其家。

景清试礼部为第三人，对大廷，赐第二人，授编修。建文初，为左都御史，改御史大夫。文皇继统，方孝孺、练子宁等皆死，而清委蛇侍朝，人疑之。一日早朝，清绯衣入。先是，文皇夜梦绯衣人挟刃，图不轨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文皇因疑清。及朝，清独衣绯，命收之，得匕首于清怀中。诘责之，曰：‘欲为故主报仇。’直立谩骂，不屈而死。

陈性善，洪武间为检讨，晋礼部左侍郎。皇太孙时熟闻性善名，及即位，独召性善，赐坐，问治天下之要，且使手书以进。性善感知遇，尽所欲言，朝廷悉从之。然施行未竟，辄为权奸所尼。性善请见，曰：‘陛下不以臣愚猥，承顾问，臣既僭尘上听，许臣必行，未几辄改，所谓作法自戾，何以信天下？’建文帝为之动容。北师南下，改性善副都御史监军，战灵壁，败绩，性善披执，旋纵遣之。性善愧忿，衣朝服，跃马入于河以死。

黄子澄名湜，以字行。洪武乙丑会试第一，廷对擢第三，授修撰，累迁太常寺卿。皇太孙立，诸王多不逊服。一日，太孙御东角门，召子澄，谓曰：‘诸王尊属，各拥重兵，何以制之？’对曰：‘诸王仅有护兵，才足自守，万一有变，以六师临之，谁其能支？汉七国非不强，卒底亡灭，小大强弱之势不同，而顺逆之理异也。’太孙喜曰：‘得先生谋，吾无虑矣。’既即位，命子澄兼学士，与齐泰同倚任。会周、齐、湘、代、岷相继煽动，建文君朝罢，谓子澄曰：‘先生忆昔东角门言乎？’子澄顿首应曰：‘不敢忘。’遂出，与齐泰议削夺诸王兵权。北师遂起，首以诛泰、子澄为名。诏以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，率诸将兵百万以往。未几，景隆累战皆大败，弃其师遁。召还，又赦不诛，子澄痛哭谏曰：‘景隆出师无纪度，意在观望，怀二心，不亟诛，何以谢宗社惩将士？’练子宁亦执景隆于朝，且哭且数其罪，请诛之。皆不听。已而江淮诸将继踵败衄，子澄拊膺号泣曰：‘大事去矣。误荐景隆，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。’文皇即位，子澄逮至，责问，不服，族诛，姻党戍边者四百余人。同时被戮诸臣，俱号齐、黄奸党，扬谕天下。

卢原质字希鲁，原质于孝孺为外兄，而问学得之方门为多。洪武戊辰，举进士第二人，授编修，历太常少卿。建文中，多所建明。靖难后召见，不屈，死之。

高逊志，元末侨寓嘉兴。好学问，为文深纯典雅，成一家言。洪武二年

，征修元史，为编修，累迁侍读学士。建文时，为太常少卿兼学士，与董伦同为会试考官。靖难后遁去，不知所之。

林右，洪武初尝奉玺书行边，有戡定功，进春坊大学士，命辅导皇太孙，以事谪中都教授，寻挂冠归。靖难师起，闻希直族诛，为位哭于家。永乐戊子，岛夷江海上，台被其毒。监司闻右才，请为闾里计，右不得辞，勉起视兵，督郡子弟剿平之。上以此知右，遣使召，不赴，令武士械至京师，然犹为温语相慰劳，冀加录用也。右对云：‘罪人逃死已久，藉令可仕，当与方孝孺同朝矣。’上大怒，命曳出剿之，竟死。

戴德彝，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第三，入授编修，建文中，改左拾遗。北师南迫，与齐、黄等日夕谋画防御。文皇即位，逮至责问，不屈，死之。

侍读楼璉，靖难兵入京，文皇命方孝孺草诏，孝孺不屈，戮死。复改命璉及王景，璉入，见孝孺受极刑，惶怖受命。归而愤叹，妻子问之曰：‘得无伤方先生耶？’璉愧曰：‘我受刑尚可，正恐累及汝辈耳！’逡巡一夕间，自经死。

王叔英召为修撰，上资治八策，援古证今，凿凿可行。建文嘉纳之，与孝孺日见信用。北兵至淮上游，兵逼江干。建文遣使四出募兵，叔英奉诏，行至广德，闻建文逊位，恸哭。会齐泰奔，叔英曰：‘泰二心矣。’急擒泰至，问之故，乃相抱恸哭，与泰且图后举。已而知事不可为，沐浴衣冠，书绝命词藏裾间，自经于玄妙观银杏树下。

王艮，建文元年江西乡试第一，明年举礼部，廷对策最优，以貌不扬，易胡靖第一，艮次之，又次李贯，并授翰林，如洪武十八年故事。艮初闻靖难师起，辄忧愤不食，及渡淮，即诀妻子曰：‘食人之禄者，死人之事，吾不可复生矣。’迨北师入城，胡靖、解缙、吴溥为艮乡人，寓舍连楹，皆踰垣集溥舍。缙陈说大义，靖亦愤激慷慨，艮独流涕不言。溥曰：‘三子受知最深，事在顷刻。若溥，去就固可从容也。’随别去。时溥子与弼尚幼，叹曰：‘胡叔能仗节，大是佳事。’溥曰：‘不然，独王叔死耳。’语未竟，隔墙闻靖呼曰：‘外闹甚，可看猪！’溥顾与弼曰：‘一猪不忍，宁自忍乎？’须臾艮舍哭声动，已伏鸩死矣。靖、缙与李贯皆迎附。永乐初，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，命贯与缙等编阅，留军马田粮数，尽焚诸干犯者。因从容问贯、缙等曰：‘尔等宜皆有之。’众未对，贯独顿首曰：‘臣贯实未尝有也。’文皇曰：‘尔以是为美耶？食其禄，思任其事。当国家危急时，官近侍，独无一言，可乎？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，但恶导建文坏祖法乱政耳。尔等前日事彼，则忠于彼，今日事朕，当忠于朕，不必曲自遮蔽也。’后贯迁中允，坐累系狱十年，竟死狱中。贯亦吉水人。

永乐中，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滨。久而复有两人至，聚居一室，不轻出门户。风月之夕，则棹小舟，操酒榼，泛湖而饮，饮至醉，扣舷而歌，歌竟，相持大恸而归，人莫测也。居人时以钱米周之，或受或否。而一人病革，呼其邻曰：‘吾欲告汝以姓名，恐为女累；不言，女终见疑。奈何？’其人固请，乃曰：‘我建文朝某编修也，幸葬我湖旁某山下。’居人收葬之。其二人后不知所所在。（冶城客论）

正统八年，雷震奉天殿吻，诏求言。刘忠愍球时在翰林，陈言十事，其一言宜亲政务，权不可下移。王振览之，大怒，欲嫁祸，无由。锦衣指挥彭德清往来王振门下用事，公卿率趋谒，而忠愍独不为礼，彭衔之。会公上疏，乃激振曰：‘刘某疏中权不下移之言，暗指公也。’振大怒。而公疏中尝言‘太常不可用道士，宜以进士处之’。未几，编修董璘自愿为太常少卿，振因诬公与璘同谋，故先言以为璘地，并逮下狱。已而阴嗾锦衣卫使马顺，以计杀公。一日五更，携一小校推监门入，公与董璘同卧，小校前持公，公知有变，大呼曰：‘太祖、太宗之灵在天，汝何得擅杀我！’小校持刀断颈，流血被体，屹然不动，顺走前，举足踢倒，因曰：‘如此无礼！’遂支解之，裹以蒲包，埋卫后空处。董从旁匿其血裙数日，密归公家，家人始知公死，乃以血裙为衬，葬之。正德中，赠学士，谥忠愍。始，钟公同父与公同馆，相厚善，封事实约与偕，疏成，为妻所窥，泣劝乃止。明日，公如其家，钟他往，妻大骂曰：‘汝自干事，何得累及他人！’公惊走，且叹曰：‘钟固谋及妻孥耶！’遂独举。未数日，钟病死，妻亟悔之，每号辄曰：‘早知，曷若与刘侍讲公同死耶！’时同年尚稚，习闻之。比长，疑以问母，告之故，同怀忿恨，常欲申父志。比后谏易储，杖死，入祀郡中忠节祠。与公同日迎主，且联坐云。

正统十四年七月，虏酋也先大举入寇。中官王振力请亲征，上命英国公张辅等、兵部尚书邝野等、吏部侍郎学士曹鼐与侍读学士张益扈从巡边，驾次双寨。王振，蔚州人也，邀上幸其第。癸丑，次白登，振益骄恣强愎，挟令进兵。成国公朱勇、户部尚书王佐噤无一语，惟钦天监正彭德清首斥振曰：‘象纬示警，不可复前。若有疏虞，蹈乘輿于草莽，谁执其咎？’鼐、益继之曰：‘臣子不足惜，主上系宗社安危，岂可轻进！’振詈之曰：‘傥有此，亦天命也。’八月辛酉，次土木，相地布营，阵未定，虏已据河南。次日虏伪退，振复矫制，起营追之，虏大蹂躏，我师败绩，死者十余万人，鼐、益及诸臣五十二人皆死之。景泰初，赠鼐少傅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谥文襄。赠益院学士，谥文僖。遣官谕祭，并荫叙其子云。

高帝渡江，取太平，陶安与李习等出迎。安见上状貌，谓习等曰：‘龙姿凤质，非常人也，今有主矣。’上召安与语，安因献言曰：‘方今四海鼎沸，豪杰并争，攻城屠邑，互相雄长，其志皆在子女玉帛，非有拨乱救民之心。明公率众渡江，神武不杀，人心悦服。以此顺天应人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’上曰：‘足下言善，吾欲取金陵，何如？’安曰：‘金陵龙蟠虎踞，限以长江，据其形胜，以临四方，何向不克？’上喜。从克金陵，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员外郎郎中。吴元年，置翰林院，开礼乐二局，召为学士。凡制度仪章，诸所草创，皆委之。锡以诰命曰：‘朕初渡江，尔首谒军门，赞襄政务。宣号令，则军民信，议礼乐，则体要成。建白以忠，出纳惟允，朕甚嘉焉。顷开翰苑，以崇文治，设学士以冠儒英，重道尊贤，莫先于尔。尚勤献纳，赞我皇猷。’

中书省设御座，将奉小明王，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。刘基大怒，骂曰：‘彼牧竖尔，奉之何为！’遂不拜。适上召基，基遂陈天命所在，上大感悟，乃定征伐之计。遂攻皖城，自昏达旦不拔。基以为宜迳拔江州，上遂悉军西上，陈氏率其属走湖广，江州平。

刘基陈时策一十八款，上从之。会陈氏入寇，献计者或谋以城降，或以钟山有王气，欲奔据之，或用决死一战，不胜而走，未晚也。基独张目不言，上召基入内，基奋曰：‘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，乃可破贼尔。’上曰：‘先生计将安出？’基曰：‘如臣之计，莫如倾府库，开至诚，以固士心。但天道后举者胜，宜伏兵伺隙击之，取威制敌，以成王业，在此时也。’上遂用基策，乘东风，发伏击之，斩获凡若干万。上以克敌之功赏基，悉辞不受。

朱升以卫国邓愈荐，被征入见，顾问称旨。上问之，对曰：‘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’上嘉其材，遂参密议。凡礼乐、征伐、典章、文物，多所赞画。吴元年丁未，拜侍讲学士。

常忠武王薨，高丽王遣使来祭。曾鲁索其文观之，使者靳不与，鲁不可，使者不得已，出之。外则袭以金龙黄帕，内则不书洪武之号。鲁责之曰：‘龙帕固疑误用，若纳贡称藩，而不奉正朔，君臣之义安在？’使者顿首谢过，皆命易去，乃已。

安南来贡，主客曹已受其表。将入见，鲁取其副览之，其王乃陈叔明。鲁曰：‘前王陈日熉，尔今骤更名，必有以也。’亟白尚书诘之，使者不敢讳。盖日熉为叔明所逼而死，遂篡其位，中心怀惧，故托修贡以觐朝廷之意。上叱之曰：‘岛夷何狡狴如此！’却其贡，不受。

永乐年，一日且暮，宁夏报被虏围。上急召阁下诸老，皆已出，惟编修杨子荣赴命，上不怪，示以奏曰：‘尔后进，宁解此？今当以何处兵往救？’子荣徐曰：‘不须救也。’上曰：‘何也？’子荣曰：‘臣尝奉使至彼，其城坚

，且人皆习战，今其发已十余日，虏必已退。但敕守臣固守，及邻近诸城堡堤备可矣，不必遣兵，重为烦扰也。’上颇回颜，曰：‘明日与诸老来议之。’夜半，虏围解报至，诘旦，上召子荣，以报书示之，曰：‘卿何料之审也。’喜见于色。问其名，曰：‘杨子荣。’命去‘子’字，单名荣，即命入阁，宠遇日隆。然入谋于内，未尝以宣于外，外人亦不知趋之，故成永乐之治。文敏才实通敏，机务沓至，断决如流。而善承人主意，徐引于正。二杨皆以谏东宫事系狱累年，文敏虽尝谏，上不罪也。说者谓其相业有姚崇之风焉。

永乐初，成祖一日出右顺门，召内阁诸臣，独杨荣一人在，出三司奏章示之。言吉安乡民啸聚者已悉复业，朝廷初有闻，即遣行人许子谟赍敕抚谕，子谟行将一月，又遣都督韩观率兵继之，如抚谕不下，即加兵。及是奏至，上曰：‘非观至不下，其降敕褒观。’荣读讫，奏曰：‘计发奏之日，观尚在中道，未足褒也。’从之。后询之，果然，荣自是益见重。

虏酋阿鲁台既纳款，收女真、吐蕃诸部，听其约束，请朝廷刻制词于金錠，集诸部长磨酒饮之以盟。上以问翰林诸臣，黄淮对曰：‘胡人狼子野心，使各自为心，则力易制，若并为一，则力大难制矣，此举实为奸谋也。’上顾左右曰：‘黄淮如立高冈，无远不见，尔等如立平地，所见惟目前耳。’

高煦反，杨荣劝上亲征，上有难色，问夏原吉，对曰：‘臣昨见命将而色变，退语臣等而泣，在廷如此，临事可知。宜卷甲而往，一鼓可平，所谓先声有以夺人也。杨荣言是。’上意遂决。

王振谓三杨曰：‘朝廷事赖三先生，然皆高龄倦瘁矣。’文贞曰：‘老臣当尽瘁报国。’文敏曰：‘不然，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。’振喜，令具名，翼日即荐陈循、高谷、苗衷等。文贞让文敏，文敏曰：‘彼厌吾辈矣，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入阁，则吾辈束手而已。今数子皆是我辈人，当一心力。’文贞叹服。

大同猫儿庄，本北虏入贡正路，至是虏使有从他路入者，上因守臣之奏，许之。姚夔请筵宴赏赐一切杀礼，虏使有后言。夔令通事谕旨云：‘故迤北使臣进贡，俱从正路入境，故朝廷有大筵宴相待。今尔从小路来，疑非迤北头目比，只照他处使臣相待耳。’虏使不复有言。人以为得驭夷之体。

成化间，朝廷好宝玩，中贵有迎合上意者，言宣德间尝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，所获无算。上命一中贵至兵部，查西洋水程。时项公忠为尚书，刘公大夏为车驾郎中，项使一都吏检旧案，刘先检得之，匿他处，都吏检之不得。项笞都吏，令复检，凡三日夕，莫能得，刘竟秘不言。会科道连章谏，事遂寝。后项呼都吏，诘曰：‘库中案卷，安得失去？’刘在旁微笑曰：‘三保下西洋时，所费钱粮数十万，军民死者亦以万计，纵得珍宝，于国何益？此大臣所当切

諫。旧案虽在，亦当毁之，以拔其根，尚足追究有无邪？’项悚然降位，向刘再揖而谢之，指其位曰：‘公阴德不细，此位不久当属公矣。’后刘果至兵部尚书。

天顺初，夺门报功领重赏者甚重。吴溥谓兵部尚书陈汝言曰：‘今日封侯伯皆是矣，独一人未封。’汝言曰：‘是谁？’溥曰：‘当时非奉皇太后手诏，则曹、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？’盖以迎复之功归诸皇太后，请上尊号。明日汝言入奏，英宗皇帝即命择日上圣烈慈寿皇太后尊号。语载钱文通谱略中。

天顺初，石亨从子彪镇大同，遣使献捷。内阁询其状，其人盛陈战伐，且称斩首无算，皆梟于林木，不能悉致。岳正取地图，指示曰：‘某地至某地，四面皆沙漠，梟于何所？’其人惊伏。

丘仲深编修与修英庙实录，或谓于少保之死，当着其不轨，丘曰：‘乙巳之变，微于公，天下危矣。人挟私诬之，其可信乎！’或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尚书江渊，丘曰：‘竑杀其兄，而以此觐免死。且广西奏楮用土产，易辨也。’索其奏验之，果土楮。

陕西守臣熊翀得玉玺来献，乞颁示天下，以为传国之宝复出也。傅瀚言：‘以史传诸书考之，形制篆刻皆不类，其为贗作无疑。即使非贗，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玺。自前世以秦玺为宝，得之者君臣动色相庆。我太祖以圣德受命，制一代之玺，传之圣子神孙，寿昌之福，万世无极，何藉于彼哉！’上乃以其玺属库藏之。

平凉土达满四反，官军累失利，都御史项忠奉诏讨之，时策其必成功。而朝议咸欲再遣将，彭时与商辂执不可，或动以危语，时不为动。未几，献俘至，议者始服。

胡俨尝典湖广乡试，取杨溥居首，批其所刻文曰：‘初学小子，当退避三舍，老夫亦让一头地。’又曰：‘他日立玉阶方寸地，必能为董子之正言，而不效公孙弘之私曲。’后溥历内阁少保，为时名臣，人服其识。

赵荣微时，馆其舅翰林萨琦家，杨文敏公一见深器之，言孟仁贵于其舅，后果然。

杨士奇南还祭扫先茔，至南京，黄福卧病不出。士奇即往见之，福惊曰：‘公辅幼主，一日不可离左右，何为远出至此！’士奇服其言。

尹旻素负学识，善断大事，尤精凿强记，每经铨注，虽稠人小吏，阅数年犹识其名。时料人寿夭成败，历历多奇中。

尹公旻司铎日，闽士翁晏以贡就教职，公试之，不许曰：‘子当科第发身。’后果举进士，终广东副使。又有三举子选知县，色不豫，公曰：‘莫以知县为小官，且去做看。’后三人皆不终其职，人称公之识鉴。

刘公大夏善知人，自两广来，经某所，总帅毛伦谒公舟中，拜起，涕泣不已。公曰：‘奸人之雄也。’竟公任槟弗用，后果附逆瑾。戍肃归，至某所，遇都御史某，见其驺从服食之盛，公曰：‘富贵之徒也，必不善其后。’卒如其言。

刘公大夏谪戍时，参戎某遣使馈公，敕使不受亡返。公曰：‘第归语，老惟一仆，日食不过数十钱。苟受汝金，而仆窃以逃，孤身沙漠，非陷之死地乎？’时同戍钟尚书颇携囊篋，未几仆果窃而去。人谓公如神。

杨公廷和才器恢廓，乡先达司马余肃敏夙重之。归老之日，独持大明律与别，曰：‘介夫当相天下，为我熟此，以助他日谋断。’

杨石斋当国日，一弟为京卿，二弟为方面，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。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，贺者毕至，公颦蹙曰：‘君知为傀儡者乎？方奏伎时，次第陈举，至曲终，必尽出之场。此亦吾曲终时已，何贺为？’亡何，公以议礼不合去，慎谪戍滇南，而佥事恂以杀人抵大辟，家声顿衰。

宁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征明，贻书及金币聘焉。使者及门，而先生辞病亟，卧不起，于金币无所受，亦无所报。人或谓：‘王今天下长者，朱邸虚其左而待，若不能效枚叔、长卿曳裾乐耶？’先生笑而不答。亡何，宁竟以反败。

张居正少颖敏绝人，为诸生渺小，而是时尚书顾公璘抚楚，行郡，试其文，奇之。已，得召见，复大奇之，曰：‘此儿国器也。’遗以金钱为膏油费。明年举于乡，谒谢，璘解所系犀带以赠，曰：‘为若异时围腰饰，然当且玉，不足久溷也。’

方正

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时，其子为南京国学博士，考绩在吏部，文选郎中欲留侍公，改北学，公不可，曰：‘是乱法自我始也。’

澹然陈公，以南祭酒九载奏绩之京。时中贵有柄国者，势倾朝野，素慕公，欲收之门下。适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抚南圻，在京进谒，中贵知其与公同年，微露其意。周公以为言，公曰：‘敬宗忝为人师表，而求谒中贵，他日无以见诸生。’周公因讽中贵曰：‘陈祭酒书法极高，姑以求书为名，先以礼币，彼将谒谢矣。’中贵乃遣人致彩段羊酒，求书程子四箴，公为走笔书之，而却其礼，竟不往见。故为祭酒十八年不迁，士大夫益高其风节云。（郊外农谈）

祭酒陈公久不迁，泰和王公直时为天官，从容语公曰：‘老先生久居司成，将以司寇相转何如？’陈起揖曰：‘某托公为知己，岂有与天下英才终日讲道论学，而顾以桎梏之徒见辱，何哉？’王公顿服，卒寝之。前辈风节岩岩有

如此。（客座新闻）

太监金英奉使道南京，诸司皆饯之江上，薛公瑄独不往。英言于朝曰：‘南京好官，惟薛卿耳。’

王振之专政也，问三杨曰：‘吾乡亦有可为京堂官者乎？’三杨以薛瑄对，乃召为大理寺少卿。瑄初至京，居朝房，三杨先过之，不值，语其仆曰：‘若主之擢，王太监力也，朝罢可诣谢。’明日朝退，又使人语之，终不往。振至阁下，问薛少卿安在，三杨为谢，且曰：‘彼将来见也。’知李贤与瑄厚，令转语之，贤往道三杨意，瑄曰：‘原德亦为是言乎？拜爵公朝，谢恩私室，吾不为也。’久之，振知其意，亦不复问。一日，会议东阁，公卿见振皆先拜，先生独立，振自是衔之。

薛文清初入阁，以疾辞，石亨素敬先生，来视疾，因谓先生曰：‘如不留，我为先生启上，请敕书，即家为塾，以训子弟，且以资其养。’先生曰：‘昔鲁斋去元，世祖赐敕书以教人，鲁斋悬于梁，终身不以示人，及卒，发而视之，乃敕书也。某若资其养，曷若不辞官之为愈也。’（行状）

英庙复位，薛文清居内阁数月，朝议遣使求狮子于西域，谏不听，又见石亨窃弄威权，叹曰：‘君子见几而作，岂俟终日乎？’引疾恳乞致仕，得允，即出城。行至直沽，遇风雨，舟不能行，糒粮俱乏，日中犹未举火，吟咏不辍。子淳私愠曰：‘人家好好做官，他便要退，受困谁怨！’先生闻之，恬不为意，曰：‘我虽困，而道自亨也。’

正统丁卯，刘宣补父戍卢龙，徒步学京师。冬无纊，手足皲裂，忽冻死道上，有老姬饮以羹，复生。夏尝中暈，有递夫以热土覆脐，摘园瓜食之，乃复苏。己巳，北虏假贡献图窥伺，公上疏，言虏不可信，宜豫为备。后六师失利，公从武官守天津，密赞戎事，或诱之逃，或留妻以女，皆弗听，事定乃返。

杨文贞欲识吏部郎李贤，示意南阳守陈正伦，因邀往见，贤不肯，曰：‘无一面之雅而造门，是求知也。’

景帝即位，杨翥以郕府长史来朝。其还也，疏言刘铉、吕原可大用。会易储议起，礼部两亚卿俱缺，议必得有才力者为之。上命欲用铉，陈循乃拟铉以进。江渊盛言铉才薄不可用，乃易萨琦。铉闻渊言，曰：‘此深知我。’久之，铉为祭酒。一日报欲易储，诸司皆劝进，司业请祭酒列名，铉曰：‘我辈谏止则可，劝进则不可。’乃止。迨英庙复辟，阅诸疏，见劝进无祭酒名，问祭酒何人，徐有贞以铉对。上曰：‘吾欲一识之。’因召对文华殿，曰：‘卿可遂傅东宫。’乃擢少詹事。后以完名终，卒谥文恭。

章文懿立朝，决大疑，临大事，凛不可夺，自号戇夫。或劝公少贬以徇，曰：‘在我者有义与命，在彼者我不知也。’故悦公者寡。（言行录）

章文懿为庶吉士时，刘定之方教诸士，一日以小玉堂蔬圃诗令诸士赋之，公诗结语云：‘贤哉公仪休，拔却园中葵。’遂以轻薄目之。后又试中秋赏月赋，公言：‘天下之人，有罹悲、愁羈、患贫苦者，见月则不乐，惟高堂厚禄身享太平无事之日者，见月则乐也。’刘愈怒之。后试应制灯诗，遂不肯为。疏入，遂谪。其节概才识，当时以为第一也。（余冬序录）

南阳李先生当国，每以诗寄薛文清先生，始终不答。门人问之，曰：‘昔温公退居洛中，吕申公当国，屡以书问起居，温公不答。某亦此意。’

朱恭靖公初举状元，略无喜色，归里中，惟徒行，人甚器之。后为礼部侍郎，家载席一车，为公买宅费，都城宦者阻之，且云：‘必得一刺，以别真伪。’公弗许，家人云：‘必入乃得利。’公曰：‘不得利，又何伤乎？’竟止于城外，平价售之。

召复罗一峰修撰，当道者语人曰：‘某之复官，我之力也，乃无片言谢，可乎？’先生闻之，曰：‘渠非私我也。’坐是，改南京，供职三月，以疾辞。章三上，始得归。

杨守陈官五品十六年，所教中人已多贵幸，凡预教者，率因之以进，独公泊然无所藉。有欲出力援之，则谢曰：‘我（未）女妇也，抱节三十年，乃垂老而改志邪？’荐绅往往传诵其言。

王文恪与寿宁侯有连，绝不与通，岁时问遗，辄斥去。或以为过，公曰：‘昔万循吉攀附昭德，吾尝耻之，乃今自附寿宁耶？’

刘忠宣居官接物，虽称从容和易，至属官之不才者，一裁以法，未尝姑容苟免。尤不喜属吏承奉，有曲意承奉者，未尝喜，不见者，未尝怒也。

谢文正初入翰林，为御史某骤升都宪，台中循例请公文为贺，公曰：‘此人素不为公议所与，恶可以谀言悦之。’竟不与作。

王华才识宏达，操持坚定。方贼瑾用事，士大夫争走其门，华独不往。华子守仁论瑾，瑾怒，逐守仁。顾素敬慕华，不辄迁怒，间以语人，欲讽使就见，华不往。及转南京，瑾又使人言华不久当召用，冀得往谢，华竟不往。其平生大节如此。

优人臧贤被宠，能轩轻士夫，士夫或与善，贤因是请改牙牌，制如群僚印文改方者，傅圭不可，召老优更事者诘曰：‘尔优，敢乱法，尔宠可常保否？即遗尔辱，祸靡极矣。’优乃戢，俱与新之。

陆文裕公为山西提学时，晋王有一乐工，甚爱幸之。其子学读书，前任副使考送入学，文裕到任，即行文黜之。晋王再四与言，文裕云：‘宁可学校少一人，不可以一人污学校。’坚意不从，乃已。

正德戊辰会试，崔铣为同考，宰执欲私其子，以托铣，铣不可，竟出他手

。时阉瑾窃政，囚戍元老，奴仆端揆，铄与修撰何瑋，见瑾长揖而已。瑾怒，谓其党吏部尚书张彩曰：‘翰林白面书生，轻薄如崔铄尤甚。’欲重罪之，彩不可，瑋谓曰：‘吾两人不可易节。’对曰：‘铄安义命久矣。’是岁实录成，瑾伪传上旨，史臣未练政体，各升俸一级，调部属州县，铄改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。部储岁纵粮长赂请权贵，固执不可，尚书谓曰：‘尔谪仙也，何苦为此？’对曰：‘何勤非忠，孰忠非分？’竟革奸。庚午瑾诛，召还史馆。辛未会试再为同考时，辅臣治文义，铄上书劝以及时悟，上救民、荐贤、理财、强兵，毋事琐末，恳恳千余言。（南雍志）

邵康僖魁礼闈，逆瑾虐焰方炽，同年多请往谒，公毅然却之曰：‘可使天下后世谓进士谒中要自锐始耶？’卒不往。及吕仲木为状元，亦不往，舆论并高之。（家传）

屠应峻典试江右，阁臣有属其三子者，屠曰：‘国家百七十余年，惟贡士之法秉公不废耳。苟徇私请，安用试为！’遂行。至则梦人有以酖进者，辞不受，覆地，地坟，觉曰：‘宁坟毋乱。’卒无所私。

马公汝骥调泽州知州。泽故多王府，王率听用群小，暴侵民利，泽人苦之，而未能禁也。乃因事稍惩其左右不法数人，为条告诫，暴止。又王以书来请私好，答使者去，已即投书橐中，封之。所请或于法得释，又使将谢，乃引使者至橐前启，取书还之，实未发。为报曰：‘法诚如是，吾安敢低昂徇情乎！’后书不更至矣。

衡山待诏素不到河下拜客，严介溪语顾东桥曰：‘不拜他人犹可，余过苏，亦不答拜。’东桥答曰：‘此所以为衡山也。若不拜他人，只拜介溪，成得文衡山乎？’

衡山有病起遣怀二律，盖不就宁藩之征而作也，词婉而峻，足以拒之于千里之外。诗云：‘潦倒儒官二十年，业缘仍在利名间。敢言冀北无良马，深愧淮南赋小山。病起秋风吹白发，雨中黄叶暗松关。不嫌穷巷频回辙，消受炉香一味间。’‘经时卧病断经过，自拨闲愁对酒歌。意外纷纭知命在，古来贤达患名多。千金逸骥空求骨，万里冥鸿肯受罗。心事悠悠那复识，白头辛苦服儒科。’后宁藩败，凡应辟者崎岖万状，公独宴然，始知公不可及也。（读书笔记）

万公士和介然绝不为谄随，故尝忤分宜去臬，已又忤新郑去卿贰，已又忤江陵去卿。即华亭，称与公最契者，华亭请老，诸大臣各疏留，公独否。若公者，所谓贞而孤，非耶？

宋潜溪临财廉，尝大书于门曰：‘宁可忍饿而死，不可苟利而生。’君子以为名言。权要非其人，虽置金满橐，一字不肯，纵与之，亦不受馈。日本使奉敕请文，以百金为献，先生却不受。上以问先生，先生对曰：‘天朝侍从之臣而受小夷金，非所以崇国体也。’（行状）

张洪，洪武间以明经荐，授靖江王府教授。永乐元年擢行人，奉使日本，却其馈金，二年，复使辽东，修茶政于蕃界，亦不受馈。时缅甸宣慰那罗塔杀孟养宣慰刁木旦，并其地，命洪赉诏责还所侵地，立孟养后。塔不服，凡六往，始听命。塔欲毒之，服其诚信，乃已。

廖钦经河内，休于途，民见之，曰：‘是我昔日父也。’公给曰：‘我商人，非尔父。’于是聚老少争识公，乃罗拜于前，公不能隐，竟持酒肴相慰藉。明日，各持缣以遗公，须臾，袞数百匹。公辞不受，民曰：‘父有德于我，欲报无所，今父幸涉我境，持此以报父，愿卒受之。’公曰：‘我何德于汝？纵汝德我，何不爱我以德乎？苟以所赆为可受，则昔之所为，不过沽名以覬今日之利，我岂受哉！’民益恳请受。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，一夕不告而去。其所行类如此。

吴溥在翰林及国学二十余年，操守如一日，未尝一涉足权贵人之门，权贵人亦莫之知也。或念溥久次不迁，劝其少贬者，答曰：‘遇不遇，命也，吾知安命而已，安能枉己哉！’天下之为士者皆高之。家素贫，而笃于义，故人有遗孤、贫无依者，辄赈给不吝。及卒，无以为敛云。子与弼，以道学闻于时，亦古朴有父风。天顺中，以隐士征，授左春坊谕德，不拜。学者称为康斋先生。（南雍志）

张以宁清洁自守，所居萧然，未尝营财产，其奉使也，襆被而往。临终时有诗云：‘覆身惟有黔娄被，垂橐都无陆贾金。’有诗文数十卷，号翠屏集。

黎文僖淳性耿介，门生尹华亭以云布寄淳，不受，责之曰：‘古之为令，拔葵艺麻，今之为令，织布添花，吾不用妖服也。’

高谷官至台鼎，家业萧然，敝庐瘠田，仅足衣食，身没未几，子孙贫窶。方毅廉洁，卓然有古大臣之风。

上即位，当颁诏外国，江西刘璟以侍讲使交南，时交人吞占城，侵缅甸，或难其行。刘毅然上道，携二仆由南宁直抵其境。交人駭曰：‘昔之人皆航海来，扬樯蔽洋，贸重易奇。今岂自天下耶，何其简速也！’奉迎馆候，视昔倍恭，陪臣拜跪，刘据大明集礼之文受之，不与交一语。至之日颁诏，明日宴毕即行。王大惊曰：‘一国生灵，命缘天使。’致馈遗丰腆倍昔，金珠犀象珍玩甚多，刘一不顾。复令陪臣要于路，期必致之。刘复书，示以初入关诗：‘咫尺天威誓肃将，寸心端不愧苍苍。归装若有关南物，一任关神降百殃。’

’交人益敬悚，遣陪臣入谢表，有‘朝臣清白’之语云。

端木孝文，溧水人，尚书以善子，与弟孝思皆以儒士起家，孝文为翰林待诏，孝思为翰林侍书，先后使朝鲜，以清节为远人所服，立双清馆。（应天府志）

尚书童公轩性寡合，不妄取予，居南京时，家人衣食或不给，惟三原王公馈以米及白金，或不受。毗陵王尚书知其介，不敢致馈，值有持礼币求文者，因谓曰：‘童公之文胜余，令人导汝往求之。’至则童公问其人曰：‘汝自来乎？抑有使之者乎？’其人以实对，遂却而不纳。其介如此。（濯缨亭笔记）

成化丁酉，王端毅公恕来巡抚云南，不挈僮仆，惟行灶一，竹食簟一，服无纱罗，日给惟猪肉一斤，乳豆二块，菜一束，酱醋水皆取主家结状，更无所供。其告示云‘欲携家僮随行，恐致子民嗟怨，是以不恤衰老，单身自来。意在洁己奉公，岂肯纵人坏事’云云。人皆录辞而焚香礼之。

王恕以中丞抚两浙，致政，朝廷命驰驿还乡。公每至驿旁，先命夫人与家众投宿民居，然后单骑赴驿，官吏固请同寓，公辞之。一切馈遗不受。

三原王公为吏书，署于门曰：‘宋人有言，受任于朝者，以馈及门为耻，受任于外者，以苞苴入都为羞。今动曰贽仪，而不羞于入，我宁不自耻哉！’一时帖然。使非真诚积久而孚，亦自不敢书之，适足以增多口矣。

何淡所撰李充嗣墓志铭，赞曰：‘嗟乎，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余尝悼夫世之徇财者之众，而徇名者何少也？前数十载，吾广士大夫多以富为讳，争自洒濯，以免公议。及余接世务以来，闻人仕，众必问曰：“好衙门否？”闻人退，众必问曰“有收拾否？”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，世不以为过也。夫势大则用奢，父骄则子汰，卒之颠覆，而后知财为祸梯，亦已晚矣。充嗣之名，乃今知之，为其廉也。居官廉，故莅事公，莅事公，故民爱敬，民爱敬，故功业昭，功业昭，故修名立，修名立，然后仁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！”信哉。’

东山刘公为广东方伯时，广中官库有一项羡余钱，自来不上库簿，旧任者皆公然取去，以充囊篋，相袭以为固然。公初至，发库藏，适前任有遗下未尽将去者，库吏以故事白，云不当附库簿。公沉吟久之，乃大声呼曰：‘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，如何遇此一事，沉吟许多时，诚有愧古人，非大丈夫也。’乃命吏悉附簿，作正支销，毫无所取云。（南岳集）

正德初，兵书刘公大夏既谢政，逆瑾窘，摘以事遣官校逮系，检其橐，惟俸给三十余金，公以与之，官校感涕不纳。

张尚书邦奇，李公东阳门人也。一日侍坐，有兴化守者亦公门下士，以覲

事至京，緘两帕四扇，令从吏馈公。公曰：‘扇以染翰，固可，但多帕奈何？’吏顿首于庭。乃启緘取扇，而归其帕云。公致政后，遂庵杨阁老载酒看过怀麓堂为寿，觴以金。公讶曰：‘公近亦有此器耶？’遂庵有惭色，自是不敢用以觴云。耿子曰：‘公仕宦五十余年，柄国且十有八年矣。’郑端简谓，公卒之日，不能治丧，门人故吏，醵金钱赙之，乃克葬。又谓，尝过其门，萧然四壁，不足当分宜辈一宴会之费云。彼时权珰狂獠，公卿鲜不受其螫者，而卒不敢有加于公。公岂有权术牢笼之哉！毋亦贞操洁履，有以服其心耳。

梁储册封安南国王充正使，礼成，亟返，馈遗无所顾。持大体，不与陪臣倡和。

景公暘，居官清约过甚，不异布衣时。每升监，乘一牝羸蹢蹢行，旁观者若不能堪，暘自若。典簿馈公廩，私益以斛，公知之，归其益，切让之曰：‘吾虽贫，何相贼也？’惧谢而去。

罗念庵曰：‘世以多欲病杨文襄，某独知其廉介。’或曰：‘何？’曰：‘有故人馈宝珠一斗。受之，客既退，分劳左右，投之地，顷刻立尽。一生有以贫归者，发囊助给，率数十金为常。夫为天下用财而不以私蓄，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。非廉介乎？’（念庵集）

文征明家居，郡国守相连车骑，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，不能博先生一赫虎。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，其所绝不肯还往者中贵人，曰：‘此国家法也。’前是，周王以古鼎古镜、徽王以金宝他珍货值数百镒贄，使者曰：‘王无所求于先生，慕先生耳，盍为一启封？’先生逊谢曰：‘王赐也，启之而后辞，不恭。’竟弗启。四夷贡道吴门者，望先生里而拜，以不得见先生为恨。

每勋戚大臣病故，上遣谕祭，丧家辄厚币为谢，习以为常。刘公春曰：‘以尚书而受其赠遗，岂惟轻己，如国体何！’故事，功臣袭爵表谢文皆礼部堂上分撰，谢以银币，悉却之。其谨峻有守如此。

国琛录云：石公，澹约性成，躬躬自戢，位跻台鼎，供具如寒素士。正德末造，侈局肇开，公不逐世好，亦不迴立异帜。嘉靖初入阁，严诫阁从，不滥交与，谒者以帕为仪见，则还贄。致政归，行李衮配，不满一舆。

念庵罗公以修撰归，道经芜湖，病亟，抽分项东瓯为调医药。有扬贾犯重辟，愿献千金求解，时公之舅为言于项，公闻，呼项曰：‘君子爱人以德，使我为清白鬼。’项吐其实，公责项曰：‘我即死，君宁无俸可贖乎！’事乃寝。病间，舅申理前语，公惊曰：‘是大贾不活矣，项君必以我故而不脱之狱。’乃贻书谢项，因潜为解之。贾得生，不知为公力也。

万公士和与直指交无加礼，直指以为倨，衔之，欲巧诋以法。抵粤，悉取诸钱谷籍，稽公出纳，无所得。则榜掠筦榷吏，属诬引公，吏忍死不服曰

：‘有之，万公不应饮粤地一勺水耳。’直指愈益怒，捃摭益亟。香山黄公佐家居养高，不可致，忽出谒直指，直指心喜己独能致黄公也，自起迎黄公，黄公入揖曰：‘老夫迹不至公府久矣，今为万公来，公即欲涅之，其人非可缁者。’直指心忤，不敢出一语，事乃寝。公之饶时，唐先生赠以双磁罍，曰：‘夫饶非乏磁，而吾以磁赠，知君不取磁于饶也。’公服其言。

义概

解缙性孝友，重义轻利，笃于故旧，喜引拔士类，文翰皆精绝。尝语人曰：‘宁为有瑕玉，不作无瑕石。’

胡俨尝督漕至三山，中流有覆舟，命仆夫急援之。道见饿死者，命掖就民舍，给以药食。是夜风雨大作，所全活者数百人。

检讨陈继为一妇人志墓，已刻石矣，有客诋此妇不孝，继即率童子碎其石，曰：‘吾岂妄誉不孝妇耶！’

司成李时勉以言忤权奸，困首木者三日，炎暑，殆欲不胜。太学生石大用蹙然号于众曰：‘师犹父也，父师遭难，弟子乃晏然坐，可乎！’众莫应。大用退，杜门草疏，愿以身代，时勉亟止之，弗听。挟所奏诣银台投进，银台以祸惧之，对曰：‘生以义，死亦以义，何惧之有！’疏闻，上并释之。

刘忠愍球从弟玘为莆田知县，奉夏布一疋，即日封还，贻书戒之曰：‘当力行清白，以光前人，此非所望于贤弟者。’议论慷慨，卒以直言取祸，天下冤之。

许彬，景泰中议遣大臣迎驾朔漠，公毅然请行，曰：‘主辱臣死，分也，敢靳一死。’卒能以大义折虏，奉驾以还。然滨于不测者屡矣，以是受知英庙特深。

成化中，司礼黄赐母死，省、寺、监、院无弗吊祭，翰林独未之诣也。一日，徐侍讲琬言于众曰：‘时且如此，独得不往乎？’众或应或否。陈愧斋音奋然怒曰：‘堂堂翰林，相率而拜中人之门，天下其谓何？斯文其谓何？’词气愤激，闻者懼然，事遂已。汪直之在西厂也，气焰烜赫，出没如鬼神。一日，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杨士伟家，拷掠及其妻属，众骇，莫敢闯焉。先生其邻也，登墉呵之曰：‘尔何敢不畏国法？’其人曰：‘尔何人，敢尔？不畏西厂！’先生曰：‘尔欲知我乎？我翰林侍讲陈音也。’闻者为之缩颈。（经济录）

吴文定公有同年贺解元恩，在京遭疾，迁至其邸，晨夕视之，贺死，为服一月丧。乡人教官某死于京，贫甚，其子假货于人。公闻之惻然，亟命还所贷，自出金为贖，众皆乐助，竟得以丧归。

刘公大夏尝过厓山，吊大忠祠，念宋慈元后陵寝无主，辄泫然曰：‘后与陆、张二臣同死国，今大忠有祠，而慈元不祀，于义弗称。’谋于白沙陈公甫，为之立庙，人感其义，不日而就。

刘忠宣忤逆瑾，矫旨逮诏狱。同系者请行贿以求生，大夏曰：‘如此而死，祸止一身，称贷免死，则累及子孙，且丧此一生矣。’法司附瑾意，引例戍肃州。公至河西买葬地，不挈子侄侍行，或以问公，公曰：‘吾仕宦日不能为子孙乞恩泽，今发配老死，顾令子孙补伍，岂人情乎？’（后寿藏记）

戊辰春，戴大宾以妙龄赐进士第三人及第，刘瑾欲招致为婿，戴执义不从，登科录竟刊妻姓氏，瑾不悦，遂绝婚。戴乞养病归，未几卒。

霍韬己丑主考会试，帘内外弊铲革殆尽，文体为之一变。杨少师博、葛尚书守礼、程尚书文德、唐都宪顺之、罗修撰洪先、杨编修名、杨御史爵并表表，皆公所录士也。公谆谕诸士，不可以门生座主结私恩而忘大义。超俗之见，时所仅闻。

张罗峰当国，甚器重何瑭，举翊圣治，期大用之。始入京，元正相晤，辄面数张十三愆，众为愕然。（柏斋集）

器量

永乐中，汉庶人谋夺嫡，离间宫臣，石首杨文定公时为司经局洗马兼编修，下锦衣狱垂十年，家人供食数绝。又上命莫测，与死为邻，公励志读书不辍。同难者笑之曰：‘势已如此，读书何为？’曰：‘朝闻道，夕死可也。’其不以患难介意如此。

解大绅素无崖岸，求文与书者日辐辏，率与之，无厌倦意。或言有不当与者，公笑曰：‘雨露岂择地而施哉？且人孰不可与进者？’

金忠于人有片善必称之，虽有素与公异者，其人有他善，未尝不称也。里人有数窘辱公，公为尚书时，其人以吏来京师，惧不为容，公荐用之。或曰：‘彼不于公有感乎？’曰：‘顾其才可用，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长？’

金问坐系狱十年，非义相馈，皆不受。时黄淮、杨溥同坐系，三人相得甚欢。省躬念咎之暇，各持一经讲论，曰：‘此处忧患之道也。’

马绍荣与永嘉姜立纲同僚久，并以能书名。姜善子昂，荣善宋克，为一时宗。其升少卿也，立纲以出身布衣，不得齐荣官，诸老怜其年深，曰：‘不抑马君，无以为姜君地，奈何？’先生闻之，往告曰：‘愿损一级，与立纲齐。’故马得太常。姜得太仆，拜曰：‘吾固不能窥君际也。’

助教李洪，南昌人。尝言古廉先生因除庭树被罚，是日，先生方坐堂阅试卷，而锦衣官校猝至前，即掩卷起身，免冠解带，受縲绁。合监师生来观者

，皆惊愕失色。先生神色自若，徐呼诸生近来与语，曰：‘某人某处讲是，某处非，某人今次稍胜前，某人比前不及。’因顾诸先生曰：‘还校定高下出榜。’语毕乃行。已而枷置监前，监生三千余人上疏救解。有石大用者，又独具本愿代枷，事乃释。

薛文清为廷尉，欲出一冤妇，王振喙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，论死，公怡然曰：‘辩冤获咎，死何愧焉！’临刑神色自若。会振一老仆哭于厨下，振问何以，仆曰：‘闻今日薛夫子将刑，故泣。’振为之动，赦归田里。

王文端公直在吏部，御史有求诗者，公峻拒不为作。所介者寔公故人，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，何独靳是。乃应之曰：‘老负此累，公等行当自知耳。’然公尝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，且自序昔与文进交时尝戏作一联，至是十年而始成之。临川聂大年题其上曰：‘公爱文进之画，十年而不忘也。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，[一]待天下之贤，则天下岂复有遗才哉！’语亦稍闻于公，公置之不省。后大年举为史官，困于讥谗，卧病逆旅，自度不可起，乃使所亲投诗于公，有云：‘镜中白发难饶我，湖上青山欲待谁？千里故人分橐少，百年公论盖棺迟。’公得诗泣下，曰：‘大年欲吾铭其墓耳。’明日而大年卒，公为墓志，有曰：‘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，故久不拟荐，而乃止一校官耶！’大年所题之言，固为正论，使隘者闻之，将必以为议己，其孰不加挤也？而公不以为意，至泣而铭其墓，真所谓休休有容者矣。

（校记[一]上句‘十年而不忘也’，‘不忘’，初印本作‘不心’，非。此句‘十年不忘’，初印本作‘不忠’。作‘不忘’为是。）

罗一峰家居，偶留客饭，不知绝粮也。夫人乞邻，得湿粟数升，旋炒旋脱，日已西矣。一峰旷然不以为意。

杨守陈以洗马乞假覲省，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其为何官，与公坐而抗礼，卒然问曰：‘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’公漫应曰：‘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，无定数也。’俄而报一御史且至，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。公曰：‘待其至而让未晚也。’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，跽而起居。丞乃睨御史不见，蒲伏阶下，百状乞怜，公卒亦不较。

徐溥在翰林，不以文学名，及入内阁，承刘吉恣威福报私怨之后，一以安靖，调和中外。行政不必出于己，惟其是，用人不必出于己，惟其贤。时称休休有大臣之度。

王公恕以中丞填滇，先此，镇守中官多不法，乃百方冀悦公，公不为动。察其政不便人者，悉革之，并剪其羽翼，中人衔之。公每出行部，导从者十数人而止。一日公出，中人令刺客杂其中，将乘罅贼之，公于马上遽问曰：‘今从者何多一人？’因检之，得其怀刃，客吐实，因具爰书，杖遣之，而不加罪

。中人闻之，欲自杀，公偕三司谓之曰：‘我所行之事，不过为民除害耳，所罪之人，不过为公清恶耳，公何与？毋用过自疑也。’中人知无害己意，乃惶恐谢罪，不敢别行非义，而百姓安堵矣。

三原王公为都御史时巡抚南畿，尝一日至吴市，市井无赖乘醉面骂公于道。公见之，略无怒色，但从容言曰：‘此人醉矣。’命吏卒遣之。

陈白沙素不与物竞，邻人有侵其居地者，扬言曰：‘陈氏子，我必辱之于途。’及见，不觉自失。先生曰：‘尺寸地，吾当为若让。’其人惭而去。

刘东山公当发戍，毡帽布袍，徒步过大明门，匍匐顿首乃行，策一蹇驴赴戍所。时以兵部尚书谪发，莫不加礼，欲不至戍。公曰：‘大夏有罪，不加之诛，今复不服役邪？’被甲持锐，与诸卒无异，莫不叹服。

弘治十一年，监生江瑬奏言：‘刘健、李东阳杜绝言路，掩蔽聪明，妒贤嫉能，排抑胜己，急宜斥退。’健、东阳疏言：‘近日两京科道，指陈时弊，并劾奔竞交结、乞恩传奉等官，虽未尽当，类多可采，而乃漫无可否，概不施行。自祖宗朝至今，未有此事。皆臣等因循将顺，苟避嫌疑，不能力赞乾刚，俯从舆论，别白忠邪，明正赏罚，以致人心惶惑，物议沸腾，草野之下，其言乃至于此！乞罢。’上不许，下瑬诏狱。健等又上疏力救，瑬得释。（今言）

谢公迁既归，瑾意叵测，人皆危之，曰：‘天祐皇明，我当无他，不见刘元城之事乎？’处之裕如。日与客围棋赋诗以自娱，若不知有忧患者。

世庙御极，言官联疏劾梁公储假宸濠卫兵故纵反者，请置诏狱正其罪。公不辩，惟曰：‘余只致仕去已矣，勿论宸濠卫兵事由也。’劾者犹不已。久之，知与宸濠卫兵非公也，实石斋杨公当制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。旧例，凡阁下当制，拟旨人亲署衔，着笔迹，故不得诬而移之他。

杨石斋久入阁，漫无建白，人易之。武皇南巡，幸臣窃柄，天下汹汹。有狂生上书数其过，公延礼生，泣下曰：‘久当不负良意。’已而武宗崩于豹房，禁从兵悉属江彬，安危俄顷，公密计擒之，始服公之才量。（国琛集）

嘉靖己丑，邃庵杨公为首相，上倚注甚切。时议礼诸公，受知于上，相继登枢要。尚书霍文敏公韬时为詹事，忌公尤切，特疏劾公，上大怒，削秩赐罢。文敏犹欲根蔓公门下士，一网打尽。有太学生孙育，公之乡人也，受恩最久，百凡家蛊，公保护如子弟。公在相位，援育入文华殿供事，以书写劳，例得京职。时亦以公党与，恐遭斥逐，乃录公居官事数十条，呈于文敏，以求自解。不意数月后以暴疾卒于京，其子奉柩还，公犹易服吊其丧。其子跪泣曰：‘人子固不敢言亲过，但悖德者不祥，吾父负公而死，天也，愿公无吊。’公笑曰：‘尔父岂负我者？我为人所陷，波及汝父，汝父欲保全身家，万不

得已，姑借我以免祸耳。吾独不能谅之，是我又负汝父矣。’人皆服公雅量。

张孚敬复用，李时居次，改兼吏部尚书，事孚敬甚谨，亦不敢有所抵牾。而孚敬意更不能容，如议孔庙及言官冯恩狱，密疏譖时出异语以徼结物情，上亦不为动。彗星见，条陈三事，曰务安静、曰惜人才、曰慎刑罚，且请宥大礼大狱诸臣。报闻。上与少师孚敬务以刻核严切为急，而时数用宽大调剂之，所救解不少。始时在礼部，上赐银记一，其文曰‘忠敏安慎’，至是置之阁中而失之，疏请罪，上弗问，特为补铸以赐。久之，加少保。册皇后，为大礼副使。上在位久，益明习政务，尝召时与尚书夏言，从容品鹭诸大臣材器，皆精当，时叹服，以为非所及。

长厚

金忠以尚书兼詹事，有谤廷臣及宫寮者，上密令忠察之，每白其诬。上或不喜，即又顿首言：‘臣保无他，即如人言，臣甘连坐。’以故全护者众。每导人宽爱，无为苛刻，公事辄推同官，使展其能，有阙误，引为己过，俸赐有余，周赉乡族。仁皇初，赠少师，谥忠襄。以其子达为翰林检讨。

朱文恪善自辽阳放归，买地一区，为终老计。方往经营，闻老翁哭声甚哀，询之，乃知翁子鬻此以偿公帑，翁以无依故悲。公闻惻然，以券还翁，而不索其值。〔一〕（谈纂

校记〔一〕此条已见卷一行谊类第二条，此处复出。）

彭文宪公荐人材，未尝私以语人。言官以言语微过被谴，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，赖以全者甚众。

王公翱于权豪势要有所嘱，毅然拒之，辞色俱厉。及处之，不甚拂其情，故人虽畏公，而心不为怨，累遭变，无他虞。公于恩仇，一不介意。尝曰：‘吏部岂报恩仇之地耶！’

有以同年友事诬王华者，人劝其一白，答曰：‘某，吾同年友，若白之，是我讐其友矣，是焉能浼我哉！’竟不辩。后新建复官京师，闻士大夫之论，甚为不平，欲具疏奏辩，华驰书责止之，曰：‘汝以是为吾耻乎？吾本无可耻，今乃无故而攻发其友，是反为吾一大耻矣。人谓汝智于吾，吾不信也。’于是遂止，不复辩。

吕仲木，关西人。夏贵溪怙宠负才，傲倪一世，独心敬仲木。夏方与霍文敏交恶，文敏之为南宗伯也，仲木为贰，文敏时时诟贵溪，仲木乘间讽曰：‘大臣有过，规之可也，背噂非礼。’文敏疑其党夏，心衔之。未几，仲木以考满之都，谒贵溪，时贵溪柄国矣，得仲木，甚欢，亟欲援之为助。已，乃对仲木数短文敏，至谓不可一日近。仲木毅然曰：‘霍君天下才也，公奈何以

寸朽弃栋梁耶？’贵溪又以仲木附文敏而异己，历岁不迁，仲木乃致政归。

（耿先生集）

徐文贞归里，遍召亲故，一人取席间金杯藏之帽，公适见之。席将罢，主者检器，亡其一，亟索之。公曰：‘杯在，勿觅也。’此人酒酣潦倒，杯帽俱堕，公亟转背，命人仍置其帽中。只此一端，想见前辈之厚。

太宰渔石唐公致政家居时，出入惟徒步。陈大参良模说之曰：‘翁官居八座，年踰七旬，天下大老也。孔子曰：“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。”翁学孔子者，而顾欲过之耶？’公曰：‘固然。第吾枫山先师致政归，祇是步行，未尝乘轿，乃侄朴庵公（名拯，侍郎。）及竹涧潘公，（希曾，侍郎。）俱守此礼，吾安敢违耶？’

退让

国初，丙申三月克金陵，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，以陶安为左司员外郎，升郎中，日赞机务。既而得刘基、宋濂、章溢、叶琛四人，上问安四人者何如，安对曰：‘臣谋略不如刘基，学问不及宋濂，治民之才不及章溢、叶琛。’上多其善让。

金文靖幼孜，简易沉默，温裕有容，且不伐善，不矜名，名其燕室曰退庵。古所谓金玉君子者，乃其人也。七人之中，保全始终坚立名节如公者，盖不多见。

洪熙元年正月，命杨士奇兼礼部尚书，寻改兼兵部尚书。士奇辞曰：‘臣为少傅、大学士，已踰涯分，尚书一职，更不敢当。’上厉色曰：‘黄淮、金幼孜皆三职，卿独二职，人将谓何？卿勿辞。’士奇请辞俸，上曰：‘卿于朕劳勤二十年，故周以此禄，何用辞？’士奇曰：‘尚书月俸六十石，可养壮士六十人。臣受二俸已过分，安敢复加？’蹇义言：‘宜听辞学士俸。’士奇言：‘辞禄当辞厚，何取虚名？’上曰：‘朕成卿志。’乃听辞。

修撰梁潜，文名擅一时，于词林最鲜许可，独谓宋琮诗文经义雄峻不群，每称扬之。乙未会试，以琮充同考试官校阅，所得皆名士，或欲荐琮入翰林，琮辞曰：‘炫词藻以躐华要，此贾祸之端也。’竟不肯以名上。时同乡杨士奇辈方以侍从用事，莫不重其恬退。

英庙复位，素知薛瑄学行，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召入内阁知制诰。一日，上御便殿，召瑄入，语移时，谆谆启沃，皆有关于圣学君德者。寻命主考会试，事竣，转左侍郎。居数月，瑄见石亨等窃弄威权，叹曰：‘君子见几而作，岂俟终日乎？’遂引疾恳乞致仕。

耿裕再入吏部，上疏曰：‘臣明敏不如尹旻，公直不如王恕。’人以是多

之。

王公翱为吏部尚书，忠清为英皇所任信，仲孙以荫入监，将应秋试，以有司印卷白公，曰：‘汝才可登第，吾忍蔽之哉！如汝误中选，则妨一寒士矣。且汝有阶得仕，何必强所不能，以冀非分邪！’裂其卷，火之。

枫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，以考绩赴部，坚乞致仕，冢宰尹公旻慰留之，辞益力。尹诘之曰：‘不罢软，不贪酷，不老疾，如何可退？’先生对云：‘古人正色立朝，某之罢软多矣；古人一介不取，视民如伤，某之贪酷多矣。年虽未艾，须发早白，亦可谓老疾矣。请举一事退之足矣。’尹恍然惊叹，知其意决，特为上请，从之。时先生仅四十一。

吴文定掌詹事府事，久之，程学士敏政以策免起复。故事，起复官前所历俸不入考，公曰：‘少詹学士，职与我同，彼则先官。’即日上疏，请以印让，有旨命公仍掌之。士论益多公。（徐源撰行状）

弘治乙丑，大学士谢公木斋乞致仕，荐吴文定公宽、王文恪公鏊以代己，言极恳至。一时恬让之风感动中外。

兵部右侍郎缺，中官有欲荐郎中刘公大夏者，遣人言于尚书，冀一往见，大夏巽辞谢之，卒不往。时又议以太仆卿处之，大夏私语所知曰：‘郎中转京堂，固人所欲，但吾穷居时，见府县政事不得其平，辄曰使我做时，某事当如何行，某事当如何罢。今幸登朝，不得一亲民官，非素志也。况郎中一出，非知府即参议，官阶崇重，何为不可？但恐人负官耳。’吏部乃升大夏福建参政，后迁布政使，累官至大司马。尝言曰：‘我能至今日，参政布政之力也。’

朱恭靖公归吴，趋里中，市货溢衢，纷华满耳。入公之堂，萧然如村落中，见野翁环堵，出与宾客游，鱼鱼雅雅。里中后生思畏名检，欲一有为，曰：‘恐玉峰先生知也。’田庐闾閻猥事，一不置念。老隐阳山几三十载，未尝一日去书不观。当道疏公当起者前后几三十人。为人淡然自守，廉不徼名，学惟务实，思以友三代之英于百载之上。临终，戒其子孙不得请恩于朝。万一台章以闻，主上怜之，赐谥易名，愿无以文为谥，脱犯吾父讳，亡魂何安？小子切记之。’终于正寝，远近慕惜之。朝廷恤典，不烦陈乞，于是赠官太子太保，谥恭靖，从公志云。

杨士云，正德间为翰林庶吉士，授给事中。以外艰归里，养母不出。嘉靖间举遗逸，有司强之起，至京师，迁左给事中，推为宫僚，以病辞不就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‘吾岂能俯仰人以求进乎？’乞归，里居二十余年，甘贫自乐，不入郡城。乡人不知婚丧礼节，教以易奢为俭，所居环堵萧然。

尚书毛澄极淳实，陆完被逮，会推冢宰，僉举毛，坚执不允署，至欲趋出

，遂举王晋溪。国朝以来，不爱作天官卿者，毛一人而已。

慎密

宋景濂性慎密，禁中问对语，绝不以告人。应制之作，亦削其藁。署‘温树’二字于居室之壁，有问及内事者，指以示之。

宋景濂在上前所陈说，不为文饰隐蔽，虽家事，苟有问，亦一一道之。尝曰：‘君犹父也，天也，其可欺耶？’上尝问：‘昨日饮酒否？座客为谁？饌为何物？’悉以其人及膳馐品对。上笑曰：‘卿饮时，朕令人视之，果如卿言，卿信不欺我。’故上久而益信其诚。先生常戒子孙曰：‘上德犹天地也，将何以为报？独有诚敬忠勤，略可自效万一耳。’（行状）

刘诚意凡遇廷臣有过失得谴者，密为救解而免，其人或知而诣公谢者，则拒不纳，其人不知，亦未尝为人言也。

胡文穆公广小心敬畏，出入禁闼，目不忤视。在上前承顾问，应对必尽诚据理，而忠厚为本，未尝及人过失。于奉旨制敕视草，即有所见，必具实以闻，多见采纳。

石文隐沉默寡欲，居政府不轻发言，遇事所难，徐出一二语，辄中节。

敏悟

景清游国学时，同舍生有秘书，公求而不与，固请，约明旦即还书。生旦往索，曰：‘吾不知何书，亦未假书于汝。’生忿，讼于祭酒，公即持所假书往见，曰：‘此清灯窗所业书。’即诵彻卷。祭酒问生，生不能诵一词，祭酒叱生退。公出，即以书还生，曰：‘吾以子珍秘太甚，特相戏耳。’

一日，中使传旨，命制元宵诗。刘定之据几不停挥，顷刻成四句七言诗百首以进。其敏速如此。

出处

白沙归，至南安，守张弼问出处，对曰：‘康斋以布衣为石亨所荐，所以不受职而求观秘书，冀得间悟主也。惜当时宰相不悟，以为实然，言之上，令受职然后观书，殊戾康斋意，遂决去。某以听选监生荐，又疏陈始终愿仕，故不敢伪辞以钓虚誉，或受或不受，各有攸宜。’弼唯唯。

庄定山被荐召用，巡抚何公鉴躬诣定山劝驾，继遣应天府官候行。先是，冢宰王公恕、司寇张公瑄辈诸荐疏，皆出部檄，非特旨也。故先生曰：‘吾向以谏谪，退处几三十年矣，乃今特旨，敢不行乎？且学士丘琼台尝嫉曰：“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曰永也，吾当国，必杀之。”承特召而不行，非其可

道乎？’遂行。九月入京，陛见，大学士徐溥语郎中邵宝曰：‘定山，我朝出色人，当官翰林，乃协輿情。’丘语人曰：‘我不识所谓定山也。’徐公又与李西涯曰：‘定山，君之故人，君当注意。我已致政，不能为国家荐贤矣。’李唯唯。谒吏部，三揖不跪，冢宰耿公裕起，延之以茶，令四司送出部门。先生曰：‘第令不失己，官职外物耳。’吏部题补行人司副，升南京吏部验封郎中。到任十二日，病作，赴部告归，不为题处。又明年丁巳，遇考察，尚书倪岳以老疾去之，乃先生告去已改岁矣。故白沙诗曰：‘欲归不归何迟迟，不是孤臣托疾时。此是定山最高处，江门渔父却能知。’（湛甘泉撰墓志）

谢文肃丁内外艰，水饮疏食，一如古礼。终制，亲友劝起复，先生曰：‘初心縻禄，为亲尔，今复何为？’乃闭门读书。时侍叔逸老登眺方山雁荡之上，怡神自足，弹冠之念泊如也。孝皇登极，诏起之，李长沙移书劝驾，极言乘运救世之义，始勉力入朝，补国子监祭酒。以师道难尽，请致仕，不许，适丧仲子，力求解任。将十年，特升公礼部右侍郎，掌祭酒事，遣使就其家起之。未踰年，疏凡五上，每优旨勉留，不能夺，乃许养疾。（李东阳撰碑）

刘瑾擅国日，人皆责李文正不去。盖孝宗大渐时，召刘晦庵、李西涯、谢木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，亲以少主付之。后瑾事起，晦庵、木斋继去，使西涯又去，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，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！文正义不可去，有万万不得已者。西涯晚年，有人及此，则痛哭不能已。此一事，顾东江言之。

师友

刘诚意年十四入庠，从师受春秋经，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，而默识无遗。习举业，为文有奇气，决疑义，皆出人意表。凡天文、兵法诸书，过目洞识其要，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，得濂洛心法，先生大器之。元揭傒斯见而奇之，曰：‘此魏征之流，而英特过之，济时器也。’（黄伯生撰行状）

柴广敬言其师国学典簿赵撝谦订声音文字，通可收录。遂奉命驰传，即其家取之。典簿先生以学官没岭表，其子夭死，无后，广敬为经纪其葬。及在翰林，又状其行，恳词尽礼，乞表其墓于学士解先生。近世师友义薄，独广敬能惇而厚之，非笃于义者不能也。

金先生问、陈先生继少时，从俞先生贞木游，先生日录多书金、陈二生某日讲某书，某日作某文，颇优待之。尝与王文靖公汝玉曰：‘二生学问略相似，金之名位，过陈远矣。’后两先生皆以白衣荐，陈为翰林检讨，不久而归，金至礼部侍郎，享福禄荣名者甚久。俞之孙嗣尝以日录示余。

宋景濂先生嗜学日笃，时柳文肃公贯、黄文献公潛皆大儒，天下所师仰

，又各及其门执子弟礼，二公皆礼之如朋友。柳公曰：‘吾邦文献，浙东为盛，吾老矣，不足负荷此事，后来继者，所望惟景濂耳。’

国子多大臣子弟，宋先生莅之以勤，率之以正，日进诸士立两序，据坐执经，敷扬闾奥，教以孝悌忠信之道。学者帖帖遵度，惟恐不得为先生弟子。

戊辰，诏择进士颖敏者为庶吉士，属教之，刘铉惩曩之事虚文者，慨然以师道自任，俾力追古作，有一字未惬者，经月不置。以故诸吉士大有所造，后多以文学致名。

方孝孺在宋濂门为高第弟子，从濂后，每私居念及，或见其手迹，或谈及濂事，辄涕泣。既官汉中，其家不能存，言于蜀王，厚抚恤之。墓在夔，每舟次夔，必往祭墓下，恸哭移时乃去。

永乐中，陈检讨继少孤贫，尝就学于俞贞木先生。每归饭，辄就返，俞异焉。窃视其所之，至密芦中，怀出一糖饼，哺之即行，俞以是留食于家，以为常。一日妻失留之，俞归，切让其妻，乃改而加礼焉。后继以布衣仕翰林检讨，未必非励志所为也。（西樵记）

永乐间，胡文穆公与杨文贞公俱在内阁，文穆尝语文贞曰：‘吾二人将老，得退，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，舟中贮书册、楮笔、壶觞、棋局。如广访君，舣舟君门外一里所，遣童子招君，君迳入舟，溯流至五云驿，望夫容峰则返棹，至君入舟处，君独归。君访广亦然，但溯流至玉峡而返，岁必五六过，用此共适余年。及文穆歿后半岁，文贞夜梦偕文穆泛舟，自快阁至郡城下，同载甚乐。共联诗，文穆起首句，文贞续第二第三句，相续成一律，觉而忘第六第七二句，文贞悲怆不胜，遂补之，诗曰：‘金螺潇洒对夫容，鹭渚渔洲窈窕通。远树白云秋色净，故人清兴酒尊同。河山梦冷讴吟后，生死交深感慨中。犹想胜缘如夙昔，并骑黄鹤过江东。’

徐健尝与洛中名士阎禹锡论学，阎改容礼之，谓乡人曰：‘伊洛渊源，续有人矣。’又与白良辅论，不合而罢。比晓，白扣门揖曰：‘吾中夜乃思得之，始知吾子贤予远甚。’由是益知名。

李贤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灾，时学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，往造之，叩质所疑。薛公亟称之，以为英悟淳确，非流辈可及。

蒲州王神曰：‘河津薛德温，直内方外，果敢自取，可谓得许子、平仲之传矣。’蒲州卫述学于河津，忠信无诡，可透金石，可谓不愧乃师矣。

编修梁諲病，语家人曰：‘朋游中惟陈同年汝同心地好，且有家法，孤子女可托也，询闻而诺焉。’及諲卒，为经纪其家事，无不曲尽，至冒谤毁而为之不恤。嫁其女，得松人黄瑜。后参福建政，竟以梁之丧归其乡。其笃于友谊如此。

蔡虚斋清友宁永贞、孙九峰，拜何椒丘，愿为弟子，既又友储殖庵、杨月湖。好古独信，贞风渊轨，使人躁息妄消。

正统十一年，太师英国公暨侯伯二十余人早朝毕，奏曰：‘臣等皆武夫，不谙经典，愿赐一日偕诣国子监听讲。’上命以三月三日往，于是太师率诸侯伯至日到监，始携茶汤果饼之类甚丰。祭酒李先生时勉命诸生立讲五经各一章，讲罢，设酒馔奉款。诸侯伯让曰：‘受教之地。’皆就列坐。惟太师与先生抗礼久之，太师屡辞，先生曰：‘秀才家饭不易措置，愿太师少宽。’命诸生歌鹿鸣之诗，宾主雍雍，抵暮而散。此亦太平盛事也。

王公恕在扬州立资政书院，如高尚书铨、储侍郎巘，所造就孔多。在江西提学，如浮梁戴恭简珊、泰和萧尚书祯、淦县孙都宪仁、安福刘祭酒震，皆文艺之外，而别其器识，诱以远到。

李西涯当国时，其门生满朝，西涯又喜延纳奖拔，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，即群集其家，讲艺谈文，通日夜以为常。一日，有一门生归省，兼告养病还家，西涯集同门诸人饯之，即席赋诗为赠。诸人中独汪石潭才最敏，诗先成，中有一联云：‘千年芝草供灵药，五色流泉洗道机。’众人传玩，以为绝佳。呈稿于西涯，西涯将后一句抹去，令石潭重改，众愕然。石潭思之，亦不复能缀，众以请于西涯曰：‘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佳，不知老师何故以为未善？’西涯曰：‘归省与养病是二事，今两句单说养病，不及归省，便是偏枯。且又近于合盘。’众请西涯续之，西涯即援笔书曰：‘五色宫袍当舞衣。’众始叹服。盖公于弘、正间为一时宗匠，陶铸天下之士，亦岂偶然者哉。

西涯晚年致政家居，至临没时，门生故吏满朝。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、束带、砚台、书画之类，皆分赠诸门生，顾东江亦分得数件，东江子顾伯庸尝言之。即书籍所载古之宰相，亦未有如此者。

许公诰弘奖风节，绌抑华竞，以经世为士筌，尊德为学轨，故一时人士翕然化之。不徒敦悦典坟，涉志弦诵而已。时太学生有遐方旅衬暴露无归者几三十人，岁时名字，漫灭无稽，公乃以公帑羨余，购地葬之。复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给者数十人，周恤之，由是生徒感德怀服。又奏罢教职不称者，及劾勋戚习礼不律者，一时成均条约，肃然改观。

顾公清教庶吉士，陶镕造就，一时出门下者若江右舒芬、南广伦以训、建康陈沂、贵溪汪佃、关中马汝骥，至今称为一代雅流。

顾华玉曰：‘景伯时自穷时与维扬火城相知交，为中允时，数向余称其为人。余以伯时方贵盛，游者固自厚，不甚入心。比伯时卒，遗孤孑孑，门户衰落，曩时亲匿，多不相往来。独火君顾念益勤，时时遣人过江问遗，踰于生时。伯时有遗文数十卷，火君捐百金梓行之，曰：“吾不忍故人菁华遂殒于地。’

”火君可谓贵贱死生无替交态，而伯时之知人未易及也。’

徐公阶以学士海庶吉士，虽名不废课习，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，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媿说之，又间勖以国典民事。其后多卓然称名臣，咸归公善诱功。

荆川于文称曾子固，诗称击壤集、黄山谷，学则笃信朱元晦。一日倏云：‘吾觉朱子所解书，无一句是者。’非有会于言语之外，胡以及此？学者不如此汗悟一番，与不读书何异？

词林故华贯，国初惟材是畀，不局身格，后独以一甲进士若庶吉士充之，他有与者，辄摈不相容，而其途狭矣。嘉靖初，永嘉、贵溪受上异知，所遴士不主故常。谢公与槐繇御史改春坊司直，至今指摘焚如，余亦不能明也。顷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牋，独邹东廓、程松溪、赵大洲、唐荆川、罗念庵五六公，皆名硕也。手书款密，非肺腑交不及此。噫，诸公岂世之泛交苟相说者哉，非数公不能知司直，非司直不能以友数公。乃知流俗相诋，皆承媚疾者之误，非实录也。语曰：‘不知其人，观其友。’执此可以为论公左券。（澹园集）

品藻

杨文懿守陈曰：‘子房不见词章，玄龄仅办符檄，刘诚意勋业造邦，文章传世，可谓千古人豪。’

解缙赞刘三吾曰：‘余闻之故老，多言国初草昧时官民冠冕衣裳之制皆出自三吾，可谓有制作才矣，不独擅华国之文而已也。’论者又谓三吾文章不如宋濂，而浑厚过之，先见不如刘基，而直亮过之，勇退不如詹同，而事功过之。语曰：‘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’信哉。

学士欧阳玄评宋景濂文气韵沉雄，如淮阴出师，百战百胜，志不少慑；神思飘逸，如列子御风，翩然蹁举，不沾尘土；辞调尔雅，如殷彝周鼎，龙文漫灭，古意独存；态度多变，如晴霁终南，众驺前陈，应接不暇。非才具众长，识迈千古，安能与于斯？

高帝尝谓宋濂：‘浙东人才，卿与王祎耳。才思之雄，卿不如祎，学问之博，祎不如卿。’

国初，宋学士景濂精于释，释宗泐季潭精于儒，太祖每称之曰：‘泐秀才，宋和尚。’

上欲相杨宪，刘基与宪素厚，以为不可。上怪之，基曰：‘宪有相才，无相器。夫宰相者，持心如水，以义理为权衡，而已无与焉者也。今宪不然，能无败乎？’上曰：‘汪广洋何如？’曰：‘褊浅，观其人可知。’上又曰

：‘胡惟庸。’曰：‘此小犊，将僨轅而破犁矣。’上曰：‘吾相无逾于先生。’基曰：‘臣非不自知，但臣疾恶太深，又不耐繁剧，虑且孤大恩。天下何患无才，愿明主悉心以求之。如目前诸人，诚未见其可也。’既而授弘文馆学士，进封诚意伯。逾年，赐归老乡里。后上使克明以手书问天象，悉条答其大意，以为‘霜雪之后，必有阳春，今国威已立，宜少济以宽’。书奏，上悉以付史馆。

太宗尝命解缙评诸臣，缙以实对。于蹇义曰：‘其资重厚，中无定见。’于夏原吉曰：‘有德有量，不远小人。’于刘俊曰：‘虽有才干，不知顾义。’于郑赐曰：‘可为君子，颇短于才。’于李志刚曰：‘诞而附势，虽才不端。’于黄福曰：‘秉心易直，确有定守。’于陈瑛曰：‘刻于用法，好恶颇端。’于宋礼曰：‘戇直而苛，人怨不恤。’于陈洽曰：‘疏通警敏，亦不失正。’于方宾曰：‘簿书之才，狙佞之心。’既奏，上以授仁宗，曰：‘李志刚，朕烛之矣，余徐验之。’

御史汪宣疏云：‘先任吏部之臣，廉介端贞不如王翱，公忠直亮不如王恕。坦夷无物不如耿裕。’

霄问吕仲木曰：‘何仲默何如？’曰：‘其诗有汉魏之风，可取也，其文沿六朝之体，不可取也。然而其人则美矣。’问李献吉，曰：‘为曹、刘、鲍、谢之业，而欲兼程、张之学，可谓系小子失丈夫矣。’问康德涵，曰：‘汉马迁之材也，而学则未逮。’问马伯循，曰：‘见善而能聚，见恶而能劝，其志远哉。’问张仲修，曰：‘直而敏，足以从政矣。’（泾野内篇）

事例

洪武二十六年，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华殿，侍讲毕，近前说民间利害、田里稼穡等事，间陈古今孝节、忠信、文学、才艺诸故事，日以为常。

高皇帝命翰林编修、检讨、典籍，春坊司直郎、正字、赞读，考较诸司奏启，如平允，则署其衔曰‘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某官某’，列名书之。

永乐五年，迁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阶奉政大夫，谕吏部曰：‘胡广等侍朕日久，继自今秩满，勿改外任。’

宣宗欲选进士之尤者绩学以备官僚，既命杨溥抡宣德五年进士，得三山萨琦等八人，与列作养，后又敕通取二年、五年、八年进士，召试于文华殿，取二十人，铉为首。通前二十八人，如永乐间应二十八宿之数。

太宗尝命翰林院覆试下第举人，得张铉等六十人，赐冠带，入国学，以俟后举。又尝进副榜举人亲试之，拔三人入翰林，时复有副榜进士之例。（历代

小史)

宣德六年五月，行在礼部成，踰月，上命寮属入莅事，赐什器百六十二，刻‘礼部公用’四字其上。已，南礼部复析所藏古今书百十二部，总二千八百册，以实之。（刘忠愍集）

宣德七年，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，落成，诸殿大学士皆至习礼，不设西杨、南杨座。或问之，应曰：‘此非三公府也。’二杨以闻，上命工部设座，礼部叙位次，二杨始自内阁出，座诸学士上。

自太祖相传，列圣临朝，每至日昃，不遑暇食，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。英宗以幼冲即位，三杨虑圣体易倦，因创权制，每日早朝，止许言事八件。前一日，先以副诣阁下，豫以各事处分陈上，遇奏，止依所陈传旨而已。英宗既殂，三臣继卒，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，迄今遂为定制。

取孔、颜、孟三氏子孙至京，从陪祀。顾鼎臣上言，以为孔子之道，为万世帝王法，在当时门弟子唯曾参之传独得其宗，而二千年以来，未有能表章之者。我皇上崇儒重道，远迈帝王，似兹旷典，所宜肇举。伏乞命礼官详议，盍访曾氏子孙，与孔、颜、孟三氏一体录用，则吾道幸甚。上是之。于是求得曾氏子孙名质粹者，授博士，以主祀事。

正统四年夏，诏百官悉遵诸司职掌定员，员外者送吏部改除。修撰林在列，林，宣德庚戌都魁也，上知其贤，不欲以处他职，特诏记其名，赐归以待用。（姜洪松冈集）

景泰元年九月，初令九卿内阁相移文书名，内阁移司属书孔目名。（今言）

彭时杂记：戊寅年二月，上圣烈慈寿皇太后尊号告天下，诏草已进，予谓李公曰：‘此事宜有恩典。’李曰：‘先年两赦，数赦非所宜。’予曰：‘非赦也，但行优老之政。欲朝官父母七十者，与诰敕，百姓年百岁，与冠带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。如此恩典，斯与上徽号相称。’李公甚喜，因共拟仁政数条呈，上大悦，命即行之。

李公贤在内阁时，太监曹吉祥尝在左顺门令人请说话，公语云：‘圣上宣召则来，太监请不来也。’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，公云：‘太监误矣，此处乃天子顾问之地，某等乃谨候顾问之官，太监传圣上之命，有事来说，自合到此。岂可令人来召耶？’曹云：‘吾适病足耳，先生幸恕罪也。’闻李公没后，有事，司礼监只令散本内官来说，太监不亲至，今日阁老请太监议事，亦不至矣。内阁体势之变，又非前比。

洪武、永乐以来，凡百司朝覲，命吏部、都察院考，其尤不职者，乃黜之，不过数十人。其后吏部患人言，务以多黜为公，方岳以下，少有微瑕，辄黜

之，黜者亦不敢诉。丘公浚深知其弊，言于上曰：‘唐虞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，今有居官未半载而黜者，所黜徒信人言，未必皆实，此非唐虞之法，亦非祖宗旧制也。’上深然之。会吏部上大小庶官当黜者几二千人，乃敕凡历官未三载者，俱复其任，虽经一考，非有贪暴实迹者，亦勿黜。

孝宗临御，弘治七年以后，天下章奏，早朝后幸文华殿，司礼监奏送，御览过，大事亲批，庶事发内阁调帖，送司礼监批行。当中批行者，圣批也，傍行批行者，调贴批也。至于事有所疑，必召内阁大学士谕以圣意所在，使之参酌可否，然后行，真推心置臣腹也。

焦芳入阁，仍欲兼部事，瑾屡遣人来与李阁老商议，李云：‘无此例。’瑾云：‘曾闻李贤兼管。’李云：‘李贤是吏部侍郎，入阁后升尚书，时王翱掌部事。’又问：‘前有之乎？’答曰：‘蹇义为吏部尚书，与户部尚书夏元吉五日一赴东阁，与大学士三杨议事，未尝兼学士也。’次日吏部请印信，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，芳以问李，李曰：‘某已言之，此二事实难兼摄。内阁佐天子出令，吏部所拟升调官间有可否，今自拟之，而自可否之邪？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，即当廷跪承旨，内阁班侍立听。今亦将出跪而更起立耶？又部事差谬，或章奏错误，小则回话认罪，大则罚俸，脱有之，亦将随同认罪乎？’芳乃辞部事。

吴文定公卒后，朝廷赠官议谥，命祭葬，仍官其一子为中书舍人。时公长子奭已承荫为国学生，部以次子奭进，上特改奭为中书舍人，而以奭补国学，谓弟不可先兄也。群臣叹服。

藩府亲臣，无不任京朝官之禁，弘治十二年诏修问刑条例。吏书屠公濬与大理少卿王辅有隙，因言辅系仪宾，不当居辇下，乃出为参政，遂条为例，至今遵之。不知国初王亲多掌禁兵，为辅佐，曷尝有是耶？

贡举试院诸需，旧皆取之顺天宛、大二县，裁数百金而民不堪，用且不给。费宏议以各省乡试用度皆有羨余，请俱令解部，转贮顺天府库而取用之。遂加旧额三之二，诸用以足。

刘春，初开武举充试官，武举有录自此始。其条格皆创为之，最称折衷。

王瓚升南祭酒，六年，南礼部移文本监，撰述庆贺皇上尊慈圣康寿太皇太后、慈寿皇太后表文，瓚以非奉旨不敢撰述答之，部复查有成化二十三年旧规，本监乃与南翰林公同撰述。

或曰，今内阁一人兼四官，非礼。此不然，顾其人称否耳。唐虞三代盛时，大禹嗣崇伯，为司空，加百揆，三官也，其帅师征苗，又兼士师蛮夷猾夏之职。伊尹为冢宰，领阿衡，又兼师保，太甲称为师保，高宗称为阿衡，意当时亦有封爵，非四官乎？周公以鲁侯代太公为太师，兼冢宰，领东伯。召公以北

燕伯入为太保，代周公为冢宰，领西伯司马。毕公以列侯代周公为太师，领东伯。皆四官也。景泰时，陈芳洲一人领五官矣。（今言）

国初，自徐太傅达出为征虏大将军，入为中书右丞相，其出将者，文襄而后，若翟文懿巡九镇，杨文敏三使宁夏、甘肃与宁远、西宁，谋军务。景泰中，王毅愍、高文懿皆以赈济行，江少师督察四川军情，理储饷行，李文正以次辅祭孔庙，兼撰碑文，以阙里完，故重之也。

张永以东厂功乞封，已持内旨，引内官刘马儿例，要杨公廷和，公曰：‘刘以功封其族人，非封自身也。事载岳公类博稿中。’取示之，乃已。

刘公龙掌翰林院事，奉命同吏部考察本院并内阁两房官。旧例，四品自陈，五品听考。往年王文恪公独以学士掌院事，免考。先生申明旧例，奏可，着为令。

故事，台省有缺，选博士等官充之，而南监不得与。贾咏疏以南北一体，宜采择以励有志，诏可之。

诸大绶修撰满考，是时生母陈与所后母金并在邸，而制不得兼，封本生，则疏请赐封，肃皇帝许之。庚申春，乞假奉两淑人归，陈淑人卒于涂，制又不得服本生，而公衰经疏水，竟三年，然后赴阙，则阅假限两岁矣。当事者矜其情，为请于上，凡为人后者，皆得服其本生，着为令。嗣是廷臣得赐封及服本生者，咸推公，谓孝能锡类云。

祖宗时，凡遇常朝，内阁与锦衣卫官俱墀下侍班，而领敕者亦非翰林官捧给。嘉靖九年，上始定制，常朝毕，内阁官于东陛，锦衣卫于西陛，各以次升立于宝座之左右，捧敕用翰林官，日轮一员，立于内阁官之后候承旨，由左陛下至御道，授领敕官，毕，方回本监。盖自是阁臣愈严重，而锦衣亦日崇显矣。

旧制，经筵讲官及执事官失仪，许令出班请罪，得面宥。至是，鸿胪寺卿黄绅等奏言：‘经筵乃圣天子讲学亲贤之地，非视朝听政比，一切差误，宜令侍仪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，请免其面奏。’从之。经筵官失仪不面奏，自嘉靖六年始。

东阁在六馆之下，祖宗时初不设官，后来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，专管文官诰敕事。在正统年间，已久不设，弘治七年复设，如石、贾咏皆以吏部尚书兼学士，吴一鹏、温仁和皆以礼部侍郎兼学士管诰敕，若藉以为入阁地者。大学士张璁谓：‘此官实内阁私门，况诰敕，彼无一字之劳，徒建虚名，以希幸进，宜革之便。’上从之。故嘉靖六年以后，文官诰敕俱属之史官，阁臣看正而已。

故事，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，例得改除馆职，俟其积有年资，仍出为外

官。武庙实录成，加恩，而大学士费宏拟升检讨席春按察僉事，则以春原系避其兄礼部尚书席书改除馆职者也。书憾宏，上疏历稽累朝升官无调外者。上以书言，特令升春翰林修撰。宏疏奏辨明前拟，不得已，升春副使，御笔复改为僉事，盖出宸断也。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。

故事，父任京堂而子为科道者，例得回避改他官。耿裕、许诒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职。嘉靖九年，御史胡效才以父璉任都御史，奏当回避，上曰：‘近年科道改翰职，此阴厚私弊，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。’以后俱照此例行，凡回避者，不得改翰职矣。

张文忠久于科第，谙世故，得位，每事欲复祖宗旧制，行进士、举人、岁贡三途并进法，士风一变，人思奋庸，贤才辈出而无滞。又科举，各省差京朝官主试，亦复旧例，且免夤缘外帘诸司之弊，又刻举子中式原卷文字，以免作小录误阅卷之功。后夏言当柄，尽废之。

科试

永乐甲申科，庐陵周孟简与弟述同登第，述在孟简之前，太宗曰：‘弟不可以先兄。’乃置述于后，此即二宋故事也。

永乐二年，曾棨举状元及第，周述、周孟简次之，皆江西人，述与孟简，兄弟也。文皇御批棨策曰：‘贯通经史，识达天人，有讲习之学，有忠爱之诚。擢魁天下，昭我文明，尚资启沃，惟良显哉。’批述曰：‘伟之才，充实之学，朕用尔嘉，擢居第二。勿自满假，惟时懋哉。’批孟简曰：‘辞足以达意，学足以明理，兄弟齐名，古今罕比。擢尔第三，勉其未至，罔俾二苏专美于世。钦哉。’

曾公鹤龄考顺天乡试，初试之夕，场屋火，试卷有残缺者，有司惧罪，不敢以更试为言，惟欲请葺场屋，以终后试。公曰：‘必更试，然后百弊涤，至公着。不然，虽无所私，亦招怨谤。朝廷何惜一日之费以成此盛举哉！’有司具二说以进，命下，竟如公言，众皆慑服。

似钟监秋试场，黜举子之私以贿请者，而不暴其名，曰：‘毋以一人玷我宾兴盛典。’

景泰改元，诏以边圉孔棘，凡生员纳粟上马者，许入监，限千人而止。然不与饷饩，人甚轻之。成化己丑进士安邑张璠当在首甲，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。成化甲辰，山西、陕西大饥，复令纳粟入监，两阅月放回依亲，有告愿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。寻令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上，方准食粮收拨，其省费如此。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，季考以南城罗为首，曰：‘此解元才也，取之者其惟李宾之、程克勤乎？’是年丙午京闈，果二公主文柄，论题‘仁者与物为体’。

以‘无我，则视天下无非我’立说，理既明畅，词亦奇古。参以前后场俱称，遂置首选，连第入史馆，文名震海内。于是援例之士增价矣。

景泰间，吉安刘公宣代戍于京师龙骧卫，为卫使畜马，昼夜读书厩中，使初不知也。公偶与塾师论春秋，师惊异之，以语使，使乃优遇之。未几，发解及第，由翰林编修仕至工部尚书。取解时，刘文恭公铉主试，讶其文，谓必山林老儒之作，及启封，乃公也，人始识公，而文恭知人之名益着。

彭华为詹事时，成化壬辰殿试，与读卷，乡人刘震当为第一。华兄时在内阁，避嫌欲置震二甲，华曰：‘举不避亲，何嫌之有？’乃以震居第二，识者谓华有宰相器。

天顺庚辰，会试罢，李文达询人物于考官，或曰：‘五魁中，张元祯神童也，人物独王一夔。’及选庶吉士，英庙欲专选北人，公曰：‘南人亦须选。’乃会选于吏部，元祯不与，公曰：‘此神童，不可以貌取。’急追回与进之。成化丙辰廷试，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，力赞为第一，公曰：‘论文不论书。’卒取罗伦第一。

黎淳考乡试时，有试卷甚奇，公喜得人，及后二场卷入，辄不类。公移文外帘，使勾稽墨卷，果誊录生截卷为所亲地者。公具发其奸，而卒置初卷于首，乃名士马中锡也。

柯潜考应天乡试，舟维淮扬，有举子暮夜投公，公叱之，彼固以请，以所赂遗置公前。公怒，命执付有司，治以法。是秋场屋肃然，比揭晓，咸称得人。

学士吕原、修撰柯潜为会试考官，揭晓后，有落第举人奏考官校文颠倒者，上问李贤，对曰：‘此乃私忿，考官实无弊，如臣弟让亦不中，可见其公。’上意始解。乃命九卿会翰林院考前奏者，多不能答题意，因疏其狂妄，命枷号部前以示众，浇风顿息。

傅圭主应天试事，时应天帘外官有行私者，既知不可为，又畏其人之权势，乃欲委祸于圭。送廩饩时，令一私人随至帘内，欲有所请白，即叱出，痛笞之，曰：‘此岂汝所至之地？’其人竟不敢言。说者谓当时一容其人启口，则行私者得以借词矣。

国初，考试官虽儒士亦在所聘，惟其人而已。后专任教职，乃有遗珠之叹。弘治甲子，礼部议各省主试以进士为之，而不拘见任致仕，故少卿杨廉以服阙主浙江试，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东试。言官劾杨为不孝，王为不忠，法遂废。至嘉靖戊子复行之，而两畿同考，亦用京朝官，仅两试而止。（历代小史）

霍韬言：‘变诗丧礼，至道攸寓，特以命题，不复拘忌。春秋比事，碎裂

经旨，不可以试士。’与帘内弊尽革之。

田汝成记，壬辰礼部尚书夏言上言：‘举子经义论策，各有程式，请令今岁举子，凡骋词浮诞，磔裂以坏文体者，摈不得取。’上从之。会试既毕，夏公复召予语曰：‘进士答策，亦有成式，可谕诸生，毋立异也。’予曰：‘唯。’因诸举子领卷，传示如谕。既廷试，诸达官分卷阅之。时内阁取定二卷，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，诧曰：‘怪哉，安有答策无冒语者？’大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，曰：‘文字明快，可备御览。’遂附前二卷封进，上览之，擢第一，启之，乃林大钦也。夏公大骇，谓予何不传谕前语，予无以自解，乃就大钦询之，对曰：‘某寔不闻此言，闻之安敢违也。’予乃检散卷簿，则大钦是日不至，次日乃领之。因叹荣进有数，非人所能沮也。

登科考：大学士李公时等以李玘等十二卷进，上批答曰：‘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来呈，朕各览一周，其上一卷，说的正合题意。“夫周道善而备”，朕所取法。其上三说仁礼为用，“夫仁基之，礼成之”。亦甚得其意。其上四论仁敬，“夫敬而能仁，他不足说，可以保治矣”。其上二“略泛而滞于行”，其下二“却似说”，虽与题不合，言以时事，故朕取之，可二甲首。余以次挨去，不知是否，卿可先与鼎臣看一过，再同读卷官看行。’上复亲为品题，首三卷各有批语。于韩应龙曰：‘是题本意，可第一甲第一名。’于孙升曰：‘说仁礼之意好，可第一甲第二名。’于吴山曰：‘敬为心学之极，此论好，可第一甲第三名。’时等以余卷皆经御览，不敢遗，乃以李玘等九人对策皆刻之。

礼部侍郎夏言，当嘉靖壬辰会试，条陈科场事宜内一款：‘应试之士，于风檐寸晷之中，欲其文可为程式者，盖已绝无间有，所以试录文字，多出主司之手，而两京会试，皆馆阁儒臣所为，足为海内矜式。近令录士子本文，不必考官自作，所以各省试录，文理纰缪，体裁庞杂。今次会试，若士子之文纵有可录，仍令考官重加裁正，以示模范。’此疏申明已极妥当。乃万历乙酉，言官复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，欲仍录士子之文，而本年试录所谓纰缪庞杂之病，闻亦有如言所论者，殊失华国之体。不知场中看卷，止分黑白，与各省小试不同，只三四日可毕事矣，何忧其无隙晷作文也？当时礼部不考故案，而漫为题覆，后来终当改。

浙江较士日，大雨如注，号舍皆漂流。诸生急，乃投瓦砾，掷按察，按察走匿，堂阶哄然。监临大惧，欲易明日试，刘公大夏曰：‘非制也，且雨骤，势必霁。’乃令一武官立案上传言：‘诸生宜自度，能决科则留，否者出。’诸生皆听公言。已而出者云涌，监临惧，以为遂空群矣。薄暮雨止，诸生请烛者尚八百余，诸执事方喜公处分得宜。是岁试者少，主司精于检阅，得人最

盛。

嘉靖甲午，吏部尚书汪鋐子试顺天不第，上疏指摘场事，以太祖诛刘三吾为拟。考试官侍讲学士廖道南、侍读张袞，引刘俨、陈循、王文事答之，俱不问。

张桂执政，黜翰林二十余人改别官，杨遂庵一清遂得乘间引所厚入院。时戊子顺天乡试，韩邦奇、汝节、方鹏、时举俱以按察司副使改春坊庶子，兼修撰，主试事。韩前序引经‘元首起哉，股肱喜哉’。又曰‘帝光天之下，万邦黎献，共惟帝臣’。倒节其语。提学御史周易因劾韩，经语本‘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’，‘帝光天下’，至于‘海宇苍生’，而韩引云云，亦误书海隅为海宇。内批据其失，两谪之，四方相传为笑。然周劾虽当，实因韩序不载其名而发。

万历己卯，高中允主南京试，出题‘舜亦以命禹’。一时试者，以非素所拟，皆阁笔，遂恶语詈主司，谓用禅受事媚江陵，因而籍籍。至甲申，言官遂劾高，谓江陵谋不轨，而高从舆之。削其职，仍追毁诰敕。大抵当江陵盛时，媚之者伊周之不足而至大禹，诚可恨，而若如言官所言，非也。毋论江陵无不轨谋有不轨谋，而以此示人，可乎？因忆徐武功与曹石媚而下狱，锻炼无所得，乃摘其自撰告词有‘绩禹神功’语，坐不道，几弃世，以雷震流金齿。然则禹岂人臣所宜拟也？

科目

宋学士集云：濂闻前定二事，甚异之，语于金溪吴君伯宗，伯宗曰：‘岂惟是哉！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，临川通判王黻梦城中作乐迎状元，黻甚讶之。二十五日，忽闻使者来颁科举之诏。其年秋，伯宗滥充江西乡试第一，众已谓与梦叶，至廷对日，复擢置榜首，乡里至今以为美谈。’濂观传记中所载，如此类甚众，未敢信也。今亲闻吴君之言，其有不可信者乎？姑书之，以见人囿气化中诚有一定之命，不可以智求，不可以计免也，自修之外，一听于天而已。

洪武十八年乙丑会试，黄子澄第一，练子宁第二，花纶第三。及殿试，读卷官奏花纶第一，子宁次之，子澄又次之。是年童谣云：‘黄练花，花练黄。’时人莫解，后果验。殿试先一夕，上梦殿一巨钉缀白丝数缕，悠扬日下，及拆首卷，乃花纶。上以其年少抑之，已而得丁显卷，姓名与梦符，遂擢居第一。数先定矣。

永乐丙戌，闽人林环梦其友人李文渊馈犬肉一片，环弯一臂，受之，遂状元及第。一片犬肉，乃状字，弯一臂，类元字。后官文渊阁学士，李文渊其兆

也。

徐琼始入邑庠，掌教预梦有驰告之者，云西王先生至，盖先年礼部尚书王公英，亦金溪人也。翌日，掌教见公曰：‘子勉之，西王先生声迹，将于子乎在？’厥后入翰林，历学士，词翰名四方。式媲美西王先生，官至礼部尚书，位望亦与之等。而掌教之梦果符。

永乐甲辰，上临轩策士，以孙曰恭为第一，邢宽为第二。既而曰：‘孙暴不如邢宽。’遂擢宽第一，仍朱书其名于榜首，一时以为盛事。

正统戊子，吴县学池中莲一茎三花，巡抚周文襄见之曰：‘行有当之者。’明年，施修撰槃以县学生状元及第。成化辛卯，郡学池莲亦一茎二花，明春，甘露降于学之桃梅，越二月，而吴文定为状元。又吴人旧传云：‘穹窿石移，状元来归。’弘治丙辰，状元为朱学士希周，前一岁穹窿山风雨中大石自移，时学士犹为诸生云。（庚巳编）

孙状元贤赴会试，途中投宿一民家，主人礼之甚隆，饮食一呼而具。贤疑其家有他会，问之，主人云：‘昨夜梦状元至，故治具以俟，今日公至，应此梦无疑矣。’贤窃自喜，至期下第而归，后一科果状元及第。

王华在塾，尝一夕梦迎春，归其家，前后鼓吹旛节，中导白土牛，其后一人舆以从，则方伯杜谦也。既觉，以竹轩公、岑大夫人皆生于辛丑，谓白为凶色，心恶之。遂语诸生欲归，诸生坚留之，宁生曰：‘以竝占是梦，先生且大魁天下矣。夫牛，丑属也，谓之一元大武；辛，金属，其色白；春者一岁之首也，世以状元为春元，先生之登，其在辛丑乎？故事，送状元归第者，京兆尹也，其时杜公殆为京兆乎？’辞归，舟过洞庭，阻风君山祠下，因入祠谒，祝者迎问曰：‘公岂王状元耶？’华曰：‘尔何从知之？’祝者曰：‘畴昔之夕，梦山神曰，后日薄暮有王状元来，吾以是知之。’华异其言，与梅庄之梦适相协。

固安县偶大水，崩岸断桥，岸边出一碑，碑上题十字曰：‘桥崩天子过，碑出状元来。’其年武宗南幸，过其邑，次年辛巳，邑人杨维聪状元及第。

张治庚辰举南宫第一，州有龙化湖，旧有谶云：‘龙湖坼，榜元出。’公尝憩而乐之，因号龙湖。及计偕北上，湖忽曠涸龟裂，果符应。

嘉靖己丑试卷，肃皇帝亲为批阅，有御笔者，登科录尽刻之。工书刘清惠公麟在读卷之列，纪以诗曰：‘宫阙东偏紫阁西，九官分局主恩齐。明明抚运收才俊，穆穆临文自品题。手谄日中垂藻鉴，奎文时暝散云霓。安车打伴南宫宿，中使宵传有御批。’

我朝状元，以直谏而被谪者三人，罗伦、张升、舒芬也。罗伦论李文达夺情起复，张升论刘吉，舒芬谏武宗南巡。此三人者，直可谓不负大科矣。

李旻字子阳，钱塘人，成化二十年进士及第，一授翰林修撰，历两京国子祭酒。明习典礼，振举师模，盖亦不负科名。仕至南京吏部侍郎。（浙江）

成化丙戌，罗状元伦以言事谪外，复官修撰，赠谕德，谥文毅。嘉靖己丑，罗状元洪先亦以言事为民，官止赞善，赠光禄少卿，谥文恭。两人地同姓同，大魁同，言事同，讲学同，从六品得谥同，赠官从五品同，尤为奇绝。

诸大绶第时，越卧龙山鸣，声闻数里，君子知公非常人。其后十五年，而张元忭及第，是山亦鸣。

宋乾道间，单尚书夔生母媵也，又往耿氏，生侍郎延年。及死，尚书、侍郎争葬其母，事达朝廷，孝宗曰：‘二子毋争，朕为葬之。’一时以为美谈。永乐中，长乐马某娶妾，生子铎矣，而妻妒不容，嫁之同邑李氏，方有娠，未几生子，故以马名之。后铎中永乐壬辰状元，马中戊戌状元，一母而孕两状元，可谓旷古之奇。

国朝状元，正统丙辰周旋，至弘治丙辰，则朱希周，正德甲戌唐皋，万历甲戌则孙继皋，亦一奇。

会元登状元者八人：黄观、商辂、吴宽、钱福伦、文叙、杨守勤、韩敬、周延儒。

状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：黄观、吴伯宗、林环、萧时中、陈循、商辂、柯潜、彭教、谢迁、李旻、杨维聪。

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一人：胡广、曹鼐、马愉、陈循、商辂、彭时、谢迁、费宏、顾鼎臣、李春芳、申时行。

状元官学士者二十三人：吴伯宗、胡广、曾棨、陈循、曾鹤龄、邢宽、马愉、曹鼐、刘俨、商辂、彭时、柯潜、孙贤、王一夔、吴宽、谢迁、曾彦、费宏、顾鼎臣、唐皋、姚涞、李春芳、罗万化。

状元兼学士二衔者五人：胡广文渊阁学兼翰学，胡广左坊学兼翰学，商辂同上。曾棨左坊学兼读学，彭时同上。刘俨右坊学兼读学。

状元兼殿学二衔者一人：陈循以华盖殿兼文渊阁学，修寰宇通志。

状元赠三官者一人，本朝所无之典：曹鼐赠少傅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学士。

状元有谥者二十七人：胡文穆广、曾襄敏棨、马襄敏愉、曹文忠鼐、施庄僖、刘文介俨、商文毅辂、彭文宪时、孙襄敏贤、黎文僖淳、谢文庄一夔、罗文毅伦、张文僖升、吴文定宽、谢文正迁、费文宪宏、毛文简澄、朱恭靖希周、顾文康鼎臣、吕文简楠、舒文节芬、罗文恭洪先、李文定春芳、诸文懿大绶、丁文恪士美、申文定时行、罗文懿万化。

状元三主会试者二人：曾棨，永乐戊戌、甲辰以读学，丁未以左坊学，三

主会试，复再主顺天。柯潜，天顺庚辰、癸未以宝少两主会试，癸未火发而出，仍以洗马主之，而景泰丙子以学士主顺天乡试。

状元两主会试者二人：吴宽，成化丁未以右谕德，弘治壬戌以吏侍学士，两主会试。申时行，万历丁丑以詹事学士，庚辰以尚书大学士，两主会试。

陈循以正统九年入内阁，至户书，景泰中，至华盖殿学，典枢机者十年。天顺初谪戍，五年十二月放还。

商辂，正统己卯领解浙江，乙丑为会试廷试第一人，士林艳羡。盖年二十二发解，十年而成进士，四年而以修撰入阁，七年而以兵侍归。归十年而复入，二十年而以少保归，又十年乃卒。在内阁十八年。

朱希周，弘治丙辰状元，盛德为天下师表，寿至八十四，及见嘉靖丙辰状元诸大绶而歿，亦为盛事。

彭时在内阁二十年。

谢迁腰玉者二十九年。

状元加上柱国一人，申时行。

弇州别集云：状元入内阁者，自国初至今十一人，入阁而不得大学士者，马公及曹公也。官大学士而非入阁者，吴公伯宗也。入阁又为大学士而止五品者，胡公也。

容止

王祿长身山立，人初见之，若不可近，及接之，听其言，情意蔼然，恨知之晚。

陈性善入翰林为检讨，初，诚意伯刘基卒，上遣御史李铎往取其遗书，基子璉出书于石室中，从铎诣阙上之。召善楷书者，入便殿繙录，性善与焉。时上威严，进见者人人惶恐，或惶汗不成一字。性善动止安雅，书法妍正，上嘉悦。

倪公谦生异甚，体有四乳，双瞳炯炯如电，子岳，其丰如公，而修伟过之。父子同官翰林，同为尚书、宫保。金陵人并其封公称三代尚书倪家。

王守溪云：成、弘间翰林声望最著者，吴宽、谢迁二人，皆状元及第，仪貌修伟。宽温粹含弘，迁明畅亮直，并有公辅之望。

陈白沙身長八尺，目光如星，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，音吐清圆，大类中州产。常戴方山巾，逍遥林下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

尹同仁，天顺庚辰同考会试，得谢公一夔卷，列之第三，进试于廷。英庙览对策，嘉悦，擢第一。传胪之旦，褒然众中，缙绅属目。李文达公尤喜得人，后有及第者辄曰：‘安得伟器如谢某者乎！’初从尹凤岐游，语人曰：‘大

观他日所造，吾不及也，吾于文字间卜之矣。’卒以大魁，官学士，位司空。

顾鼎臣长七尺，虬须虎颔，目炯炯射人，声吐如钟。性斤弛，好声酒及内，或以风之，意殊勿屑也。自其在班行，上固以目属之。

赏誉

曾公鲁修元史时，景濂为总裁，极推曾博雅。尝坐论至夜分，叹末学之空虚，伤古道之寥落，辄相视輶然一笑。严陵徐尊生曰：‘南都有博学士两人，曾以舌为笔，宋以笔为舌，实相俪也。’

正统间，文贞为西杨，文敏为东杨，因居第别之。文定郡望，每书南郡，世遂称南杨。西杨有相才，东杨有相业，南杨有相度。故论我朝贤相，必曰三杨。

邵二泉云：论名臣，于正统、景泰间，刘忠愍敦君臣大义，章恭毅明国家大纪，于肃愍建社稷大功。皆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者。

李南阳尝曰：‘皋陶言九德，王翱有其五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’彭惠安公赞翱：‘淡然无欲，不识姜姬，而况苞苴，孰我敢施？古三不惑，于公见之。’人皆以为确论。

丘文庄不屑一世，每称蔡介夫学醇行洁可方古人。

晦庵刘公语人曰：‘在仕途肯读书究理，惟杨方震、蔡介夫耳。’

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：自少至老，手不释卷，好学一也；诗文满天下，绝不为中官作，介慎二也；历官四十载，仅得张淮一园，邸第始终不易，廉静三也。

陈宪副伯献称林文安瀚曰：‘贱者即之，不知公贵，卑者即之，不知公尊，不肖者即之，不知公贤且智。非意相干者即之，始知公凛然不可犯也。’

石文隐为诸生时，与兄户部东溥公俱有文名，李文正每曰：‘诸后进可托以柄斯文者，其石氏季芳乎！’

邹东廓为野亭序摘稿云：‘正德辛未，益试南省，受知于野亭刘公。逾月，公赐敕扫先茔，亟趋以别，公握手语曰：“吾归不复来矣，子国器也，善自爱。宁直无媚，宁介无通，宁恬无竞。”只此三言，可以观野亭矣。’

世宗在藩邸时，献皇帝语之曰：‘吾楚有三杰，若知之乎？兵部尚书刘大夏、大学士李东阳、杨一清也。’（行略）

胡世宁荐詹事霍韬，云：‘荐贤如不及，论事常有余，孤忠劲节，近世鲜俪。’

企羨

宋景濂四持文衡，得人为多，接引后学，惟恐弗及。色温气和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，盛暑之濯清风也。天下之能文者，多经先生指授，朝廷英俊，咸以先生为法。初奉敕教文华生数十辈，至是出参大政、为御史之列郡者相望，四方士得一见先生，夸于人以为幸，承一言之赐者，人辄改观视之，不敢与齿。士大夫言当世有德者，必曰先生，而天下之人无贤若愚，咸推先生为大人长者。及先生归，上面发后学无师之叹。盖先生之道，内诚外恕，一出于正，故上下信服若是云。（行状）

吴公名祐，字伯宗，幼而颖悟。乡先达葛元喆曰：‘此儿玉光剑气，终不可掩。’洪武三年乡试，明年礼部廷对，皆第一。

廖道南曰：‘予游翰林，见有亭一区曰柯亭，有柏二株曰柯学士柏，何其流风遗泽令人永矢勿谖也？盖其孤介之节，刚正之气，所渐被者远矣。’

薛文清为御史时，每至三杨门，止投刺而去，三杨慕其为人，恨不得一见。后访于朝班中谁为薛御史，始识其面。其见重于人如此。

刑部尚书杨宁、都御史张纯，初以才力相尚，及与瑄同事，叹曰：‘如薛公，当于古人中求之。’

吴文定未遇时，受知于徐武功，有人来乞墓志，公曰：‘若欲名宦以荣亲耶？欲传世之文耶？’其人言：‘为亲不死计，正欲传世耳。’公曰：‘若是则吴宽秀才，其文足传世者，盍往求之？’

刘东山邑举人张某，会朝鲜使于鸿胪寺，使见其贯趾，因问公起居。某诘其故，曰：‘吾闻中国有李西涯、刘东山。’某复扣其优劣，使画地，徐曰：‘是何待言？’乡人令广中，遇安南使者入贡。问曰：‘尔乡刘司马远戍西鄙，今安否？’其为夷狄所重如此。

岭南人游国学者，北士必问曰：‘游白沙先生门否？’以一字一墨为验，而因以轻重其人焉。壬寅，先生别都御史朱英于苍梧，英预约束参随官，先生至，掖之从甬道出入。先生力辞，英叹曰：‘古帝王尊贤之礼，有膝行式车者，况区区乎！’若中贵谒先生庐，至江浒却肩舆，走数百步。庚申，朝廷遣官使交南，交南人购先生字，每一幅易绢数疋。入京师时，经南安，知府张弼仿曹参师盖公礼以待先生。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车，即谒先生于白沙，欲请先生入省，南面坐，受拜咨问，以风一方，先生辞，不果。贺给事钦执弟子礼，悬先生像于内室，有大事必启焉。进士姜麟以使事使贵州，特取道如白沙，以师礼见先生。出曰：‘吾阅人多矣，如先生者，耳目口鼻，人也，所以视听言动者，殆非人也。’至京师，有问之者，对曰：‘活孟子，活孟子。’（行状）

崔铣跋何粹夫书：‘何子超卓之见，具此三书，可谓前无古人矣。何子守

身之洁，一介不取，蹈道之坚，终日不俟，俗缘时态，扫除尽矣。吁，可仰哉！仆矢志竭力，企其一二，而愧未能焉。’

嘉靖初，朝鲜国奏：‘状元吕楠、主事马理为中国人材第一，朝廷宜从厚遇。仍乞颁赐其所为文，使本国传诵为式。’

廖道南曰：‘予为编修时，值杨邃庵柄国，见其奖拔善类，练达事几。每奏报虏情，羽檄旁午，一夕十疏，口占指授，悉合神算。’

恬适

永乐十八年，吾绅升行在礼部右侍郎，命初下，文皇帝顾谓尚书吕震曰：‘此朕昔所造就，今日得人用矣。’于是自六卿以下，皆走贺于其家。绅一室萧然，了无供具，惟一再进茗而已。司寇金公曰：‘叔缙欲学向敏中耶？’众皆笑而起。

正统五年，杨公士奇求归未遂，与馆阁同志者七人倡真率会，叙略曰：‘世以文学仕，而得入馆阁者鲜，馆阁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与，壮老不相违离，尤鲜也。今学士七人，在馆阁或二三十年，或四十年，皆历事四朝，德同志合而以自幸，于是皆老矣。正统戊午，士奇年七十有四，建安杨公六十有八，南郡杨公六十有七，文江钱公六十有六，安成李公六十有五，临川王公六十有三，泰和王公六十。遂仿唐、宋洛中诸老真率之会，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，酒各随量，肴止一二味，蔬品不拘取，为具简而为欢数也。以是岁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，在馆阁不改旧也。顾在坐者，文雅风流，道义相发，如群玉交映，可谓盛矣。而士奇最老，犹厕于列，能无愧乎？因赋近体四韵，且属和章，以备他日馆阁故事云。’（文敏公年谱）

吴文定被选宫僚，人动色相贺，公独蹙然曰：‘我何以当此任？’及日讲内殿，尤世所荣，而公辞之再三。及掌制久，众望公柄用，当道忌之，遭回不进，意公亦不能少无望。公曰：‘吾初望不及此，今处此甚安之。’众议为之冰释。公未遇时，下第回，闻母病急奔，过关不待报。辖关主政拘留，公不意为，以诗上之，云：‘献策金门苦未收，归心日夜水东流。扁舟载得愁千斛，闻说君王不税愁。’主关者惭而释之。

吴文定好古力学，至老不倦。于权势荣利，则退避如畏。在翰林时，于所居之东，治园亭，蒔花木，退朝执一卷，日哦其中。每良辰佳节，为具召客，分题联句为乐，若不知有官者。

鲁文恪以祭酒告归，乃辟小园于梦野台之东，凿池筑亭，杂蒔花木，为游息之所，总名之曰己有园。客至，则葛巾野服延坐，或泛舟呼酒，三数行，自歌古诗，有物外之趣。自作记曰：‘盖吾材类樗，而今复病，是加之朽也，樗

而朽，盖无所用之。无用则无所属，吾其属吾矣，吾吾属吾，园始为吾有也。苟药物能吾扶，孰使吾不乐？’观此，则公之风致可知矣。（己有园集）

刘野亭自制墓志，其略曰：‘归之日，有先公敝屋数楹，城之南有别墅一区，田百亩，桑、枣、榆、柳百余株。继又于居舍后凿小池，放一舟其中，每当春暖秋晴，病起意适之时，或驾輿登墅，或张席命舟，徜徉自放于水云林月之际。其所获赐，余则岁分十之三四，以颁诸流离贫饿者。间尝进元嗣，谕之曰：“吾老且病，没之日，勿请葬祭谥赠，勿干名笔为诔文诗挽，有一于是，吾不汝子矣。”文成，或者乃曰：“公筮仕几四十年，所历非一官，各有所职，今何为不书？”盖予虽以文翰着衔，其所职，则启沃辅翼，有关于上下者颇重大，予于是无一能效焉，书之，徒以自贻愧也。公孤穹阶而居之，若不能一日安者，盖予性峭直狷介，既无功业以为显明之资，又乏低昂以为植立之地。不即去，则罪日大，愧日集，士夫清议，并以先所有者而夺之矣。归而居家，虽杜门谢客，然犹有车马游从之乐，有贫饿周恤之惠，若未能绝意于世者。盖游从之乐，所以章上之赐，周恤之惠，所以侈上之恩，外此则非所知焉。其不敢有恤典文诔之请者，盖无实德而尚虚名，此予平日所深耻者。今若是，使予昭昭累士夫之余议，冥冥为地下之愧魄矣。尚幸有不死，可持之以见先祖考于九泉者，自揣平生无大过，此心无少负焉耳。其铭曰：呜呼野亭，胡为而生？胡为而仕？胡为而归？胡为而死？盖其生也，穷天地之委和，其仕也，滥皇明之介祉。考诸己，考诸人，则归有余裕。委者还，滥者收，则死获所止。呜呼，世有为野亭嗤者，曰如斯如斯，后有为野亭嗟者，曰乃尔乃尔。’

东江致仕还家，即筑一傍秋亭在西园中，乃次子伯庸新造宅，尚未徙居，中多隙地，可以蒔蔬也。东江日处其中，课僮仆锄灌，农桑辑要一书，涂抹删改，细书于行间及额上皆满。其书房中，见其以药瓢贮各色菜子，悬之梁栋间，不下数十种。夫以侍郎家居，绝足不与外事，闭门闲适，学为老圃，若将终身焉。东江之风流大节，亦过于寻常万万矣。

阎禹锡云：‘薛文清先生平日奏疏，削其藁皆不存。一日检阅旧书及读书录，束置架上，为诗曰：“七十六年无一事，此心惟觉性天通。”忽遘疾弥留，正衣冠危坐而逝。’

王文端公致政家居，年踰八十，每与夫人各乘肩輿，循观阡陌，子孙称觞上寿，备享晚福。一日，坐观澄江洪涨，谕子孙曰：‘初东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内阁，时不能平。然使我在内，则天顺初元，当坐首祸，今日安得与汝曹观水为乐哉！’

李文正当国时，每日朝罢，则门生群集其家，皆海内名流，其坐上常满，殆无虚日，谈文讲艺，绝口不及势利。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。正恐兴事，建

功或自有人。若论风流儒雅，虽前代宰相中，亦罕见其比也。

邵锐，正德初礼部第一人。改庶吉士时，逆瑾擅政，与焦芳、刘宇相结纳，芳子黄中、字子仁皆为庶吉士，未几俱授编修，锐以甲第列仁上，亦并授焉。锐耻与为伍，具疏辞免。会兄钦力沮之曰：‘以会元而得史职，亦分耳，何辞为？’俄丁艰归，瑾败，革传奉官，亦并及之，非其罪也。后起官江西、福建学使，抑浮躁，奖恬退，士习一变。官至太仆卿，即移疾归。制行绝俗，而耻于近名，然闇然日章，世归其贤。没之日，笥无数金，田仅百亩，遗命勿干恤典。赠副都御史，谥康僖，盖公论云。（〔一〕浙江通志

校记〔一〕此‘邵锐’一条。是重印本抽去‘衡山病起遣怀二律’条补入。‘衡山病起遣怀二律’已见卷五方正类末第二条。原为复出。）

杨升庵书壁云：‘老境病磨，难亲笔砚，神前发愿，不作诗文。自今以始，朝粥一碗，夕灯一盏，作在家僧行迳。惟持庞公“空诸所有”四字。’

何公塘家居，庐舍不过数椽，敝衣疏食，日以观书玩道为乐。当世达人公卿，亦罕接见，惟王浚川、吕泾野诸公至，屏从造庐，雅谈终日。为翰林时，古朴衣冠，不事藻饰，而文美在中，志存当世。既忤时俗左官，卒以人望致仕通显，又复乞归。杜门扫迹，官司礼馈，悉却不受，其于货利，若将浼焉。

规讽

方孝孺为翰林侍讲，典国家大政。同郡王叔英时为汉阳知县，遗书曰：‘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难，能自用其才者尤难，如子房之于高祖，能用其才者也，贾谊之于文帝，不能自用其才者也。子房之于高祖，察其可行而后言，言之未尝不中，故高祖得以用之。贾谊之于文帝，不察其未能而易之，且又言之太过，故大臣绛、灌之属，得以短之，于是文帝不获用其言。方今明良相逢，千载一时，但天下之事，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，如夏时周冕之类是也。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，如井田封建之类是也。可行者行之，则人之从之也易，难行者行之，则人之从之也难。从之易，则民乐其利，从之难，则民受其患。此君子之用世，贵乎得时措之宜也。’孝孺深然之。及与政，又辄慕古王政，即欲见诸事，以故多纷更，卒无成效。

李侍郎绍，江西安福人。与人交，必推心置腹，务尽忠告。察后进志于学者，奖借诱掖，惟恐不至。处僚友间，劝善规过，言直意尽，虽衣冠不正，举止失度，亦必告焉，而人不为迁。其忠实心，诚信于士大夫也。〔一〕

（校记〔一〕此‘李侍郎绍’一条，是重印本抽去‘解学士缙应制’条补入。‘解学士缙应制’条已见卷之四调护类第一条，原为复出。）

瑞安高氏墓有穹碑一通，吴中太湖石所砮，碑阴锯纹朗朗而欹。闻宣德间，永嘉黄少保淮葬父，锯其半为神道碑，锯且尽，高之裔孙某曰：‘相公取之薄矣。’黄问故，高曰：‘恐后人复欲锯耳。’黄默然。

己巳北狩，学士周叙自南京贻王文端书曰：‘永乐、宣德间，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，然即其举措，究其底里，士大夫公论，不容掩也。易曰：“知几其神乎？”书曰：“慎终于始。”又曰“惟克果断，乃罔后艰”。窃思三杨辅政之初，一几也，不深思熟虑，身任其责，惟阳敛阴施，掩人耳目，虽曰自保，其实误国，致今岁七月之祸。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，又一几也。宜鉴覆辙，为宗社生灵永远之谋，失今不图，噬脐莫及。岂得即效子房之从赤松，晋公之营绿野乎？叙官至学士，又冒膺宋史之修，傥不即死，成此一事，窃名穹壤间，他富贵皆无所望。所念者，国家安则民皆安，叙辈亦可偷生，毕其素志。今岁以来，因朝廷屡有更张，不敢避祸，屡有所陈，未审朝议以为可否？自是以往，亦不敢渎告一语矣。’

何文肃为副使，见时政阙失，致书于翰学彭华曰：‘古之善观人国者，不观其国势之强弱，而观其用人之贤否。今用人贤与否，愚不能知，但见升一官，进一秩，士论辄哗然，曰某以亲旧当道而得之，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，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。仆始闻之，以为人言不可信，徐而察之，巧宦者悉皆超擢，自守者往往沦弃，亦不能不信也。夫平居之时，既苟利以进身，多事之秋，肯捐身而报国乎？不待智者可知也。愚谓当奖恬退，抑奔竞，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。夫知人固未易，大抵刚介寡合者君子也，媚柔易亲者小人也，于此察之，十得八九矣。果君子与，拔而用之，不必亲也，不必故也，不必识其面也。果小人与，黜而退之，亲不可私也，仇不可避也，群言交属，不可徇也。以此处之，庶几有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。此时事之大者。阁下官为学士，职号论思，时政之得失，人才之贤否，知之素矣。经筵进讲之余，宜从容陈之，使天下阴受其赐可也。昔欧阳永叔、司马君实为翰林学士，所论奏者，岂徒发挥经义而已哉！舍二子而他取法焉，非仆所望于阁下也。尊兄少保先生，实秉国成，古人有云，政经及子，可不预虑而熟图之耶！’

李西涯当国二十余年，一日有人投以诗云：‘清高名位斗南齐，伴食中书日已西。回首湘江春水绿，子规啼罢鹧鸪啼。’李得之大惭。（北窗琐语）

正德时，李西涯于刘瑾、张永之际，不可言臣节矣。士惠其私，犹曲贷而与之，几无是非之心。罗公乃李之门人，引大义责之。书云：‘生违教下，屡更变故，虽常贡书，然不敢频频者，恐彼此无益也。今则天下皆知，忠赤竭矣，大事亦无所措手矣。易曰“不俟终日”，此言非与？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，皆为其身谋也。不知乃公身集百垢，百岁之后，史册书之，万世传之，不

知此辈亦能救之乎？白首老生，受恩居多，致有今日，然病亦垂死，此而不言，谁复言之？伏望痛割旧志，勇而从之，不然，请先削生门墙之籍，然后公言于众，大加诛伐，以彰叛恩之罪，生亦甘心焉。生蓄诚积直有日矣，临械不觉狂悖干冒之至。’李得书泪下。

陆文裕云：‘弘治癸亥，兰溪章先生德懋起为南京国子祭酒，一见予，遂蒙顾待。尝以事见，辄慰谕之曰：“大凡为礼，贵敬而和，不必太促缩，令人气索。孟子曰：“说大人，则藐之。”凡见一有爵位者，须自量我胸中所有，若不在其人之下，何为畏之哉。”此为庶吉士与座主刘学士司直先生偶道此，先生微哂曰：“此老失言矣，孟子所谓藐者，是藐其势位，若如所云，是藐其人矣。”章公接引之至，刘公析理之精，前辈风度如此。’

王抑庵先生典选，遇不如意事，好诵古人诗以自宽。一日有新得给事中即欲干挠选法者，则曰：‘偶然题作木居士，便有无穷求福人。’御史有言铨部进退官不当，则曰：‘若教鲍老当筵舞，更觉郎当舞袖长。’要多切中云。

何元朗云：‘余在南馆时，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，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，每一巡边，虽打中火，亦费百金，未尝折干。到处皆要供具，烧羊亦数头，凡物称是。晋溪不数啻，尽撤去，散与从官，虽众头目，亦皆沾及，故西北一有警，则人人效命。时东南适有倭寇，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，祠部方有赞画之命，余举似之，余曰：“盖当时法网疏阔，故晋溪得行其意，使在今日，则台谏即时论罢，不能一日容矣。”舍弟云：“近闻总督有驰数皮箱银去者，不闻有人论之。”余曰：“此数皮箱之物，未必尽以自私，必有同其利者，既同其利，谁复言之？若如晋溪所为，则论者交至矣。但昔之当事者，损己之奉，以悦犯难之人，今之当事者，割犯难者之肉，以饲权贵，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！”’

豪爽

吉水解学士缙，天资甚美，为文多不属草，顷刻数千言不难，一时才名大噪。时杭有王洪希范，吴有王璲汝玉，闽有王偁孟阳，尝谓希范曰：‘解学士名闻海内，吾四人者，足以撑柱东南半壁。’识者谓其知言。

永乐中，曾状元桢，体貌魁硕，文学充赡，朝野咸耸望焉。有交趾贡使饮量绝人，上令左右举善饮者款之，或举二都护以对，上曰：‘朝廷上无一能饮者乎？’曾闻之，即自请往。上问曰：‘卿量几何？’曰：‘款此二使足矣，不必尽臣量。’于是饮彻夜，二使皆醉愧而去。翼旦，俟谢恩，上悦曰：‘不论卿文学，只是酒量，岂不作我明状元耶！’益赐之酒。后病卒。且气绝，呼酒，饮至醉，题曰：‘宫詹非小，六十非夭，我以为多，人以为少。易

簪盖棺，此外何求？白云青山，乐哉斯丘。’

力士李金枪来吴，徐武功召试其艺，李运枪庭中，公哂之，呼家人：‘取吾棒来。’棒乃纯铁所为，重六十余斤，顾李曰：‘盍试诸？’李谢不习。公笑起，运棒如飞，时时及李颈，李偃伏，不敢起。公掷棒叱之去，曰：‘吾岂与若校技者耶！’

崔侍郎铤，饮量洪，亡可敌。每酣辄歌‘刘伶能饮几杯酒？也留名姓在人间’。陈约之束，其同年董侍郎婿也，小于崔三十一岁，视学河南，崔业六十余矣。约之雅知量不敌，恃其少壮，值崔病初起，即往按部安阳谒之，崔与轰饮，至夜分，约之大醉，跌宕不能支。崔谓其从者曰：‘彼且乘我瑕而斗我耶！’复举十余白乃别，陈遂病至咯血不起。崔尝与董饮，而遇一方士，自云能饭，崔请之较，每崔一瓯酒，方士一瓯饭，崔已醉，而饭不止，凡得五十四瓯。董至夜俟其归而侦之，则饭固在，盖障眼术也。

徐文贞督学江西，道遇毛尚书伯温，过其舟，毛曰：‘君得无饥否？’呼侍者捧大盘四，其二装炙鹅，鹅皆大臠，其二装馒头，大如碗者，各五十许。又不置筯，以手掇之。银碗二，使注酒。长醕大酺，傍若无人。时文贞年少，勇于酒，互举无算，欢然而别，曰：‘公大器也。’

任达

高启字季迪，吴郡人。少孤力学，能诗文，好权略，每论事，辄倾其座人。元季张士诚开府平江，文士响臻。启独依外舅周仲达，居吴淞江之青丘，歌咏自适而已。时饶介之、丁仲容以词学自雄，旁睨若无，见启诗大惊，礼为上客，启怡然不以屑意也。洪武初，与修元史，授翰林编修。一日薄暮，上御阙楼，召见启，大悦，擢户部右侍郎。辞罢去，仍赐内帑金，给牒放还。启身長七尺，具文武才，于书无所不窥，为文喜辩博，驰骋上下，精采焕发，而于诗尤工，与按察使杨基、翰林待制张羽、布政使徐贲，号吴中四杰，皆有集行于世。

解大绅十八举乡试第一，以进士为中书庶吉士。上试诗，称旨，赐鞍马笔劄，而缙率易无所让。尝入兵部索皂人，不得，即之尚书所谩骂，尚书以闻，上弗责也，曰：‘绅逸乃尔耶？苦以御史。’即除御史。久之，事文皇帝入内阁，词笔敏捷，为一时冠。而意气阔疏，又性刚多忤，中汉庶人谗，出参议广西，日与王检讨偁探奇山水自适。上书请凿章江水，便来往。上大怒，征下狱，三载，命狱吏沃以烧酒，埋雪中死。

黄谏尝作京师泉品，郊原玉泉第一，京城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一，每进讲后，必连啜数器乃去。谪广州，每游白云蒲涧山水间，评其泉，以鸡井为第一

，更名学士泉，人谓不减李赞皇云。

崔子钟好剧饮，每至五鼓，踏月长安街，席地坐。李文正时以元相朝，天微早，遥望之，曰：‘非子钟耶？’崔便趋至舆，拱曰：‘老师得少住乎？’李曰：‘佳。’便脱衣行觞，火城渐繁，始分手别。崔每一举百余觥，醉辄呼：‘刘伶小子，恨不见我！’

康海罢官，自隐声酒。时杨侍郎廷仪，少师廷和弟也，以使事过康，康置酒，至醉，自弹琵琶唱新词为寿。杨徐谓：‘家兄居恒相念君，但得一书，吾当为君地。’康大怒，骂曰：‘若伶人我耶！’手琵琶击之，杨走免。康遂入，口咄咄‘蜀子’，更不复见。

康德涵六十，要名倡百人，为百岁会，既毕，了无钱，第持笺命诗，送王邸处分。时鄂杜王敏夫名位差减，而才情胜之，倡和词章布人间，遂为关西风流领袖。浸淫汴洛间，遂以成俗。

康海答寇子惇云：‘放逐后，流连声伎，不复拘检，虽乡党自好者，莫不耻之，又安可与士大夫同日语者！阮籍之志，在日获酩酊耳。三公、万户，非所愿也。’

王廷陈削秩归，益自放，达官贵人求见者，多蓬首垢足囚服应之，间衣红绡窄衫，跨马或骑牛，啸歌田野间，人多望而避者。

王九思答王德征云：‘九思者，当世狂人也，翰林不容，出为吏部，吏部获罪，左迁寿州，寿州不可，罢归田里。世之自负豪杰者，耳其姓名，罔不怒焉。执事独曰：吾何愧，此可发英雄一笑也。’

王廷陈语余懋昭曰：‘仆林居无营，上不慕古，下不肖俗，为疏为懒，不敢为狂，为拙为愚，不敢为恶。高竹林之贤，而丑其放，怀三闾之忠，而过其沈，智鸱夷之逝，而污其富。每景物会意，辄命酒自歌，酒不尽量，歌不尽调，倦则偃卧，卧不为梦，厌苦俗途，宁独无与。复究心老庄，保养性命。江湖乘兴，涨则不舟。雅好云峤，苔滑磴危，鲜不缓却。此仆大略也。’

杨用修好纵倡乐，刘绘以书规之，答云：‘兹荒戍瑟居，得以息黔补刖。自惟千钧之弩，一发不鹄，则可永弢矣。且文有仗境生情，诗或托物起兴，如崔延伯每临阵，则召田僧超为壮士歌，宋子京修史，使丽竖煨橡烛，吴元中起草，令远山磨隃糜，是或一道也。走岂能执鞭古人？聊以耗壮心，遣余年，所谓老颠欲裂风景者，良亦有以。不知我者，不可闻此言，知我者，不可不闻此言。’

杨用修谪滇南，有东山之癖，诸夷酋欲得其诗翰，不可，乃以精白绫作裓，遗诸伎服之，使酒间乞书，杨欣然命笔，醉墨淋漓裙袖。酋重赏伎女，购归，装潢成卷。杨后亦知之，便以为快。

用修在泸州尝醉，胡粉傅面，作双丫髻，插花，门生舁之，诸伎捧觞，游行城市，了不为忤。人谓此君故自污，非也，一措大裹赭衣，何所可忌？特是壮心不堪牢落，故耗磨之耳。

夙惠

宋景濂年十五六，里人张继之闻先生善记诵，问以四书经传若干日可背诵，先生以一月为答。继之不之信，抽架上杂书，俾即记五百言。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，按毕辄背，一字不遗。继之告先生之父尚书公曰：‘是子天分非凡，当令从名师，即有成尔。’

方孝孺髫髻已善属文，双眸炯炯如电，读书十行俱下，日积寸许。见典册所载圣贤名字，或良将相形貌，辄默记，欣然有愿慕之志，乡人呼为小韩子。

罗一峰五岁时，随母李入园收果，长幼竞取，独赐而后受。年七岁，父训于庭，不匝月，童蒙诸书咸遍。明年，学于里师，时乏书，里师令遍逐诸生授读，诸生未成句读，而先生皆已成诵矣。

彭华方十五六，尝过邑城，坐客有持故券证以争产者，辩论不已。公齿坐下，独抗声曰：‘此贗也！’众惊问故，曰：‘券果出革除庚辰年，则当以建文三年，书乃曰洪武三十三年，非贗而何？’争者赧然而罢。

王华六岁，与群儿戏水滨，见一客来濯足，以大醉，去，遗所提囊。取视之，数十金也。公度其醒必复来，恐人持去，以投水中，坐守之。少顷，其人果号而至，公迎谓曰：‘求尔金耶？’为指其处。其人喜，以一铤为谢，却不受。

练子宁幼从乡长竹庄先生学，命作水竹村居诗，子宁曰：‘千山暮雨石泉通，一夜春雷长箨龙。’乃其志少则然矣。

倪文毅生而岸秀异，甫五岁，闻邻塾书声，即请入游。间侍文僖公，问曰：‘天上更有天，地下亦当有天。’盖已悟天包地外之理。业文之余，兼通吏事。偶有群吏将赴吏部试，戏出狱词为题，令剖断，旁观者曰：‘此老吏笔也。’识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。

李东阳四岁能作大书，景皇帝召见，抱置膝上，赐上林珍果。六岁、八岁，复两召之，试讲尚书。尝与程敏政同召，上试对云‘螃蟹浑身甲冑’，敏政对曰：‘凤凰遍体文章。’东阳对曰：‘蜘蛛满腹经纶。’后程官学士，李大拜，兆于此矣。

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诗，人以吕纯阳渡海像求题，公援笔书其上云：‘扇作帆兮剑作舟，飘然直渡海风秋。饶他弱水三千里，终到蓬莱第一洲。’识者知其为远器。

邹公智生而颖异过人，十二岁能文章，群经子史，一经目即不忘。尝居龙泉庵，贫无继晷之具，则聚树叶燃之，读书达旦。如是者三年，文思警拔，千言可立就。蜀虽多才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年十六，举四川丙午乡试第一，乡人聚观，公马上口占曰：‘龙泉庵内小书生，偶窃三巴第一名。世上许多难了事，乡人何用大相惊？’丁未第进士，授庶吉士。

舒芬之父得一葬地，形家曰：‘此地当发鼎元，然必四世之后。’舒父曰：‘我不能待也。’时芬童年，曰：‘父无患，若地果胜，请移三世祖骸葬于此，儿即应矣。’父从之，芬果大魁。

程篁墩生而蚤慧，人方之孔文举、李长源。十余岁随父参政蜀藩，方镇大臣以神童荐之朝。英庙喜其应对拜起如老成人，命赐之食。诏馆阁即日试之，赋圣节瑞雪诗并经义各一篇，援笔立就，文采灿然，诸阁老皆嗟异之。暨进呈，上喜甚，诏读书翰林院，官给廪饩。大学士南阳李公贤、安成彭公时皆当世硕儒，就之讲授，李公尤加爱，而以女妻之。弱冠，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，授编修。（先东之撰传）

杨文襄幼颖异，日诵数千言。八岁以奇童荐，大宗伯姚夔独器之，疏补翰林秀才，宪庙命内阁选师教之，受业于黎文僖公。成化戊子，年十四，中顺天乡试。时已抗颜为人师，有文中子之风焉。（谢纯撰行略）

蒋公冕十岁，书过目成诵。十五，举成化丁酉乡试第一，丘文庄见而奇之，曰：‘台辅之器。’（行状）

杨石斋廷和少神异，称奇童，年十二举乡试。其第进士也，先于父春。（名世类苑）

游览

文渊阁芍药三本，中澹红，左纯白，右深红。天顺二年，盛开八花，李贤遂设燕，邀吕原、刘定之等八学士共赏。时贤有玉带之赐，诸学士各赐大红织衣，因名纯白者曰玉带白，深红者曰宫锦红，澹红者曰醉仙颜。惟黄谏以足疾不赴，明日复开一花，众谓谏足当之。贤赋诗，阁院宫僚咸和，以为盛事。

徐武功平生好奇，每遇游览，必穷其胜。林屋洞天在包山，其中深窈幽黑，久无游者。武功列炬而入，行颇久，至一处，平敞宽崇，特为幽妙。壁上下皆作金色，有石乳自上滴下，相接至地，莹如白玉，谓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。中设石床，类为仙者之外室。再欲进步，则有流水，阻绝渐深，不能前矣。不知何人题曰‘隔凡’，字势飞逸，疑非人间书也。武功欲留作其间，为同游所促，怅然而出。自后更无往者。

柯潜供职之暇，时偕二三知己，穷览胜概，雅歌投壶，分韵赋诗，襟度豁

如也。既综院章，就词林后圃结清风亭，亭下凿池莳莲，决渠引泉。公退偃坐其中，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。

同官词林者，骆公文盛年最长，乃与诸君约，岁时宴公堂，分韵咏菊，公各为属和。词采烂然盈卷，称一时胜事。

刘公龙，官暇则与翰林宦南都者，不问品秩崇卑，修复瀛洲胜会，登览游宴，辄纪诸吟咏，盖宛然前辈风度云。

术解

至正间，瑞州上高县有术士曾义山，世居县十五里葫芦石畔。尝开卜肆于县南之桥埠，有瞽而丐者，日过肆前，义山必礼而与之语，或啖之果饵。久之，丐者告山曰：‘明日有三人共一目来者，有异术，君宜叩之。’明日，果有眇一目者，曳杖导二瞽人过肆，山随之，拜于县北之鹄洲。一瞽者曰：‘当以小桡为誓。’遂以其书授山，且画沙指诀，尽其秘妙。其书名银河棹，山后占卜如神，邑人皆知预避。红巾贼行掠无所得，恨欲杀之，隐匿县西观音阁得免。遂不复行其术，密藏其书于葫芦石洞中。临终，谓其子曰：‘某月某日，有刘姓过吾家取书，畀之，戒不可泄。’后刘公伯温官江西高安，果经山家，其子如山言授之，公遂弃官归青田，见太祖于金陵。今献汇言乃云刘公得石匣兵书，乃瞽吏以欺愚人者耳。

赵天泽，蜀新都人，与同邑杜圭明春秋齐名。弃官薄游江南，无贵贱皆倒屣迎之，最善括苍刘公伯温。一日行省大臣论江左人物，天泽首以伯温对，众愕然疑且窃笑之。赵公退而赠刘公文曰：‘萧何拔韩信，玄德师孔明，非信任之笃，则泝水之奇，八阵之妙，何由照耀后世？’其文载于翊运录中。方刘公之未遇也，授之以卜法者曾义山，而深奇预识者，赵公也。赵有吴江月下泛舟诗云：‘余霞敛遥岑，微霭生近浦。江行得良夜，月出鸣柔橹。茫茫天欲流，历历星可数。水萤明乍灭，沙禽或翔舞。此意谁与同，三高渺千古。’

刘伯温与夏煜、孙炎辈，皆以豪诗酒得名。一日游西湖，望建业五色云起，诸人谓为庆云，拟赋诗，刘独引大白，慷慨曰：‘此天子气也，后十年其下有英主出，吾当辅之。’众皆掩耳。寻高帝下金陵，刘建帷幄勋，为上佐，开茅土，其言若契。上使都督冯胜将兵攻某城，命刘基授方略，基书纸授之，使夜半出兵，云至某所，见某方青云起，即伏兵；顷有黑云起者，是贼伏也，慎勿妄动。日后黑云渐薄而回与青云接者，此贼归也，即衔枚蹑其后，击之，可尽擒也。众初莫肯信，至夜半，诣所指地，果有云起，如基言，众以为神，莫敢违，竟拔城擒贼而还。

上欲刑人，刘基曰：‘何为？’乃语以所梦，基曰：‘三人头上有血，此

众字也。以土傅之，得土得众之象也，后三日当有验。’越三日，海宁果以城降。上大喜，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纵之。

有齐琦者，得传邵子先天数，推言天人兴衰甚验，见王公祔，叹曰：‘子充异代人物也。’公亦知世道终不可为，乃归隐青岩山中，若有所待者。岁戊戌，太祖亲取婺，遣使征之，公幡然许曰：‘吾闻大乱极而圣人出，齐琦之言，良足征乎！’即日诣行在，上见大喜。每商略机务，悉契上衷，益加礼敬，语必称子充而不名。

宋琮明于易数，谓其同进诸进士曰：‘旬月间，翰林多罪谬，琮其窜乎！’人初不之信也。是科，西北人士无一登第者，乃讦奏试官学士刘三吾及赞善王俊华、司宪侍读张信暨琮同年修撰陈、编修刘谔，皆置于法。琮以三吾首举连坐，安置威虏卫，其精验如此。

程济，有道之士也，建文时，以明经为岳池教谕。岳池去其故乡朝邑数十里，寝食在朝邑，而治岳池学事不废。革除初，上书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，宜蚤为备，朝廷谓非所宜言，系至京，将杀之，召入，仰面大呼曰：‘陛下且囚臣，至期无兵，臣死未晚。’遂下狱。已而兵果起，赦济，以为翰林编修，充军师，护诸将北行。徐州之捷，诸将立碑，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。济一夜往祭碑，人莫测其故，后文皇过徐，见碑大怒，命左右以铁椎击碑，甫椎，遽曰：‘止，止，为我录碑文与姓名来。’按碑族诛，诸将无得脱者，济名正当击处，得免。及淮上诸将败，建文召济还，问计，济曰：‘天数已定，惟可出走免耳。’立召僧为建文落发，济从之出，每遇险，几不能免，济以术脱去。相从数十年，建文既考终，济竟不知所之。

李古廉、陈敬宗同在翰林，袁柳庄曳二人并列，曰：‘二公他日功名相埒。’时陈公仪貌魁梧，古廉短小，闻者未之信。后并为祭酒。陈公以方严肃下，古廉以公恕得士，声望耸然，众始神柳庄之术。

武功伯徐公有贞，天才绝世，其学自天文、地理、释老、方技之说，无所不通。己巳之祸前数月，荧惑入南斗，公私语刘元博溥，元博亦善占候，曰：‘吾亦知之，久之不退舍，祸不远矣。’亟命妻孥南归，皆重迁，有难色，公怒曰：‘尔不急去，直欲作达人妇也？’遂行，比过临清数驿，而土木败报至矣。其后得君柄国，锐意功业。而居闲多不乐，时谓所亲曰：‘火星甚急，俟稍退，吾方可以为。’未几，竟为曹石所挤，迄不得伸其志以去。天顺辛巳七月，公居乡，一日语客曰：‘子见天象乎？宦官之祸作矣。吾为吉祥所陷，今彼之受祸，视吾更惨也。’未旬日而吉祥从子钦被诛。甲申春，茂陵已嗣统，公推运造，当得二十四年，族人以他事憾公，将发其语，公谢而得免。以成化改元并嗣统之岁数之，正得二纪。辛卯岁，偕太守林公入郡学，指大成殿

醵吻曰：‘此有青气，上彻重霄，文明之祥也。来年吴士其有魁天下者乎！’明年，吴文定公及第。公雅重文定，家食时，已有大魁鼎辅之望，后果如其言。（庚巳编）

萧提学鸣凤精星命，正德丁丑廷试，或以八字杂质之曰：‘孰为状元？’萧指舒梓溪芬八字曰：‘此是也。’梓溪果及第。复以后事质于萧，答曰：‘功名寿数始终，皆罗一峰。’梓溪矍然曰：‘止此乎？’曰：‘忠孝状元足矣。’后果谪闽提举，寿亦止此，且配食一峰祠。

姑苏别驾夏泉，江西南城人，精象纬之学。弘治甲子，掇昆山事，云：‘夜观乾象，明岁状元当在此。’语稍闻于人，举子十余辈往问，云：‘状元在城中，但未知为谁。’顾未斋欣然自任曰：‘属我矣。’已而果然。

巧艺

高棅善画，法米南宫。方壶子画妙一时，初识棅，称赏不置，曰：‘异时当为名家。’在翰院二十年，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修饩，岁常优于禄入。

会有事于方丘，熊鼎受告导驾，既斋宿，习射苑中，百官雁行入。上敕近臣，以弓矢授君射，君一发中鹄，上喜，勺湏饮以赐。明日又射，上诏君至榻前，俯身御弓矢，为射容以教君。君跪受弓，左执之，右手执一矢，韃二矢，向鹄三发，连三中，上嘉劳久之。

滕用亨，初名权，字用衡，避讳更今名，苏人。自少游学四方，颇多见闻，问学辩博，文词尔雅，尤精六书之学，篆法之妙，高出近世。永乐三年被荐，时年几七十矣。召见，面试篆书，用亨作麟凤龟龙四大字，又献祯符三诗，称旨，授翰林待诏，预修永乐大典。在官四年卒。用亨善鉴古器物书画，尝侍上阅画卷，众目为赵千里，用亨顿首言：‘笔意类王晋卿。’及终卷，果有驸马都尉王駉名。（延休堂漫录）

太宗征善书者，试而官之，最喜云间二沈学士，尤重度书，每称曰：‘我朝王羲之。’

文皇览沈度书，称善，一时翰林善书如解大绅之真行草，胡光大之行草，滕用亨之篆八分，王如玉、梁用行之真，杨文遇之行，皆知名当世，而度书独为上所爱。凡玉册金简，用之宗庙朝廷，藏秘府，施四裔，刻之贞石，传于后世，一切大制作，必命度书之。书婉丽飘逸，雍容矩度，兼篆八分，八分尤高古，浑然汉意。

张益登进士，入翰林。益与夏曰永同年，及见陈嗣初、王孟端，俱喜作文、写竹。后曰永见益作石渠阁赋出己上，遂不复作文。益见曰永竹妙绝，亦不复写竹。

黄谏，陕之兰县人。博学多通，工篆隶行草，尤长八分，着从正文五卷，艺林宗之。兼善绘事，馆中壁旧写白菜，其上题者，先后数百人，一日圯，众共惋惜，谏一一书之，并绘白菜如旧。

傅瀚，书法遒丽，有晋人风韵。弟潮，亦攻书法，时人称一家二妙。

周洪谟上疏，请造璇玑玉衡，宪庙即命洪谟自制。众谓必不可成，旬日间，乃制成以进，赐赉有加。

伤逝

孙蕢字仲衍，号西庵，五羊人。为翰林典籍，无书不读，诗高古，为蓝玉题画坐诛，临刑，口占曰：‘鼙鼓三声急，西山日又斜。黄泉无客舍，今夜宿谁家。’死后，太祖闻知此诗，曰：‘有如此好诗，不覆奏，何也？’并诛监斩者。尝访驸马不遇，题壁曰：‘踏青骑马未还家，公主传宣坐赐茶。十二栏杆春似海，隔窗闲杀碧桃花。’

邹汝愚谪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，苍梧吴献臣廷举尹顺德，令邑民李焕于古楼村建亭居之，扁曰‘谪仙’。其父来视，责以不能禄养，捶之，泣受而不辞。弘治辛亥十月卒，献臣往治其丧，适方伯东山刘公至邑，不暇出迎，廉知其故，反加礼重，共资还其丧。献臣自是知名。

魏庄渠与林勿欺书云：‘霍渭厓之亡，于世道有大关系，南京一小内臣大叫曰：“朝廷崩一座山矣。”里人有在山东作县回者，曰：“昔传驾又将出，官民俱不知死所，卒赖渭厓回天。”则渭厓非但忠臣，乃直隶、河南、山东之再生父母也。’

万公士和之歿也，邓直指适按其地，晨坐堂皇，见左右侍者相向泪承睫，询之，曰：‘万公歿矣。’嗟乎，此岂可声音笑貌取哉！（徐显卿墓志）

志异

刘青田读书青田山中，忽见石崖豁开，公亟趋之，闻有呵之者，曰：‘此中毒恶，不可入也。’公入不顾。其中别有天日，见石室方丈，周回皆刻云龙神鬼之文，后壁正中一方，白如莹玉，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，云：‘卯金刀，持石敲。’公喜，引巨石撞裂之，得石函，中藏书四卷，怀出，壁合如故。归读之，不能通其辞。乃多游深山古刹，访求异人，至一山室中，见老道士冯几读书，公知其非凡人也，再拜恳请，道士举手中书，厚二寸许，授公，约旬日能背记乃可受教，不然无益也。公一夕记其半，道士叹曰：‘大才也。’遂令公出壁中书，道士览之，笑曰：‘此书本十二卷，以应十二月，分上中下，以应三才。此四卷，特其粗者，应人事耳。’乃闭门讲论，凡七昼夜，遂

穷其旨。公拜请益，道士笑曰：‘凡天人授受，因材而笃。昔子房、孔明并得其六，予得其八，今子得其四，亦足以澄清浊世矣。’嗟乎，自古异人经世，皆有所授，独子房授素书于黄石，其事大著，余多秘不闻，夫岂偶然之故哉。或云，道士乃九江黄楚望，高帝雅闻道士名，令驿召至阙，年且八十，而容色甚少。命与诚意及张铁冠择建宫之地，初各不相闻，既而皆为图以进，尺寸若一。上欲留，不可，遂放还山，不知所终。

陶凯微时，夜归，陷于大溪，不能渡。忽有人撑小舟拍岸，即掇衣登舟，人皆无见者，异之。一日，里人家大疫，凯探视病者，见妖神入瓮器中避之，奉纸笔与封识，命弃水中，疫即愈。

景清赴举时，过淳化，主家有女，为妖所凭。公宿其家，是夜妖不至，去，却复来，女诘之，曰：‘避景秀才。’旦日，女以告其父，父追及公，语之故，公书‘景清在此’四字，令父归粘于户，妖遂绝不至。

胡忠安公在母腹时，母尝夜梦有老僧来谒，手持三花，以其一遗之。惊寤，而公遂产，其发尚白，踰月乃黑。数日，有僧至门曰：‘闻汝家生男，亦有异乎？’其家不对，僧遂索观之，公出见僧，微有笑容。家人怪问，僧曰：‘此吾师天池长老后身也。吾师示寂后，梦我而告曰：“今托生常州胡家，尔当来视，以一笑为记。”今真是矣。’闻者咸叹其异。后李翰林宾之、郡人邵文敬挽公诗，皆有前身是禅之语，盖纪实也。天池山在吴城西四十里。

英宗时，有雷震奉天殿鸱吻，翰林侍读刘球应诏陈言，语多侵，王振大怒。而会编修董璘言事忤上下狱，王振嗾锦衣指挥马顺撻笞璘，使引球为具疏稿。球被收，仰天曰：‘若谀振杀我，我死即诉上帝耳。’顺有子，年二十余，病孱，久困床第，歛起持顺发，拳且蹴之，曰：‘死老奴，而异日祸踰我，我刘球也。’顺再拜谢罪，俄而子死。后顺党振，被给事中王竑等击死于朝班，血肉俱尽。

白公主会试，偕同事数人者往觅饷舟，舟卒方假寐，梦神人叱之曰：‘急起，尚书来矣，众中最少者是也。’卒方寤，而白公至，卒延纳之，日致款馈甚恭，与之值不受，问其故，亦不应。比登岸，始潜以实语公，公识之。是年，公果登进士，后至兵部尚书。公为都御史征麓川时，计别卒二十余年矣，江行遇漕舟，有人坐其上，疑卒也，止而问之，是已。移檄俾从军事，抵麓川，卒以功累升为指挥使，食厚报云。卒之梦虽为公征，而实已被遇之祥也。

蜀人周洪谟举乡试，舟泊邗江，夜见一异人，谓曰：‘子前程万里，慎自爱。’谟曰：‘子何人？’对曰：‘吾即子前身友鹤丁山人也。’谟官南翰林，以诗讯太守王恕曰：‘生死轮回事杳冥，前身幻出鹤仙灵。当年一觉扬州梦，华表归来又姓丁。’恕得诗，甚讶，集郡人问之，罗文节曰：‘友鹤山人

，吾友丁宗启之父，元末以诗名隐居，至建文初，歿于成都。德人也。’恕即以此复周。世以为羊祜、房琯之事云。（维扬志）

余姚戚澜字文湍，景泰二年进士，授翰林编修。尝诣京，渡钱塘，风涛大作，有绛纱灯数百对，照江水通明，丈夫九人，帕首裤靴，带剑乘白马，飞驰水面如平地。舟人大恐，戚公曰：‘毋惧，吾知之矣。’推窗看之，九人皆下马跪，问曰：‘若辈非桑石将军九弟兄耶？’曰：‘然。’曰：‘去，吾谕矣。’皆散。公命舟人返棹，曰：‘有事吾当还。’遂归。抵家，谓家人曰：‘某日吾将逝矣。’及期，沐浴，朝服坐。向九人率甲士来迎，行践屋瓦，瓦皆碎，戈矛旗帜，晃耀填拥。有顷，公卒后，车骑腾蹕，前后若有所呵卫者，隐隐入空而灭。后琼山丘文庄公夫人入京，舟过鄱阳湖，夜梦达官呵拥入舟，曰：‘吾乃翰林编修戚澜也，昔与丘先生同官，义不容绝，特报尔：三日后有风涛之险，只帆片橹无存。可亟迁于岸。’夫人惊觉，如其言，移止寺中。未几，江中果有风涛，众舟尽溺。至京，夫人白其事于文庄公，公以闻于朝，遣官谕祭，文庄又为文祭之，云：‘於乎，文湍，刚劲之质，豪放之气，高义激切，直上薄乎云天，巨眼空阔，每下视乎尘世。凡众人之嗜欲，举不足以动其中，一时之交游，少足以当其意。时发惊筵之辩，臧否罔不称情。间若骂坐之狂，毁誉皆有所试。醉言无异于醒，面折不违于背。仆也于君，若有宿契，始落落以难合，终惻惻而交励。奈何命与心违，中道而逝。老我后死于十二，孰知冥冥之中，犹有旧交之谊。老妻北来，舟次江滢，梦中见报，风涛将至，预告以期，使知趋避，既而果然，幸免颠蹶。於乎，人传君之为神，莅胥涛而享祀，即今所过而验之，无乃秉司乎江湖之事。由其生也，不尽用于明时，故其死也，仍见录于上帝。於乎，友道之废也久矣，曰友曰朋，如兄如弟，指金石以为盟，刑鸡犬而设誓，头角稍殊，情态顿异，云泥隔则易交，势位判则相忌，对面如九嶷之峰，跬步有千丈之势。半臂才分，遇诸涂则掩面而过，宿醒未醒，踰其阊则腾口以刺。过门不入室，反为操戈之举，落阱不援手，忍抛下石之计。亲于其身也遑恤，况伉俪乎？生为人也尚然，况下世乎？於乎文湍，生死无二心，始终同一致，不忝为聪明正直之神，真可谓英迈特出之士。缅想旧游，稠人广会，一饮百十钟，挥毫数千字。故以平生之素好，用答故人之阴惠，诗以写不尽之情，酒以侑有从之泪。具别纸以焚燎，就宿草以浇酹，灵神如在，来鉴于是。不鄙世人之凡言，特歆御酝之醇味。尚飨。诗曰：幽显殊涂隔死生，九原犹有故人情。曼卿真作芙蓉主，太白常留翰苑名。念我冥冥来入梦，哀君惻惻每吞声。朝回坐对黄封酒，怅叹鸡坛负旧盟。’（琼台类稿、升庵集）

余姚戚澜，少时尝得危疾，息已绝，踰时复苏。自言被人执至一官府，有

贵人坐堂上，引见，问乡里姓名年几何，具以对，贵人曰：‘非也，追误矣。’顾吏令释之，得出，还，至途中遇雨，憩佛寺，步入一室中，满地皆纱帽楨也，以手扳，举之不动，旁有人谓曰：‘此非君物也，君所有者在此。’指一架，令取之，随手而得。视其内，有字曰七品。后澜果以进士终翰林编修。

（烟霞小说）

少师晦庵刘公健字希贤，洛阳人也。赠太师，谥文靖，九十四岁终时亦无疾。康修撰德涵云：‘往岁奔丧西归，见公于洛阳里第，留入卧内，微揭帟帐示之，双瞳炯然，童颜黑发，自帟中语云：“往岁陈澜编修借来俞琰参同，是汝批抹的，却是我几被此书误了。”既而，相对则一老翁也，大声云：“我眼目已昏闷闷，见人休胡说。”丁宁再三。德涵以为仙去，入敛时甚轻，惟夫人知之，故速举入柩，人不甚传云。’（陆俨山外集）

傅瀚欲攘取内阁之位，乃嗾同乡监生江瑑奏大学士刘健、李东阳。既而恐谋泄，遂倡言瑑与学士程敏政善，且奏事决非瑑所能，而奏中‘排抑胜己’一言，又实敏政平日心事。以此激当道之怒，而敏政之狱，自是始矣。敏政既死，瀚果自礼部改詹事，代其位。后瀚家人忽晨见敏政入瀚室，又数见怪异，因忧悸成疾，踰年瀚竟死。

弘治己未，篁墩程先生主考会试，以言去国，未几，疽发背卒。是年，京师有雪夜祈仙者，先生至，降笔云：‘夜偕东坡游，闻有谪仙者，予亦谪仙之流也，事之不偶，殆有甚焉者，诗以纪之。’因书一绝云：‘江山何日许重来，白骨青林事可哀。吾党莫怜清梦远，海东东去是蓬莱。’又二律云：‘紫阁勋名迹已休，文章空自压儒流。孤忠敢许悬天日，浩气还应射斗牛。苏子蛰松遭众谤，杜陵荒草唤穷愁。乾坤不尽江流意，回首青山一故丘。’‘斯文今古一堪哀，道学真传已作灰。鸿雁未高罗网合，麒麟偶见信时猜。迅雷不起金滕策，紫电谁知武库才。此气那同芳草合，浑沦来往共盈亏。’读者悲之。玩其气格，盖仿佛先生平昔云。（烟霞小说）

袁公宗皋为长史时，中酒昼寝，梦一美姬扶床跽请曰：‘妾充李白洲下陈，今愿治相公帷幄。’公惊觉，召黄夫人语，异之。既而李以党宸濠败，妻孥没入官，至是公所受赐婢李姬预焉，则昔梦中人也。荐绅闻之，皆叹定数之不可移如此。

广之英德江中，有怪石为患，众神之，建庙祀焉。霍公韬毁其庙，未几雷击去其石，洪涛驱沙，江为安流。清远峡飞来峰有虎患，公移文山神，虎遂绝。今其文竖寺中，人呼驱虎碑。

王廷陈为文，顷刻便就，多奇气。然好狎游，黏竿风鸱，诸童子乐，又蹶不可驯。父母扶朴之，辄呼曰：‘大人奈何辄虐海内名士耶！’为翰林庶吉士，诗已有名，其意不可一世，仅推何景明，而好薛蕙、郑善夫。故事，学士二人为庶吉士师，甚严重，稚钦独心易之，时登院署中树，而窥学士过，故作声惊使见。大恚，然度无如何，佯为不知也。乃已当授官给事中，用言事，故诏特予外补裕州守。既中不屑州，而以谏出，知当召，益骄甚。台省监司过州，不出迎，亦无所托疾。人或劝之，怒曰：‘齷齪诸盲官，受廷陈迎耶？当不愧死。’一日出候其师蔡潮，以他藩道者，潮好谓曰：‘生来候我固厚，而分守从后来，亦一见否？且生厚我以师故，即分守君命也。’稚钦曰：‘善。’乃前迎分守，而分守既下车，数州吏微过，当稚钦笞之十。稚钦大骂曰：‘蔡师误，先生见辱。’挺身出，悉呼其吏卒从守，勿更侍，一府中慑伏，亡敢留者。分守窘，不能具朝餼，谋于蔡潮，潮为谢过，稍给之，仅得夜引去。于是监司相戒，莫敢道裕州者。既归，愈益自放，达官贵人来购文见者，稚钦多蓬首囚服应之。间衣红绡窄衫，跨马或骑牛，啸歌田野间，人多望而避之。

王允宁长大白晰，谈说时事，慷慨激烈，男子也。于文，远则祖述司马、少陵，近则称北地而已，意不可一世士。又好嫚骂人，人多外慕而中畏之。其所最善者，孙尚书升一人。其同年敖祭酒以书规切之，允宁答云：‘仆犹夫故吾耳，顾于南中不宜，且南中亦不宜于吾，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为名，曰伉厉守高也。且仆戇直朴略，受性已定，犹仆之貌，修干广颡，昂首掀眉，揭膺阔步，皆造化陶冶，不可移易。古之挟仙术者，能蜕人骨，不能易人貌。今公责仆勿高勿卑，择中而居之，亦尝有以里妇之效颦闻于公者乎？仆即死，勿愿也。’允宁后念其母老病，乞南，得国子祭酒。归省，道经华山，为文祭之。大约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，即愈吾母病，吾太史也，能为文，以不朽神。其辞支离怪诞。居无何，以地震死。西安李户部愈素恨允宁，假华山神为文詈而僇之，今并传关中。

谐谑

胡颐庵居京师，惟携二仆，后偶置一妾，杨文敏公以诗戏之云：‘长将病态比维摩，喜得新鬟乐事多。不用叹衰怜皓首，且欣暖老得青娥。千金买笑何须惜，百岁流光苦易过。从此客边心绪好，更无高兴到汤婆。’（应庵随录）

解缙、胡俨同观进士榜，解以胡不由科目，戏曰：‘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耳。’胡笑曰：‘彼亦有侥幸得之者。’

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，平巾入史馆供职，阍人谁何之。李既不敢举其衔

，又非徒役，乃自称修史人。李至刚直操乡音，于是馆中皆称之曰：‘羞死人李至刚。’

曾公鹤龄，永乐辛丑会试，与浙江数举子同舟，其人率年少狂生，议论锋出。曾为人简默，在众中若无能者，各举书中疑义问之，逊谢不知，皆笑曰：‘夫夫也，偶然与荐耳。’共呼‘曾偶然’。已，众下第，曾抡大魁，乃寄以诗曰：‘捧领乡书谒九天，偶然趁得浙江船。世间固有偶然事，不意偶然又偶然。’（陆延枝说听）

罗汝敬、马铎同在馆阁，严冬沍寒之时，罗不带暖耳，铎不穿毡袜。时人戏之曰：‘裸耳马足。’（闲中今古）

聂大年为杭州教授，以诗文名。天顺初，征修通鉴纲目，大年扶病至京师，未入馆，遂不起。词林诸公有惜其不获一见者，童大章在座，素好谐谑，因曰：‘不必见其人，彼但多一耳，少一目也。’众为哄然。盖大年聂姓，而眇一目也。

今制，东宫官名多袭古，如庶子、洗马是也。景泰间，刘主静升洗马，兵部侍郎王伟戏曰：‘先生一日洗几马？’刘应声答曰：‘大司马业洗净，少司马尚洗，未净。’众闻之噱然。后谓主静曰：‘众人皆是假庶子，先生真庶子。’盖主静庶出，闻之默然无以答。二公可谓善谑矣。

童庶子缘，京师人，善谈谑。尝撰一事云：‘元世祖既主中华，令华人皆胡服，辫发绀髻。尝视太学，见塑先师孔子及四配十哲像，皆冠冕章服，命有司以胡服易之。子路不平，愬于上帝，帝曰：“汝何不识时势？自盘古以来，历代帝王，下至庶人，皆称我曰天，今胡人名曰腾吉理也，只得应他。盖今日是他时势，不得不然，须能耐少时，必有一日复旧也。”’

庐陵陈文，簠簋不饬，及病革，其门下士有善滑稽者，谓人曰：‘昨夕二夜叉来取公，一夜叉挽之，公不肯去。其一曰：“彼将望升太师柱国，如何舍得去？”挽之者曰：“此去即为阎罗王，何恶也？”公喜曰：“如何便得为阎罗王？”夜叉叹曰：“公有淮盐十余万，非阎王而何？”’闻者绝倒。

愧斋陈公，性宽坦，在翰林时，夫人尝试之。会客至，公呼茶，夫人曰：‘未煮。’公曰：‘也罢。’又呼曰：‘干茶。’夫人曰：‘未买。’公曰：‘也罢。’客为捧腹，时因号‘陈也罢。’及擢南京太常，门生会饯，有垂涕者，大学士李文正公东阳在席，为句曰：‘师弟重分离，不升他太常卿也罢。’公应声曰：‘君臣难际会，便除我大学士何妨。’一座绝倒。（客座新闻）

陆式斋大参，成化间留滞郎署最久，其迁职方也，西涯学士戏之曰：‘先生其知几乎，曷为又入职方也？’陆应声曰：‘太史非附热者，奈何只管翰林

耶？’闻者以为雅谑。

成化间，陈翰林师召鬻所乘盲马，得六百钱耳，西涯公以诗谥之，有‘斗酒杜陵堪再醉’之句，盖使子美‘恰有三百青铜钱’语也。即此可以见前辈风度。

戚学士澜，美须髯，院中呼为‘戚胡’。一日与司成陈鉴会宴，投木漆壶，陈顾戚曰：‘戚胡投漆壶，真壶也，假壶也？’戚应声曰：‘陈鉴看臣鉴，善鉴欤，恶鉴欤？’

刘文安公为学士，掌院事，会礼曹移文，大书名押，公不喜，题其后云：‘诸葛大名垂宇宙，今人名大欲如何？虽于事体无相碍，只恐临书费墨多。’曹郎深以为愧。

陈太史嗣初家居，有求见者称林逋十世孙，以诗为贄。嗣初留之坐，自入内手一编，令其人读之，则和靖传也，读至‘终身不娶，无子’，客默然。公大笑，口占一绝以赠云：‘和靖先生不娶妻，如何后代有孙儿。想君别是闲花草，未必孤山梅树枝。’客惭而退。

西涯在翰林时，偶失朝被罚，翰林旧有语云：‘一生事业惟公会，半世功名只早朝。’言其清无事也。至是，西涯续二句云：‘更有运灰兼运炭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’一座哄然。

乙丑科，内阁试庶吉士，以‘春阴’为诗题，下注不拘体。同年王韦钦佩作歌行，为诸老所赏。时柴墟储静夫罐为太仆少卿，过访钦佩，予时在座，因索其稿读之，至警句云：‘朱阑十二昼沉沉，画栋泥融燕初乳。’柴墟击节叹赏曰：‘绝似温、李。’予曰：‘本是王、韦。’盖指摩诘、苏州以戏之，为之一笑。

吉水徐舜和先生穆为侍读，以生朝，设席邀诸吉士会饮。凡同年会皆序齿，若至座主家，则门生逊一席。舜和尝考易房，时徐子容、穆伯潜皆执门生礼，舜和以次行酒，大声：‘徐、穆二生坐于此。’而忘其名之自呼也，亦为之一笑。

南京国子监，日有鸱鸢鸣于林间，祭酒周先生洪谟恶之，令监生能捕者，予假三日。一时趺也之士，多得假，人目为鸱鸢公以讥之。其后刘先生俊为祭酒，好食蚯蚓，监生名之曰蚯蚓子，以为鸱鸢公之对。

费文宪公宏，官侍郎，其兄为太常少卿。公宴以长少易其位，刘瑾适过之，云：‘费秀才以羊易牛。’公答云：‘赵中贵指鹿为马。’瑾怫然去。

廖鸣吾、伦彦式偕入朝，洞野曰：‘有一偶语，试对之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’白山徐应云：‘天理难忘獭祭鱼。’廖，楚人，伦，粤人，盖以物产相嘲云。

陆平泉见赞宁笋谱，曰：‘秃翁老馋，不惜口业，好事者据为食史，不知此乃淇园渭川之刑书也。’

高中玄为严介溪门生，师生好相谈谑，为编修时，严自内直回，往候之，适其乡人如墙而立，严一至，众张拱以前，高曰：‘有一雅谑，敢为老师道之否？韩诗中两语，与目前事酷相类。’严曰：‘何语？’曰：‘大鸡昂然来，小鸡耸而待也。’严亦大笑。人素嘲江西人为鸡，故云。

内江赵文肃公贞吉，高才负气，好谈禅。时万鹿园恬雅，精于禅学，以淮上阇师如京师。文肃公访之郊外，与之谈禅，议论蜂涌，鹿园不答。文肃大喜，归语人曰：‘仆今日降却万鹿园，与之谈论娓娓，鹿园惟有唯诺，不能措一语。’华亭陆平泉宗伯闻而笑曰：‘此是鹿园降却赵公，何言赵公降却鹿园也？’

俭嗇

古朴字文质，洪武中，以乡贡隶五军断事，司理刑。奏家贫愿仕，冀得禄养母。太祖嘉之，除工部营缮主事，累官至户部尚书。先是，主事刘良素行不检，朴考其绩下，良叩上左右求最考，朴曰：‘贪侈之人，幸未觉露，不改终败，最考不可得也。’后果以赇败。朴在朝三十余年，守身如处子，所治职务，退未尝语其家。公尝寝疾，杨文贞入视，见所居萧然，几上惟自警编一帙，此与韩魏公论语、唾壶事颇类。世称古公廉信，然哉。

高谷字世用，性谨朴，永乐乙未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中书舍人。尝赴海印寺写佛经，遇雨，徒跣以归。或讶其劳苦，谷曰：‘我一人何足惜，盍达诸当轴大臣禁写佛经，则所全者大矣。’当轴闻其语，甚器之。会考满，改翰林编修，及升侍讲学士，历官已二十余年。上任公宴，犹以新花样补缀旧锦袍，外人谓高学士锦上添花。

李西涯冬月不炉，披册操觚，不胜其栗，辄就日暴之，日移亦移。

汰侈

夏言久贵用事，家富厚，高薨雕题，广囿曲池之胜，媵侍便辟及音声八部，皆选服御，膳羞如王公。故事，阁臣日给酒馔，当会食，言与嵩共事二载，言不食上官供，家所携酒肴甚丰饫，什器皆用金，与嵩日对案，嵩自食大官供，寥寥草具，不以一匕及嵩也。

张居正奉旨归葬，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，十之五六。居正意未嫌，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，至是无不长跪者。台使越界趋迎毕，即身为前驱，约束吏卒，干陬饬厨。传居正所坐步舆，则真定守钱普所创，前重轩，后寝室，以

便偃息，旁翼两庑，各一童子立，而左右侍为挥箒炷香，凡用卒三十二舁之。始所过州邑邮，牙盘上食，水陆过百品，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。而普无锡人，独能为吴饌，居正甘之，曰：‘吾至此仅得一饱耳。’此语闻，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，召募殆尽，皆得善价以归。

险谲

石曹潜徐有贞怨望，使亲信马士权为谤书，而灭其迹。上命权臣门达分遣逻卒追有贞于途，收士权等，俱下锦衣狱。达陈诸恶刑于廷，必欲士权承，以及有贞，士权几死者数数，终无一言，若少齟齬，及有贞矣。七月二十五日，以天变得释。有贞出狱，感士权，许以一女嫁其子奉汤药，洒泣而别。天顺四年，有贞自金齿归苏，士权自泰州来谒，欲成婚约，有贞有难色，士权辞曰：‘贫儒不能当侯家女。’有贞遂从其言，而以微物赠之，士权略无怏怏意。士权貌甚鄙，长不踰五尺，议论雄伟，气节凛凛，无一言及徐，真信义士也。

英庙有意江南买办，徐有贞度不可言，将入对，谓学士薛瑄曰：‘予若多言，恐忤上意，若度稍可，从后触止之。’瑄以为信。然语半，伺其后，有贞即大声曰：‘薛瑄欲有所言。’上问：‘言何事？’瑄仓卒无所对，即以江南买办一事言之，上不悦。

上左右小珰来谒夏言，言奴视之，其诣严嵩，嵩必执手延坐款款，密持黄金置其袖，以是争好嵩而恶言。上或使夜瞰言、嵩寓直何状，言时已酣就枕，嵩知之，故篝灯坐，视青词草。言初以是得幸，老而倦思，听客具藁，亦不复检阅，多旧所进者，上每掷之地而弃之，左右无为报。言亦不复顾，嵩闻而益精专其事，以是上益爱之。

忿狷

高谷夫人悍妒，无出，置一妾，又禁谷不容入寝。偶留陈循酌，谈及此，夫人于屏后闻之，即出诟，循掀案作怒，以一棒扑夫人仆地，因数之曰：‘汝无子，又不容妾，是欲绝高氏后也？吾当奏闻，置汝于法。’自是妒少衰，高得御妾，生一子峘。友人称之曰：‘此陈公一怒之力也。’

大学士张璁，自以非由翰职起家骤居辅导，而议礼时又辄被词臣攻击，颇怀怨忿。入阁未几，上以侍读汪佃进讲洪范九畴不称旨，令吏部改调外任，因命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，不称者量除他官，盖疑璁有密揭也。杨一清等言：‘翰林清要之地，诚不可以匪人处之。且文学政事，材各有宜，枉而用之，终无成绩。宋两制儒臣，皆尝惕厉州郡，遂多名臣，内外均劳，自昔然矣。臣请选自讲读以下，其学有本原，文能华国，行义无玷者，存留供职，以备

经筵史局之选。即文学未称，而材识疏通，堪理政事者，请下吏部，量才外补。’上报可。寻调佃宁国府通判，而中允刘栋、杨维璠等侍讲，崔桐等皆补外，多至二十人，而翰林诸臣，十去其七矣。璠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，不堪教养，又不当出为科道，止据其中第除选。于是吏部以袁袞等补司属，有出为知县者矣。以璠进阁时，庶吉士不屑赴揖也，此亦翰林一时之厄。乃博学强记如璠，敏给精练如一清，即翰林中亦罕见其比。信乎，储材不可不广也。

严嵩尝奉使至广西，道谒乡人李遂，遂故御史司其省试而得嵩者，当宴鹿鸣日，诸生前为寿，时嵩獮羸鹑衣，遂不复盼接。至是，投刺见而讲钧礼，遂出叵测，漫应之。次日始修门生礼，布币再拜而曰：‘某非敢薄公也，以公向厌之，恐终弃之耳。’其狷隘急睚眦如此。

刺毁

永乐间，沈度以能书为学士，许鸣鹤以能文为中书。朝中语曰：‘学士不能文，中书不能书。’

庄曰永卧病不起，入定山，据真珠、达磨二泉交流之内居之，绕山垦田，引流种树，赋诗为乐。名公过者，无不造焉。丘文庄深恶之，曰：‘引天下士背朝廷者，曰永也，吾当国，必杀之。’

丘文庄自制饼，软腻适口，托中官进，上食之喜，命司膳监效为之，不中式，俱被责。因请之，丘不告以故，中官曰：‘以饮食器用进上取宠，此吾内臣供奉之职，非宰相事。’由是京师盛传为阁老饼。

琼台丘公浚，学博貌古，然心术不可知，人谓阴主御医刘文泰讦奏三原公令人作传事，可见其概矣。尝与同寅刘阁老不协，刘作一对，书之门曰：‘貌如卢杞心尤险，学比荆公性更偏。’时论颇以为然。

翰林院学士一人多或三五人。阁老洛阳刘公健修会典成，翰林一时升学士者十人。时余姚谢公迁以礼书为大学士，在内阁，苏州吴公宽以礼书在东阁，南昌张公升为礼书，汤阴袁公守直，以礼书掌通政事，贾公斌以礼书掌鸿胪事，神乐观道士崔志端以礼书掌太常寺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‘礼部六尚书，一为黄老；翰林十学士，三是白丁。’朝绅一时盛传。盖十学士内，三人皆成化戊戌阁老万公安所选为庶吉士者，至是三十年，而公论终莫掩也。

芜湖胡燏字仲光，弘治癸丑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内阁试上苑闻鹄诗云：‘风日晴和欲醉人，耳边忽送一声新。似将明主三推意，唤起良农四海春。花鸟有情怜好景，雨旸无补愧微臣。听余忽起江南思，百亩沙田野水滨。’内阁以‘雨旸无补’句为讥，已，黜为户部主事。

纰漏

文庙过江，廷臣有约同死难者，已俱负约，独纪善周是修自缢。后解缙为墓志，杨士奇为传，谓其子曰：‘使我与汝父同死，今谁为作传？’

钱学士溥升天官侍郎回，自诧云：‘我平生感左珙之恩为不浅。’盖尝在翰林中领教诸小奄，今怀珙是也，举实其力。怀尝于圣诞日被赐金二铤，奏云：‘今某至此，皆师父之教，留以转奉。’溥至京，怀置燕，以前金为寿，因跪曰：‘与师父置一酒器。’溥答曰：‘当与房下作首饰，常常顶戴太监。’闻者皆绝倒。

刘俨主顺天乡试，内阁陈循、王文子入试，属之，皆不从。二人因劾俨考阅不明，并摘命题‘虽欲自绝’语，请如洪武中刘三吾等坐罪。上命高文义公覆试诸得举者，高力言俨等无罪，上令准二子会试。王文复疏辩，上不喜，曰：‘敢再言者，以大臣擅法论。’遂已。先是，庐陵罗崇岳举顺天第一，以诡籍斥还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‘榜有姓名，还是学生，榜无名氏，京闱贡士。’

虏逼京师，徐理自负意识过人，锐志功业。兼云能测天象，谓胡人当复，即今不如回南，以淮为界，各守一方。太监金英拂然不说，兴安亦大怒，喝詈：‘这厮该死，敢如此妄言。圣驾在口外，谁整理迎回？祖宗山陵宫阙谁守护？’众因斥出之，寻命守彰德等处。

尹直致仕去，又数载太子出阁，上承华圣德箴颂，因举先朝黄淮例，冀复得赐对。上责以亡耻，却之。直愧沮，老且病死。所著有琐缀录。万安故直党也，力诋之欲自解。一时大臣如尹旻、项忠，贤有声望如吴与弼、陈献章，咸指摘其私，亡少恕。人谓直不得志，其是非谬螯如此。

太常卿陈公音，字师召，福建莆田人。有文行，而性恍惚多误，前辈传其事以为笑。刑部郎中浙江杨某，字文卿，又有山西人杨文卿为户部郎中，一日，浙江杨氏招饮，而师召造山西杨氏，时文卿尚寝，闻其来，亟起迎之。坐久，师召不见酒肴，乃谓曰：‘觞酒豆肉足矣，毋劳盛设。’文卿愕然，应曰：‘诺。’入告家人使治具。俄而浙江使人至，白以主翁久俟，师召始悟曰：‘乃汝主耶？我误矣。’一笑而去。

陈清旦入朝，误置冠缨于背，及睹同列垂缨，俯视颌下而骇曰：‘公等悉冠缨，而吾独无，何也？’一人遽持其缨而正之曰：‘公自有缨，独无背后眼耳。’诸公大噱。

陈尝自院中归，语从者曰：‘今日访某官。’从者偶不闻，引辔归舍。师召谓至某官家矣，升堂周览曰：‘境界全似吾家，何也？’又睹壁间画曰：‘是我家物，何缘在此？’既而家僮出，叱之曰：‘汝何为亦来乎？’僮曰：‘是吾家也。’师召始悟。（此节与北齐刘仪同相类，初疑讹传，及闻蔡林

屋云，尝见吴匏翁述之为笑谈，乃信真师召事也。）

陈太常音尝考满，误入户部，见入税银者，惊曰：‘贿赂公行，至此已极。’

上钟爱兴王，或为焦芳计曰：‘盍说昭德，劝上废太子，改立兴王，是昭德无子而有子，兴王无国而有国也。如此可长保富贵，岂直免祸哉。’芳大以为然，即言于昭德，如其言以劝上。时怀恩在司礼监，曰：‘此事只在怀恩。’间召恩，微露其意，恩免冠叩首曰：‘奴死不敢从，宁陛下杀恩，无使天下之人杀恩也。’伏地哭不起，上不怪而罢。恩退，闭门不出，诏往凤阳守陵。恩去，次及覃昌，曰：‘以怀太监之力量，尚不能支，我何能为？’忧不知所出。或为之谋曰：‘废储必下诏，诏必出内阁，不如谋诸阁老，使分其责。’昌以为然。于是以上命各赐金一篋，乃诣阁下言之，万安不对，次刘吉，亦默然。上又质，昌无所容，屡欲自颈死。会泰山震，内台奏曰：‘泰山东岳，应在东朝，得喜乃解。’上曰：‘彼亦应天变乎？’曰：‘陛下犹上帝，东朝上帝之子也，何为无应？’上首肯，始为东宫选妃，不复言易储事矣。

凤翔之麟游有虎臣者，慷慨有节气，成化末，贡入太学。适闻万岁山架棕榈，以备登眺，臣上疏极谏，宪庙奇之。祭酒费闾不知也，惧其贾祸，乃会六堂，鸣鼓声罪，以银铛锁之以待。俄官校宣臣至左顺门，中官传温旨劳之曰：‘尔言是也，棕榈即拆卸矣。’命选，时吏部予臣七品正官，闾闻而大惭，臣名遂播天下。后知云南鄂嘉县，卒于官。（双槐岁抄）

焦芳为孝庙实录总裁官，笔削任意，尤恶江西人，一时先正名卿，无不肆丑诋，以快其私忿。所书多矫诬不根，往往授意所厚若段灵辈，使笔之，挟瑾威以钳众口。同官避祸，皆莫敢窜定一字。

焦芳寡学，阅章疏，不大了了，而日伺瑾所，颐授辄奉行。四方赂瑾者，首具三之一赂芳以转及瑾，亡不如愿。欲去增解额，斥翰林外补，日夜汲汲，修睚眦不少遗也。

叶淇与内阁徐溥同年最厚，溥以淇淮安人，盐商皆其亲识，因与淇言：‘商人赴边纳粮，价少而且远涉，在运司纳粮，价多而又易办。’淇遂奏准两淮运司盐课，于运司开中纳银，解太仓银库收贮，分送各边。盐价积至一百余万两，人以为利，而不知坏旧法也。盖洪、永以来，天下盐课，俱开中各边，上纳本色米豆，商人欲求盐利，预就边开垦，转运本色以待。故边方粟豆，无甚贵之时，而阡陌林木，交互森茂，胡马不得内侵。今废商人赴边报中之法，虽曰利多，而土地抛荒，米豆腾涌，盐政亦并大坏。二人误国之罪，不可胜诛矣。

巡抚江西都御史闵圭，以江西盗贼多京宦大家佃仆，遣人捕之，占不发

，乃奏欲并及其主者谪戍边方，下所司。谢一夔与兵部侍郎尹直恐其家被罗织，汲汲欲沮圭奏，而所司不然，以为巡抚奏事，必有所见，宜从其言。但重治罗织者罪，自不敢犯。议入，上竟寝其奏不行，调圭于广西。执政有疑之者，一日言及，一夔曰：‘闵圭之谬，得吾李孜省密本才止，不然，几为吾乡人害。’自是人始知朝廷纷更颠倒，皆孜省之为也。故一夔升尚书之骤，力疾督永昌寺之役，清议大为鄙薄云。

翟奎二子应乡试，主试官来谒辞奎，奎为恫喝关节，咸唯唯，即取荐。会试亦如之，而复昂其对策，取上第。大学士嵩负上宠，日恚奎先之，乃嗾给事御史，使论劾奎等，上怒责奎自辩解，奎枝梧，又其语多引西苑直。上益怒，下诏称：‘翟氏子虽有轼、辙才，不得并进夺寒士路，并奎除名。’其主试少詹事江汝璧、中允秦鸣夏、赞善浦应麒，咸从坐矣。

中允郭希颜久废，欲钓奇取显位，上疏请建帝立储，世庙恚甚，命即其家斩之，传首四方。庚戌，虏阑入边，司业王同祖上书，请捐内帑数百万金，遣迤北荒外之虏，与中国夹攻之，凡再上。科臣谓非所宜言，糾止之。同祖益愤愤不自得，请上还宫改元，创新政，以整齐宇内。建帝与改元，皆上所恶闻，见之，亦欲置大辟，然希颜不免，同祖遇怒解，斥为民。人固有幸不幸也。

前南京刑部主事陆澄，始以议礼不合见摈，已大礼既定，澄不胜希用之念，乃自悔议礼之非，初为人所诿误。后质于师王守仁，而知张、桂诸贤之是。疏下吏部，尚书桂极言他时执政偏谬徇私，牵连百司，张罗伏机，更相倾构。故当时明智之士，明知其非，不敢明言以触时忌。澄乃修慝不隐，事过不欺，宜听自新，以风各司。于是诏复其官。以之邪譎，岂不知澄之反复，而顾为之嘘植，盖亦揣朝臣之附己者少，故曲召党援，令嚣嚣竞起，阴树赤帜。持衡之地，不宜存此心也。

惑溺

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，王文端为文贞言之，遂请省墓，实欲制其子也。稷知，每驿递中，先置所亲誉稷贤。后扬言曰：‘人忌公功名之盛，故谤稷耳。’稷复迎于数百里外，毡帽油靴，朴讷循理，家中图书萧然。文贞遂疑文端妒己，还京即，出之吏部。

涂垞豪宕风发，饮酒百钟不醉，又爱近女，后庭多稚齿姝媚，艺文之暇则御之。后居官十五六年，大致皆然。或云欲念损真，公疾则宜也，藉令不病，则不自废退，即病能勉晋坊局，则六七年间，亦可遂跻台鼎。卒以病废，病亦遂卒。

新建好聚敛，多姬妾。自诡知字学，语姜仲文曰：‘妇人口液名华池神水

，吮而咽之，可不死，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。’一时传以为笑。

仇隙

历城尹公素不善尹直，礼侍缺，他有举荐，上不允，以直为之。翼日廷遇历城，举笏谢之，历城曰：‘公简在帝心者。’自此结怨尤深。

景泰间，用人多密访于少保于谦，时缺祭酒，翰林徐有贞向意补之，以门生杨宜为少保内姻，托为之请，至于再四，少保曲意从之，因中使言于上。一日退朝，宣少保至文华殿，辟左右，谕之曰：‘徐有贞虽有词华，然其存心奸邪，岂堪为祭酒？若从汝用之，将使后生秀才，皆被他教坏了心术。’少保无所对，惟叩头谢而已，退则汗出浹背。左右遥闻祭酒之说而未悉，有贞竟不得知，遂衔少保。至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事，果诬以重罪。

焦芳为侍讲九年，当迁学士矣，时相善詹事彭华，而意薄芳也，迟之曰：‘芳亦学士乎？’芳恚，扬声谓：‘华与时相好，而尼我不迁，不迁，将剗刃长安道中。’华惧，不得已，谋于相，迁芳侍讲学士。

郑淡泉云：‘方逊志宠任时，荐西杨，西杨修实录，乃谤方叩头乞余生。西杨荐陈芳洲，芳洲嫉人讦西杨之子稷，竟死西市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进用，武功竟置芳洲于铁岭。武功为石总兵画夺门之谋，石又置武功于金齿。近日永嘉、贵溪，亦颇类此。’

严相谓华亭公：‘吾生平为贵溪所狼籍，不可胜数，而最不堪者二事。其一，大宗伯时，贵溪为首揆，俱在直，欲置酒延贵溪者数矣，多不许，间许，至前一日而后辞，则所征集方物，红羊、貔狸、消熊、栈鹿之类，俱付之乌有。一日候出直，乃敢启齿。又，次揆诸城为从臾，则曰：“吾以某日赴，自阁出，即造公，不过家矣。”至日，诸城为先憩西朝房以俟，乃贵溪复过家，寝于它姬所，薄暮始至。就坐，进酒三勺，一汤，取略沾唇而已，忽傲然起，长揖，命舆，诸城亦不敢后。三人者，竟不交一言。’